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笛福文选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笛福文选

徐式谷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笛 福 文 选**

徐 式 谷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 3017·50

---

1960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168 千

印数 7,300 册

印张 6 7/8 插页 4

定价: 1.35 元

## 《笛福文选》序

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 1660—1731) 的誕生，距今恰好是三百年了。他生活在英国历史上的轉折时期。在他出生前二十年，英国开始了第一次有巨大影响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以暴力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政权，杀掉国王，实现資產階級专政。在他出生的 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又在本国反动貴族和法国王室的帮助下恢复了反动的統治，他和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与議會中的資產階級、新貴族一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斗争。資產階級终于在 1688 年再次赶走了斯图亚特王室。迎立了威廉三世。此后在英国就确立了实质上是資產階級专政的君主立宪制。英国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更加迅速。在笛福生活的时期，英国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增长很快，如出口貨总值 1705 年为五百三十余万鎊，而 1713 年至 1714 年已达七百六十九万余鎊；海关收入 1666 年为三十九万鎊，而以后十七年平均每年为五十五万余鎊；进口棉花在十八世紀初每年約为一百万磅，而到 1764 年已达三百八十万磅；煤鉄产量与商船吨位的增长幅度也大致如是。在笛福晚年，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生产增长更加迅速。英国已逐漸由农业国轉变为工业国。与此同时，农民大批破产。人口向城市集中，兴起了許多工商业城市。資本主义生产每一步进展，統治階級所得的每一个英鎊，都是以本国劳动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为代价的，以国内自耕农的破产、对工人极为殘酷的剝削，以連年进行的殖民战争，以对殖民地殘暴的压榨换来的。

笛福为之欢呼的 1688 年的政变，实际上是資產階級与貴族妥



协的产物。在这次妥协中，“政治的战利品——职位、肥缺、厚俸——都是由土地贵族名门取得，其条件只是要充分维护金融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sup>①</sup> 英国社会最上层就是拥有大地产的贵族。他们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是：一方面为资产阶级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使农业的发展适合工业与贸易的需要。贵族大地主中间最反动的一翼希望反动的斯图亚特王室复辟，其余一部分则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代表”。这是“官方地统治着”英国的阶级。“非官方地统治着”英国的是资产阶级。它与贵族在利害关系上还有一定程度的矛盾，但是归根结底，政府的一切法令最终还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1688年参加妥协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金融资产阶级，其中有银行家、殖民公司，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大商人等。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以巨大的财富左右国家大政方针。在笛福的时代，工业还处于手工工场阶段，主要工业，即纺织业的生产过程还有一大部分分散在农户进行，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在1830年左右，工业资产阶级才左右了国家政治局势，最终改变了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内部的金融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中下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沒有地位的。统治着农村的是乡绅。农民因为圈地运动大量破产，到1750年左右，自耕农实际上已经绝迹。工业无产阶级方在形成，还没有成为政治力量。占人口絕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与农民享受不到丝毫政治权益。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人，十八世纪中叶，每四十八人才有一人有选举权。下院的议席可以用金钱买卖，选举也多为当地贵族、乡绅所操纵。许多几乎沒有人居住的村鎮仍可以选举議員。

<sup>①</sup>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英文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06頁。

这样“腐朽的选区”产生的議員，几乎占了全部下院議席的一半。而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却不能选举議員。这种現象在笛福的《不列顛島周游記》中有所反映。整个英国是土地貴族、金融寡头的天下。

笛福無論从出身、教养，还是从經歷方面說，都屬於資產階級中下层。在1688年以后的英国，中小商人、企业主、手工业者等以及后来的工业資產階級都不是当权派。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在对劳动人民与殖民地人民的剝削上，与大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化的貴族沒有分歧。但是他們沒有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也受到很大限制。这个阶层的人，許多是“不从国教者”，即信奉英国国教会以外的其他基督教新教教派。根据当时的法律，他們不能担任公职。下院的議席也为乡紳、地主与大商人所独占。他們往往根据統治階級从未兌現的“权利宣言”，借口“人民”、“宪法”或“宗教自由”来爭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在經濟上反对壟断，主張自由貿易。笛福的父亲是倫敦的一个肉店老板，是一个“不从国教者”。笛福在“不从国教者”所立的学校里受教育，以后就經商。在威廉三世到英国时，他已是倫敦較体面的商人了。他經營过袜子批发，烟、酒进口，航海保險等，到1692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其他原因而破产。以后他为威廉三世所用，奔跑于英国和苏格兰，写論文支持政府的行动，并且为答复反动势力嘲罵威廉非英国人而写了有名的长詩《真正的英国人》。他用威廉給他的报酬开办了一个磚瓦厂，又逐漸富裕起来。

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安娜女王继位。笛福在这一年12月1日出版了《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徑》，受到了托利党<sup>①</sup>人、国务秘

---

① 托利党和輝格党是当时的两个政党，它們都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其界限不是很严格的。一般說托利党更多代表大地主、門閥貴族和英国国教会的正統派，其极右翼主张斯图亚特王室复辟。輝格党更多代表“金融貴族”資產階級上层，非国教教徒的利益。当时有所謂“地产利益”与“金融利益”、“高教会”与“低教会”之說，即指此。笛福就其政治主張來說是輝格党。

书那庭干伯爵的迫害，他再一次破产。这件事影响了笛福后半生的生活道路。

《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徑》是一篇諷刺文，是对主張限制非国教教徒的托利党人的攻击。我們知道，当时英国的政治斗争，往往以宗教斗争为其表现形式，封建貴族与资产阶级都慣于以宗教为名謀求自己的阶级利益。当时的欧洲君主专制的王室都是信奉基督教旧教(天主教)的，如法国、西班牙，而新教国家多是资产阶级比較有力量的国家，如英、荷等国。信奉旧教的反动的斯图亚特王室統治英国的时候，资产阶级掌握的議会在 1673 年通过了“宣誓法”，規定只有按英国国教会仪式領圣餐的人才能担任行政与軍职务，其目的在防止拥护斯图亚特王室专制的、亲法的天主教徒掌权。1688 年政变以后又通过了“容忍法”，規定国教会以外的新教徒只要每年在国教会教堂領圣餐一次(即所謂“間或服从国教”)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当时非国教会的新教徒多半是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分子，而輝格党是主張对他們“容忍”的，托利党則主張对他們加以限制。1702 年，在下院占多数的托利党为了树立該党巩固的統治，在下院通过了“防止間或服从国教法”，目的是排除可左右选举的各市鎮的行政官中的非国教会教徒，而代之以当地地主，这就可以保証托利党的多数席位。在这时笛福的《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徑》出版了。他裝作一个极右的托利党人的口气，故甚其詞地提出了鎮压不从国教教徒的办法——包括将其首領处以极刑。他还用了許多夸张的詞句，使人看出破綻，觉得这些意見过分頑固，十分可笑。据說，初发表时許多不从国教者看了憤怒异常，而一些托利党人反而很高兴。如果真有其事的話，那末，这是由于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諷刺。笛福在这里用的本是常用的一种笔法。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为了抗議英国統治阶级对爱

尔兰极为残酷的剥削，使爱尔兰人民赤贫如洗，写了《一个谦卑的建议》，愤怒地提出以小孩作食物，或出口，以解决贫穷问题。同样，笛福建议用在英国久已绝迹的对异教徒残酷的迫害办法来暴露托利党人，真正的意思是反对限制信仰，主张宗教自由，而最终目的则是维护信仰其他新教教派的工商业者的政治权利。

执政的托利党人当然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担任国务秘书的那庭干伯爵在1703年1月3日下了逮捕状。笛福一面躲藏起来，一面写信给那庭干，请求原谅。他说，如果实在不能求得宽恕，则希望以绅士待他，不要使他受“监禁、枷刑之类的惩罚，那对我比死还坏”。为了“赎罪”他建议自己出钱装备一队骑兵，由他亲自率领为女王效忠。那庭干以更积极的搜捕来回答。笛福终于在5月里被捕。7月初法庭判决的处罚恰是他最害怕的“监禁、枷刑”，此外还有罚款，并要他“保证以后七年中行为端正”。这个判决按当时标准也是过苛的。在执行前后，那庭干几次亲自审问，甚至破例到狱中去审问。其间曾有政界要人为他说项，枷刑示众的执行两次延期。那庭干的目的是要笛福招认这篇文章是新去世的威廉三世时得势的辉格党首领主使他写的，以便对辉格党进行打击，其次才是惩治敢于反对执政党、主张宗教自由、要求开明政治的笛福。那庭干没有得到什么口供，于是笛福从7月29日至31日每天上午11点至下午2点之间分别在三处闹市受到枷刑示众的侮辱。

所谓枷刑，就是让犯人站在临时在闹市搭起的高台上，头和两手分别放在枷板的三个洞里，枷板由一个高过人肩的架子支着。通常，看热闹的人群对受刑者叫骂，向他投掷秽东西。但是，当笛福站在这里的时候，周围却是一大群同情的市民，对他欢呼，向他献花，为他祝酒。他的《枷刑颂》也在这一天出版，在观众中出售。

在这首有名的长詩里，他攻击执政者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煽动人們迫害宗教异己的牧师、作家，貽誤軍机的腐敗无能的將領，操纵証券市場的投机奸商，昏庸徇私的法官与治安官，酗酒的和好色的牧师，陷害好人的律師……等等，这些該受枷刑的人逍遙自在，而敢于說出真理的人反而受害。他說，这样不公平的刑罰只能教人作惡。至于迫害他的掌权者，今天的法律虽然不能奈何他們，也不允許人諷刺他們，但在将来失势时他們总要受到惩处。笛福这首为自己辯护的詩是对构成这场政治迫害的反动政客的抗議书，它揭露了上层社会某些罪恶和当时政治的腐敗。这首詩是笛福最有力量的作品之一。

这场官司使笛福的磚瓦厂倒閉，他再次破产。枷刑示众以后，他无錢交付罰款，仍被关在獄中。9月里，当时任下議院发言人的罗伯特·哈萊写信給財政大臣葛德芬伯爵，建議秘密以女王的名义送他一笔錢交上罰款，这样可以控制住笛福，并使他为他們效力。葛德芬同意了这种作法。笛福就这样在11月被釋，正式釋放书次年（1704年）七月始发下。此后他就被政客牢牢抓住。安娜女王时他先后为葛德芬和哈萊所用，替他們办报纸，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苏格兰进行調查动向、影响輿論之类的工作。为促成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他出了不少气力。安娜女王逝世后，汉諾威王室的乔治一世继位，輝格党人得势。笛福因为替托利党的哈萊內閣作过事，这时又一次被捕，但不久即被釋。

笛福一生和二十六种报刊有过程度不同的关系，写了大量的报刊文字，此外他还写了許多小册子与专著。他写作的数量是惊人的。他还不断地經營商业，但都沒有成功。他在后世主要是以小說家为人所知，而他第一部长篇小說《魯濱孙漂流記》是在他五

十九岁时(1719年)才出版的。这部小說受到了讀者热烈的欢迎，他就接着写了《續集》。此后他大致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写了不少长篇小说，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摩尔·弗兰德斯》、《倫敦大疫記》等。

直到晚年，他还是負債累累，最后避債离家，1731年客死在外。

笛福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单是他的文字工作就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学、历史等方面。但是中心思想、基本主張却不复杂，那就是一切为資本主义发展，为資產階級利益。不管他为哪个內閣服务，这一点是不变的。他是相当典型的新兴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正是英国資本主义生产开始大規模发展的時候。英国的面貌比起封建时期已有了显著的变化，落后的、保守的势力咒詛这种变化，想使英国退回封建时代。笛福則欢迎这种变化，并且歌頌它。例如当时有一个議員提出一件提案，主張使貧民定居在各自的教区进行生产，使各教区作到衣物自产自用。笛福指出：这是“叫我們返回原始状态，使每一村落自成一邦，与四周互不依賴。这样，五个农民各作一种最普通的行业就能供給全教区的衣食，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你們称之为貿易的东西呢？这个办法就要使我們已有的二百万人失业”。他认为苏格兰貧穷的原因就是貧民的衣著是靠自产原料、自紡、自織。<sup>①</sup>可以看出笛福是多少意識到从封建社会到資本主义社会的轉变。他指出当英国还不懂貿易的時候，英国人分作主人与奴僕，农奴为領主服劳役，过着乞丐似的生活，对領主絕對服从。那时不鼓励制造业，“裁縫是唯一

① 笛福：《評論报》1709年7月9日，见《評論报摺华》(The Best of Defoe's Review, ed. W. L. Payne, 1951)，第143頁、145頁。

的商人，而鞋匠是最大的制造业者”。而一旦英国人开始从事商业和制造业，英国的面貌就有了很大的改变：穷人挣工资，而不是以劳役换取衣食，对地主不再服役而是交租；建立了手工业师徒关系等等。<sup>①</sup> 笛福当然不了解这一切变化是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他把它首先归之于贸易、制造业，把社会发展的功绩给予商人。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一味歌颂，似乎它既给富人也给穷人带来幸福，他根本看不见资本主义发展给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因地主养羊或改进种植方式而进行的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破产与赤贫化，他也看不到手工业工人所受到的残酷剥削。这是他资产阶级本性的表现。但是，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反动、保守封建意识代表者的开倒车的思想比较起来，他的思想有一定进步性，它反映了新兴阶级的阶级意识。

他认为贸易是社会进化、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的口号是：贸易就是一切。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论贸易的，他一再表示贸易是他最喜欢写的题目。他的基本观点是：“贸易鼓励工业，促进发明，雇用人民，增进劳动，付给工资”，<sup>②</sup> 人民有工作，就不会到处流浪，人口就会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物价就会上涨，地租也会因之而提高。所以贸易使国家富强，对全国富人贫民都有好处。他认为贸易是关键，但不是唯一的。贸易和土地有不可分割互相滋养的关系；土地提供原料，贸易提供市场。“如果贸易与土地，即本国的财富，分裂不一致，则整个国家就会停滞”。<sup>③</sup> 这里可注意的是，他所理解的农业已经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① 参看笛福《英国商业计划》(A Plan of English Commerce, Shakespeare Head Press ed., 1927), 第34—37页; 摩尔:《笛福:近代世界的公民》(J. R. Moore: Daniel Defoe: Citizen of the Modern World, 1958), 第306页。

② 《英国商业计划》，第13页。

③ 《评论报撮华》，第113—114页。

农业了。他也指出貿易与制造业、航海业是母与女的关系。我們可以从他在 1710 年 9 月 5 日寄給罗伯特·哈萊的关于发展苏格兰的意見中看到他具体的意見：

“我們說的促进苏格兰的发展，就是增加人民的財富，这只有促进貿易才能作到。貿易带回財富，增加人民的就业使他們安居本国”……

办法是：

“促进貿易：航海业与对外貿易

制造业，使貧民做工

农业：改变耕作方法

种植、圈地、修整土地

接枝、飼养乳牛等”<sup>①</sup>

所以笛福給一个国家提出的富强之道，是以商业、尤其是海外貿易业为中心，带动工业、航海业和农业发展的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笛福在他的一生中还提出了不少具体发展資本主义經濟、反映商人利益的意見，包括收在本书中的《計劃論》(1698年)。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中央銀行，对于資本主义发展是有利的，可以使商人免于受高利貸者的重利盘剥，关于保險、破产、商民法庭等也都是为了保护商人、特別是中小商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年金局实际上是一种保險企业的性质。至于海員登記，是为了保証海外貿易商有足够的水手，并且压低海員工資的措施，对海員是談不上有什么好处的。

既然笛福认为貿易是使国家富强的中心环节，他就必須解决商品的市場問題。他提出的主要办法就是擴張殖民地，掠夺殖民

---

<sup>①</sup> 《笛福书信集》(The Letters of Daniel Defoe, Ed. G. H. Healey, 1955), 第 278—279 頁。



地，与落后地区的民族进行貿易。威廉三世是积极推行与法国、西班牙等国爭夺殖民地的政策的，华尔特·罗利爵士也是伊利沙伯女王时代著名的殖民者。这样的人物最为笛福所崇拜。他自己曾經经营过与殖民地的貿易，而鼓吹殖民也就成为他一生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在政治、經濟著述中，他宣傳殖民地的重要性；在給大臣的函件里，他提出占領殖民地的具体意見；在文学作品里，他塑造了殖民主义者魯濱孙的形象。在他临死前增訂出版的《英国商业計劃》是他討論商业問題的系統著作。他的殖民主义的思想在这里也表現得最完整。在这本书的緒論里，他抱怨英国在夺取、发展殖民地方面还不如西班牙、葡萄牙积极。他說，“开化那些我們和其他欧洲人已經占領的国家，让赤身的野人穿衣服，教会野蛮民族怎样生活”，这样就使得“那些民族每年需要我們供給的毛織品及其他貨物都要比前一年多一些”。<sup>①</sup> 他向当时的財政大臣牛津伯爵（即罗伯特·哈萊）建議占領智利为殖民地，除了地理条件好以外，他还提到“当地居民是商业的基础”。<sup>②</sup> 他們可以用金子与毛貨交換紡織品，此外还可以利用智利为基地与秘魯人、西班牙人作生意。很明显，他把殖民地当作市場，占領了之后，还要“教当地人民如何生活”，也就是說讓他們用英国貨。他特別強調穿衣問題，这是因为紡織品是当时英国主要的出口貨。

他把販賣非洲的黑种人为奴隶当作合理合法的事，认为他們是“英国商业在其非洲工厂的产品”，并且按“头”来算帳以証明这笔“生意”每年会带来巨額利潤，應該加以大力发展。在他看来这不但可以使商人賺錢，而且可以使在美洲的殖民者的庄园得到几乎

① 《英国商业計劃》緒論，第 xi 頁。

② 《笛福书信集》，第 847 頁。

是无代价的劳动力。只要有利潤可賺，就是合理合法的事，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邏輯。他塑造的英雄魯濱孫就是到非洲买奴隶，船失事而到了荒島。在笛福心目中白种人是有文化的优等民族，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他眼里只看到了利潤，而对蓄奴制度这种最不文明的、惨无人道的罪恶却无动于衷，极力支持。这是笛福思想中最反动的一面。

笛福的政治思想的中心就是給进行貿易的人，亦即資產階級，特别是中小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权利与社会地位，表現得最明显的是他反对門第、等級制度，而对商人及其他資產階級的人物作了最露骨的称頌。他认为把人分作紳士（包括貴族、世家、爵士、乡紳，軍人与牧师也勉强算入这一范围）与平民（包括工商业者、劳动人民）是关于“門第的胡說”。他根据《聖經》，說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家里就已有了工匠，挪亚就是航海业的始祖，那时的人都从事生产，并没有貴族与工匠之分。后来世上人口增多，分散到各地，这就有了商业。其次，他认为現代商业是很重要的社会职业，貴族沒落了可以变为商人，而商人发家与貴族联姻又可成为貴族。这里，我們可以看出他也象其他一些資產階級启蒙运动者一样，利用《聖經》向貴族为資產階級爭取社会平等。反对封建等級观念，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笛福后来从事文字工作，他的敵人說他“愚蠢不文”、不懂希腊文、拉丁文，这是因为他不是上流社会的牛津、劍桥等学校出身，而是在不从国教派学校里受教育的。他也被他們輕蔑地称为“袜商”。在当时社会上尽管資產階級已經成为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愈来愈多的大資產階級分子成为显貴，但是一般工商业者仍然被貴族、世家所輕視。笛福反对等級观念、門第观念，是为了让資產階級、特别是中小資產階級爬上統治地位，当然不是为劳动人民爭人权。在他的著作中，他每有机会就頌贊商人，例

如，他在《計劃論》里說商人是“最聰敏”、“最能干”的人。<sup>①</sup>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還說“匠人与手工业工人确实是奴隶，紳士是国家的犁手，而商人却是权利、學問与財富的支柱与促进者”。商人“由于对事与人的普遍知識，有資格担任国家的各种工作”，<sup>②</sup> 总之，他把商人看作最有用、最有知識、最能干的人，“我們的商人就是君王”。<sup>③</sup> 在他的文学作品里，他也用形象对商人作了无保留的頌贊。这里笛福象一切剝削階級的代言人一样，把世界进步归于自己的階級。劳动人民創造历史的功績，則被完全抹煞。

在政治权利問題上，他认为最高权利应屬於“人民”。他所謂的“人民”，就是資產階級。1701年，为了抗議托利党占多数的下院非法扣押肯特郡的請願代表，他写了致下院的《备忘录》，并亲自帶人送到下院。1702年，又写了《論英国人民集体的原始权利》。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強調“人民”的权利，他說“英国人民既不是国王的，也不是議会的奴隶”、“人民是主人”，而下院議員是“人民的僕人”，如果他們違法或侵犯了“人民”的自由，“人民”有权处理，也有权用非常的办法制止专制。这两篇文章写于笛福淪为內閣大臣工具以前，此后他很少写出这样的作品。这里所反映的基本思想是“权利宣言”中肯定下来而又經過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理論化的保护資產階級“人权”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笛福所处的启蒙时代，曾經起过进步的作用，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資產階級革命有过很大的影响。但其实质不过是保护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保护他們的政治权利与貿易自由。笛福本人就明白的宣称說：“合法地賺錢，就必須合法地再去賺。屬民誠实地劳动，誠实地占有，就应

① 本书第68頁。

② 《評論報摘华》，第124、125頁。

③ 《英国商业計劃》，第7頁。

当让他们安享属于他们的财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自由、产权，以及现代常用的类似名词的基础；这就是议会、宪法、政府与服从的目的；这就是世界秩序的真正基础，但愿维持它永远是我们的权利……”<sup>①</sup>十分明显，他认为一切政治权利、政权机构等归根到底是保护私有财产，实质上是保护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即所谓“合法的赚钱”、“诚实地劳动”、“诚实地占有”）。这诚然比国王、封建贵族、无限制的专制权利要进步些，对发展当时还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但同时，它也具有反动的欺骗作用，它用“人民”等词句掩盖了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真相，麻痹劳动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

笛福对国家政策的基本看法是维持“国内统一，国外有力”。他拥护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主张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合作，而不要分裂。对外要有实力，要保持“势力均衡”，即不许欧洲任何国家，特别是法国，过于强大。要有实力对付法国、西班牙两个殖民帝国，夺取他们的殖民地，至少要他们承认英国可以和他们的殖民地自由进行贸易。

笛福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的一般精神面貌。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对封建制度传留着的社会黑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发和批判。在比《计划论》晚两天出版的、现存的他最早的小册子《穷人的呼吁》中，他所批评的酗酒、渎神、嫖妓等社会现象虽然不是社会上的本质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批评贵族、乡绅、治安官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却还要“治人”，他批评执法者对穷人的不公正，形成了“刑不上大夫”的不平等现象。他在《计划论》里指出许多富人可以不纳税，却要穷人承担赋税，

---

① 《评论报摘华》，第133页。

因而主張切实按财产征税。至于对当时主要社会問題之一，即貧民問題，他強調人口多是一件好事，是国家富强的基本条件。貧民問題可以通过发展貿易以扩大生产来解决。他承认犯罪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貧穷，认为人人都有工作就可以解决这个問題。当然他不会了解失业是和資本主义如影随形地联在一起的。他对妇女問題、教育問題的見解，在当时来看，也是頗能一新耳目的。此外他还揭露了选举制度的腐敗、商业投机等等当时社会的一些黑暗現象。

笛福的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是《魯濱孙漂流記》。小說的主人公魯濱孙是一个不安于現狀的人。他不听父亲的劝告，不願在家享受中产階級的小康生活，一心想到外面去。他几次航海經商，后来在巴西购置了种植园。这时他本可以定居下来，但他一經別人提議，又去非洲販运奴隶，遇險独自到了无人的荒島。在島上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他以頑强的毅力与艰苦的劳动改进了自己的生活处境。荒島上一旦有了第二个人，他就儼然以島的占有者的姿态出現了。魯濱孙的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是以追求个人处境的改善、創造个人占有的財富为基础的。魯濱孙又是一个早期殖民者的代表人物，他用殖民者慣用的物质与精神武器，即火枪和基督教征服当地土人，让星期五“甘心”作他的奴僕。《魯濱孙漂流記》是笛福对自己的階級所作的贊歌。他把商人殖民者写成开辟世界的英雄人物。小說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进取的精神与当时占統治地位的阻碍发展、安于現狀的封建保守思想形成鮮明的对照。然而，作品毫无隱諱地肯定了利己主义、殖民主义，把占有和利潤当作一切积极行为的最根本的动力。《魯濱孙漂流記》形象地反映了新兴的資产階級的精神面貌。这部小說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广泛的欢迎。笛福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說家，他实际上起了英国現

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的作用，对后来的小说发展很有影响。

笛福是洛克、谢弗茨贝利(Shaftesbury, 1621—1683)和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 1678—1751)的同时代人，他们的自由思想曾经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很大的影响。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也是他的同时代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启蒙运动时代，是英国资产阶级刚刚与贵族实现妥协的时代，是近代工业无产阶级方在形成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封建残余的势力还存在着，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还没有消失。笛福肯定了社会进步，批判了那些留恋封建庄园的自给经济的反动保守观念，批评了封建门第观念。对科学技术的进展，他也是抱着肯定的态度。他的政治、经济观点是适应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作为在政治上没有权力的中小资产阶级的一分子，他在某些地方与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有一定的矛盾。反对壟断，要求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应该受到保障。他的宗教自由的主张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要求。同时资产阶级一切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十九世纪作家斯各脱(Walter Scott, 1771—1832)说，鲁滨孙算账要算到最后的三个辨士。笛福也是这样。他冷冰冰地计算利润，只要产生利润，殖民地与本国劳动人民受到的残暴的压榨是不在他的眼下的，他把资本主义的剥削看作神圣的权利，把殖民主义、蓄奴制度看作美妙的秩序。金钱是他的偶像，私有财产是他的圣地。他的一切主张都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

笛福一生最关心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他的基本的政治、经济观点，在他前后的著述中大体上是一致的，他的政治生活的变动对此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但是，整个说来，以早期作品较为锐利、有力，本书所选的四篇文章都是他的早期作品，以后所写的一些政论文章，很多是在内阁大臣授意下写出的，是维护政府

政策的。这些著述就失去了象本书所选的前三篇文章以及致下院的《备忘录》等早期著作的锋芒。笛福的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一样，带着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了解新兴资产阶级有相当代表性的政治、经济观点；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对封建意识的否定、对社会发展的肯定，和它与生俱来的剥削、战争、殖民主义、利己主义等阶级性的种种表现。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笛福的作品，了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情况，就更有它的意义。

楊耀民

1960年11月

# 目 录

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徑·····	1
枷刑頌·····	20
穷人的呼吁·····	41
計劃論·····	59



## 惩治不从国教者<sup>①</sup>的捷徑

或

### 为确立国教提出的建議

罗格·莱斯特兰治爵士<sup>②</sup>在他的《寓言集》中給我們讲过一个公鸡和馬的故事。有一次，人們把一只公鸡放到馬厩里，让它和几匹馬住在一起。看来馬房里并没有为它預备的鸡架或别的設備，于是公鸡只好栖息地上。結果，几匹馬挤挤撞撞地搶地盘。那只公鸡眼看生命难保。因此便郑重地忠告它們說：“先生們啊，为了避免你們踏伤我、或者是我踩坏你們，咱們大家都安靜点儿不要乱动吧！”

現在世間有些人已經喪权失勢，无枝可依，不再高人一等，他們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进一步受到应得的惩治（他們这样想确实有其理由）。因此开始和《伊索寓言》中的公鸡一样，大談什么“和解与团結”，鼓吹什么“基督徒的溫和之道”。可是他們忘記了在他們执掌权柄的时候，这些美德却是被他們拒之于千里之外的。

到今天，世界上最純洁和最昌盛的教会橫遭摧殘已經将近十

---

① “不从国教者”主要指的是不信从英国国教的其他基督教新教教徒。这个名詞在1688年以后，特别是“容忍法”通过以后才开始流行于英国。尽管不从国教者和国教派之間的斗争极为錯綜复杂，但是主要反映的是資產階級和貴族之間的冲突。——譯者

② 罗格·莱斯特兰治爵士(1616—1704)，英国复辟时期保皇党短文作家，曾經翻譯过許多世界文学名著。——譯者

四年了<sup>①</sup>。它的光荣和安宁受到了威胁、攻击和侵害，有那么一些人趁着一时好运，对它百般侮辱，把它踏在脚下。但是它以不可战胜的坚韧精神忍受着恶人的辱骂。结果，上帝终于听见了它的祈祷，把它从异邦人<sup>②</sup>的压迫下解救出来。

现在，这些人发觉大势已去，他们的好日子完结了，我国已经有了一位英国国教的忠实教徒和朋友，真正的英国皇族贵胄<sup>③</sup>即位。他们看出英国国教的正当愤慨将给自己带来什么危险，于是大声疾呼，叫嚷什么和解、团结、宽容、仁爱等等，好象国教对她的敌人纵容得时间还不够长似的，应该对这一窝险恶的毒蛇继续哺育下去，直到它们嗷嗷地反噬养育着它们的母亲。

不，先生们，讲宽容的时期过去了，宽容你们的期限已经结束！如果你们当真盼望和解、温和与仁爱，那你们早就该以身作则。

在以往的十四年中，我们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教诲，我们所领略到的只是你们那个“容忍法”<sup>④</sup>的威胁和恐吓。你们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和别人一样，同样是依法建立的教会；你们曾经对着我们的教堂门口修建起你们那些虚伪的异教徒礼拜堂。国教和它的教徒受尽了指责，被迫立下各种誓言和书面誓约，发誓断绝原来的各种关系等等；那时候，你们的“怜悯、宽容和仁慈”到哪里去了？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恩惠施给英国国教敏感的良心呢？要知道，英国国教发起誓来不会象你们制定誓约那样迅速，当他们宣誓效忠

---

① 本文写于1702年，“将近十四年”这句话指的是从1688年威廉执政以后对不从国教者较为宽容的这一段时期。——译者

② 指威廉·三世，他在1688年来英国之前是荷兰的亲王。——译者

③ 指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安娜女王，这里着重提出她是“英国人”，其实暗含着对贵族集团的讽刺。笛福在1701年写了一篇讽刺诗《真正的英国人》，嘲弄贵族这种可笑的概念。——译者

④ “容忍法”于1689年通过，规定给不从国教者以自由礼拜的权利。——译者

自己的正統合法的君主<sup>①</sup>以后，在这位君主还在世的时候便不能背弃原来的誓言，向你們那大杂燴式的荷兰政府宣誓服从。你們夺去了这些人的教会俸祿，迫使他們一家老小忍饥挨餓。你們對他們的产业加倍征税，用这些錢去进行一場不容他們过問而你們从中也一无成就的战争<sup>②</sup>。你們凭什么理由用你們新創出的那套詭辯政治迫使民众違背自己的良心，象法国的叛教者<sup>③</sup>一样，为了吃飯不得不犯背教之罪。現在形势轉变为不利于你們了，你們却来这一套“切不可对別人迫害啦，这不是基督徒的精神啦！”等等。

你們杀害了一个君主<sup>④</sup>，廢黜了另一个君主<sup>⑤</sup>，又立了第三个伪君<sup>⑥</sup>，却居然还有臉来希望得到第四位君主的重用和信任。一个人要是不知道你們这一派的习性，对于你們这种厚顏无耻和愚蠢透頂的打算一定会万分吃惊。

你們把你們那位荷兰君主完全变成了一个俱樂部国王，这种做法，已經使日后任何王子看透你們的原則，引以为戒而避免被你們操纵。謝天謝地，当今的女王沒有落在你們的掌握之中，她知道你們的根底，会留神你們的。

毫無疑問，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本身对其治下国民中的任何一部分人都具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也有資格具有这种权力。我国的那个狂热的党派大嚷大叫的所謂“迫害”，只不过是政府执行我

---

① 指被驅出国的詹姆斯二世。——譯者

② 指英荷联盟的对法战争。这次战争受到英国資產阶级的支持拥护，在安娜女王即位后這場战争仍然繼續进行。——譯者

③ 路易十四于1685年废除确立信教自由的“南特勒令”，法国的新教徒中有人迫于威胁，只好改变信仰。——譯者

④ 指英国資產阶级革命时期的查理·斯图亚特，他于1649年1月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譯者

⑤ 指1688年政变中被迫退位的詹姆斯二世。——譯者

⑥ 指1688年进入英国的威廉三世。——譯者

国原有的法律<sup>①</sup>，并且执行得不再那么软弱温和罢了。他们对这种措施极尽夸大之能事，好象连法国的胡格诺教徒<sup>②</sup>所遭受的痛苦都比不上他们似的。当初这些人自愿同意制订这些法律，后来却又故意触犯，对这种人执行国家原有的法律决不能叫做“迫害”，只能说是“公正”。但是“公正”在任何作奸犯科的家伙看来永远都是“暴虐”，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眼睛里都是无辜的，英国最初执行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法律是在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时代，说真的，那时他们最坏的遭遇是什么呢？也只不过是依照他们自己的请求，让他们到新英格兰去建立一块新殖民地，给与他们种种优越的特权、补助金和适当的权力，保护他们，为他们抵御一切侵略者，不向他们征收一文钱捐税。这就是英国国教的残酷！唉，致命的仁慈啊！国王查理一世那位圣君就断送在这一点上了。假如当初詹姆斯国王把英国的所有清教徒都送到西印度群岛去，我们就会有一个全国一统的纯正教会，英国国教就会保持住她的完整。

看看他们是怎样报答老王这种仁慈待遇的吧！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小王，把他打败、追捕、俘虏、囚禁，最后竟至悍然杀害了奉天承命的一国之主。他们毁灭了政府的灵魂和本质，拥立一个卑鄙的骗子<sup>③</sup>，他既没有君临天下的资格，又不懂治国的经纶，只能用野蛮的暴力、阴谋诡计和血腥而肆无忌惮的国务会议来弥补这种缺陷。

---

① 1639年通过的“容忍法”并没有全部明令废除对宗教的限制，但当时对宗教有迫害性的各种法律大都无形中被搁置起来，虽未废除也不执行了。这里所说的“原有的法律”指的就是这些被弃置到一边的宗教迫害的法令。——译者

② 法国的基督教新教教派。路易十四废除“南特勒令”以后，对胡格诺教派大肆血腥迫害：如用酷刑逼他们改做弥撒，拆散他们的家庭，男的送上船去摇桨，妇孺被捆绑起来逼着改变信仰等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译者

③ 指后来被推为护国主的克伦威尔。——译者

要是国王詹姆斯一世充分执行了法律，对他们进行严峻的惩处，就可以把他们从国内清除，而结果很明显：他的儿子就决不会被他们杀害，一代国祚也不会断绝。断送了他的后嗣，破坏了国家安宁的，就是由于他对他们失之过宽。一个人一定会这样想：不从国教者的心里既然明白，他们曾以国内战争和难以容忍的暴虐迫害两次报答我们早先的宽厚，要是仍然以为我们还会听信他们的甜言蜜语和哀求而和他们讲什么“和解、宽容”的话，那他们可真够不知耻的了。

不，以往的事实教训我们不能再对他们宽大为怀了。在他们得势的时候，他们没有一次对国教不是尽量苛刻对待和竭力排挤侮辱的：在他们成立共和国<sup>①</sup>的那段得意时期中，他们对信从英国国教的保皇的贵族讲过什么“和解、宽容”吗？他们当初又是怎样绑架英国贵族勒索钱财，而不管这些人是否真正为国王打过仗；怎样逼迫人们拿出自己的产业来免祸，害得他们全家挨饿的呢？他们当初是如何对待英国国教的圣职人员的呢？他们解除牧师的职务，侵吞教会的财产，把教会的土地拿去分给他们的士兵，把国教的牧师从教堂中逐出去挨饿……。现在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了！

仁慈和博爱是英国国教一贯遵循的原则，显而易见，她对于不从国教者已经实践了这种美德，甚至都超过了他们应得的限度，直到她本身感到匮乏，实际上苛待了自己的教徒；尤其是已经提到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实在宽厚得太过分，如果他早把我国的清教徒清除干净（他早就有这样做的机会），他们就不可能象后来那样欺凌国教了。

---

① 指查理二世复辟前的共和政治时期，自1649年起到1659年止。——译者

在国王查理二世时代，国教是如何以德报怨的呢？它不究既往，寬恕了他們那种血腥的罪恶，除去僭用法庭名义的弑逆者以外①，沒有一个人为那場不应有的战争所流的全部鮮血受到过惩处。詹姆斯国王皇恩浩蕩，寬仁大德，撫助他們，寵信他們，任用他們，行仁政，輕刑典，有时候甚至不听議会的劝諫，給他們以信教的自由。但是他們又是怎样恩将仇报的呢？他們筹划了卑鄙的萊府陰謀②，企图廢黜和刺杀国王以及他的继承人。

仁慈就象是这支皇族的先天品质一样，詹姆斯国王即位以后，也对他們特別恩寵，連他們和蒙茂斯公爵③串通謀反这件事都沒有使国王對他們严加追究。这位想錯了的君主打算用仁愛和溫情来感化他們，明令公布給予他們普遍的自由④，宁願委屈英国国教而不願讓他們不滿，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是以什么报答他的。

前一朝(威廉三世)的情况人們記憶犹新，无需多加贅述。他們干了些什么呢？他們打着和国教同心協力⑤平息民憤的幌子，和一些誤入歧途的紳士們联合起来把事情弄到如此极端的地步，竟至廢黜了那位已故的国王，好象不把那位国王搞垮就不足以平民

---

① 1649年，英国革命势力为审判国王罪行，曾成立了由一百三十五人組成的最高特別法庭。复辟后，十二名曾經参与判决查理一世死刑的人被反动势力处死，而且連克倫威尔的尸体都受到了侮辱。所以下一句話显然与事实不符，是笛福的諷刺。

——譯者

② 1681年輝格党人的議会被解散后，一部分軍人密謀在萊府(Ray House)暗杀查理二世，并未成功。——譯者

③ 1685年，蒙茂斯公爵发动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武装政变，失败后，蒙茂斯本人被捕处死。——譯者

④ ⑤ 詹姆斯二世蓄意恢复羅馬天主教，他发布“信教自由会”正是为了实现这一陰謀，所以招致国教派和清教徒的一致反对(英国在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后，国教与羅馬教廷断絕了关系)。所謂“和国教同心協力”，指的就是这件事。在策划迎接威廉入英的时候，有一部分托利党人参加。文中所說的“誤入歧途的紳士”就是指这些人。——譯者

憤似的。这就是他們的癖性和他們所說的和解与仁爱的一个实例。而在他們的国王当政时期，他們的气焰高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們如何钻进了一切有利可图的重要部門，怎样用曲意奉承博得国王的寵信，优先占据国家要津，以及他們如何独霸牧师的职位，特别是他們的政績多么可怜，所有这些事实都彰明昭著，不需要我們再作任何評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向我們談了这么多的“仁慈”、“寬容”和“团結精神”，而他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怎样呢？这在苏格兰表现得极为明显。如果有人想要看看不从国教者的仁爱精神，那就請他仔細看看苏格兰吧！他們完全征服了那里的教会，粉碎了各派神圣的教团，鎮压了主教派教社，取得了絕对的胜利。他們并且认为战敗者已經一蹶不振万难再起了，这种情况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不过他們也許會發現自己是想錯了<sup>①</sup>。現在，我們可以向他們那些厚顏无耻的宣傳家和觀察家提出一个再适当不过的問題：請問，主教派教徒在苏格兰得到了苏格兰长老会教社多少寬恕和恩惠呢？然而我敢代替英国国教担保，不从国教者在这里仍然会得到同样多的寬恕和照顾，尽管他們理当受到排斥。

从一篇記載苏格兰主教派牧师的痛苦情况的短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曾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他們不仅失去了教会的俸祿，而且在某些地方亲身遭到劫掠和侮辱。凡是不信奉苏格兰国教的牧师都被赶出了教会，他們拖着一大家子人，生活沒有一点着落，連勉强能够糊口的救济金都得不到。这帮人的殘酷行徑难以一一

---

① 在苏格兰，长期以来存在着复杂的宗教紛爭。威廉入英后，鉴于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的势力庞大，便出兵苏格兰，粉碎了詹姆斯党人的力量，立长老会为苏格兰国教。虽然其他教派受到一定的排挤，但威廉实行的主要仍是信教自由政策，而且使政教分离，以世俗人代替教士掌握政权。不久以后，苏格兰便与英国合并。——譯者

列举，在这篇短文里就不打算多談了。

現在，他們感到自己大禍臨頭了，为了不使那片遙遠的烏雲也出現在英國的上空，他們實行了真正的長老派政策，鼓吹英格蘭蘇格蘭合併，讓英國教會和蘇格蘭教會合而為一，讓他們的老派議員坐進我們的下議院，讓他們那些裝腔作勢的僧侶參加我們的教士會議。假如再讓我們這些狂熱的輝格黨政治家繼續掌權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那真是只有上帝知道了。不過，我們希望現在用不着再担這分心了。

某些異教派有這麼一種打算，他們開始恐嚇我們說：如果我們不和他們攜手合作，他們就要在王位繼承問題上和我們再啟爭端<sup>①</sup>，一待女王陛下百年之後，他們便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挑選一個國王。

如果他們不肯同意，我們就強迫他們同意，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有能力這樣做，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到目前為止，這些王國的王室<sup>②</sup>並沒有否認自己的繼承權，他們可以重新繼承王位。如果蘇格蘭不想擁戴有繼承權的君主，而要自行推選政府，那麼英國便可以不管他們那個荒謬的踐祚令，支持擁有正當權利的繼承人，幫助他即位，因為英國並沒有答應在這方面受任何約束。

這就是這些紳士們的嘴臉，這就是他們在國內外對待教會的方式。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他們硬說我們應該照顧他們，應該繼續對他們容忍所舉出的理由吧！

---

① 1701年，托利黨和輝格黨在王位問題上達成協議，通過“踐祚令”，規定安娜女王如無子嗣，則以漢諾威家族入繼。這說明資產階級和貴族籍紳都反對維護羅馬天主教的國王。但當時也有不少托利黨人希望斯圖亞特氏復辟。——譯者

② 指兼領英國和蘇格蘭國王的斯圖亞特家族，例如詹姆斯一世即蘇格蘭王的詹姆斯六世，詹姆斯二世同時為蘇格蘭的詹姆斯七世。——譯者



首先，他們說他們人數眾多，在國民中占的比例很大，因此我們不能鎮壓他們。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作如下駁斥：

1. 他們並沒有法蘭西的新教徒那樣多，可是法蘭西國王却能夠迅速地把他們從國內清除出去，直到現今我們也沒有發現法蘭西國王對他們有什麼懷念<sup>①</sup>。

同時，我並不認為他們的人數真有他們所吹噓的那樣多。他們的黨派要多於他們的人數，那些誤入歧途的教徒受他們甜言蜜語的欺騙和引誘，暫時和他們結成一伙，擴大了他們的黨羽。然而，一旦政府當真動起手來，這些人便會睜開眼睛，象人們常說的那樣：樹倒猢猻散。

2. 人數越多，危險越大，所以就更加需要對他們進行鎮壓。由於我們沒有及早把他們徹底消滅，上帝已經讓我們受夠了他們的騷擾。

3. 如果我們不準備鎮壓他們僅僅是因為擔心我們的力量，那我們就應該先試一下，看看我們到底有沒有這個力量。在我看來，這件事並不困難，如果合適的話，我可以列舉各項具體實行的方案和手段，不過我深信政府一定會想出種種有效的措施，把這些禍根從我國國土上連根挖掉。

其次，他們的另一個理由是：現在正值戰時，我們需要聯合起來反抗共同的敵人<sup>②</sup>。

我們的回答是：如果不是他們挑釁，這個敵人並不會與我們為敵。人家本來挺安穩，絲毫也沒有打擾或侵犯我們，我們不知道為

---

① 路易十四對新教教徒的迫害引起人民大量逃亡國外，若干年間，偷出國境者達數十萬人之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工匠和商人，使法國的國力受到很大損失。

——譯者

② 指和英國作戰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譯者

什么要和人家輕动干戈。

此外，我們堅信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也对付得了这个敌人。因此，我們凭什么因为有外敌当前就要和他們联合呢？如果我們不和他們联合，难道他們就要倒向敌人那边去嗎？他們要是那样的話，我們倒非常滿意，而且毫無疑問，我們必将在准备对付敌人的同时也要对付他們。沒有他們比有他們要好得多。

而且，如果說我們有大敌当前，那么为安全起見，就越发需要先清除私敌。既然有了外患，就更不能容許有內忧。

在反对廢除旧币的时候，就曾有人提出一項重要的理由：現在正值战时，国家這項措施过于冒險，万一我們不能控制全局，那就要天下大乱了。可是結果証明，危險并不象估計的那样严重，局面是可以控制的，得到的成果是合算的。同样，鎮压不从国教者并不是一件比这更困难的事情，而且对于公众來說也一样是当务之急。輝格党主义、宗派組織、分立主义，这些东西象旧币一样一天不被摒除，我国就一天不能出現稳定、持續、統一而又平靜的局面。

如果尽談困难，就会把他們这一党的力量想象得过于强大可怕，因而使自己减了勇气，其实他們已經完全无权无势了。远远看来，往往是困难重重，可是當我們冷靜地对它們加以仔細的分析，剝去它們那唬人的外衣以后，它們就沒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不会被困难吓倒。有了我們自己和他們的經驗，現代的人們要比过去聪明多了。国王查理一世要是采取更加审慎的措施，早就把这一党人鎮压了下去。总之，論武力他們不值一提，他們的蒙茂斯、沙夫茲勃里①和阿吉尔②这輩人已成过去，他們的荷

---

① 沙夫茲勃里(1621—1683)，輝格党的政治領袖。——譯者

② 这里可能指的是苏格兰貴族，威廉三世的积极支持者阿契鮑德·坎普尔·阿吉尔(1651—1703)。——譯者

兰·避难所也已完蛋大吉，上天已经为他们的毁灭安排好了条件，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就是我们莫大的罪过，等日后我们想起当初本来有机会根除自己的死敌，为英国国教做一件天大的好事，而我们却白白放过去了的时候，可就悔之莫及了，到那时，恐怕我们就只有悲叹“时乎时乎不再来”了。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很普遍的反对意见。

第一，女王已经答应让他们继续享有信教自由的权利，并且她也告诉过我们将严守自己的诺言。

女王陛下愿意做什么，我们当然无权过问，但是她作为教会领袖应当怎样做，却是另一回事。女王陛下已经答应保护和捍卫英国国教，实际上，如果不消灭不从国教者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她当然就得撤回一项诺言，以便遵行另一项<sup>①</sup>。但是，针对这种吹毛求疵的说法，更有效的回答是：女王陛下从来也没有答应过维持信教自由可以损害国教，相反地，它恰恰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即：信教自由决不能和女王陛下宣布过要特别加以保护的国教的昌盛和安全相冲突。如果这二者不能并存，很显然，女王陛下的意图便是支持、保护、捍卫和确立国教。而我们认为这二者是不可能并存的。

也许有人会說：目前教会并没有受到不从国教者的威胁，因此一切可以从长计议。但是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

1. 假如危险的确存在，那么，我们非但不能因为它还要隔些时候才发生便不加过问，反而要尽快防患于未然，不然的话，以后再动手，时间便可能太晚了。

---

<sup>①</sup> 瑪麗·安娜于1702年即位后，在第一篇演說中說，她将保护一切臣民，但她又說：“教养与心趣使朕忠于英国国教，故最热心于国教者，朕将最加眷顾。朕保护臣民虽一視同仁，对此等人将格外照顾”。——譯者

2. 眼前摆着大好良机，也许还是教会巩固自己消灭敌人的空前未有的唯一良机。

国民的代表們現在已經有了机会，一切善良的人所盼望的，英国紳士可以为英国国教效力的时刻来到了。現在，他們得到了一个信奉英国国教的女王的保护和鼓励。

当有人来給你的妹妹提出婚事的时候，你打算替她怎么做呢？<sup>①</sup>

如果你想建立世上最好的基督教会，

如果你想镇压狂热的异端精神，

如果你想把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吮吸着母亲鮮血的小毒虫从我国消灭干净，

如果你想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受宗派和叛逆的危害，

那么，现在是时候了！

这种骚扰治安的异教徒莠草长期侵扰着教会的安宁，侵害了良好的谷物，现在是根除它們的时候了！

但是，另一个沒有主見的反反对者說：这样做岂不是要重新恢复火刑，恢复火焚异教徒的法令了嗎？这种举动性质未免有些殘酷，在全世界面前显得太野蛮了。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种对冷血的毒蛇或癩蛤蟆的殘酷，因为它们那种有毒的本性来看，弄死这些东西就是对邻人的仁慈。我們要弄死它們，并非由于自己受到了什么損害，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并不是为了它們已經干出什么坏事，而是为了它們可能要犯的罪恶。

毒蛇、癩蛤蟆这类东西会伤害人的身体，毒死嬌嫩的生命；而

---

① 据聖經《創世紀》第34章，希未人示劍先强奸了雅各的女儿底拿，然后才向雅各來說亲。底拿的两个哥哥为了替妹妹报仇，用計杀尽了示劍族的男人。——譯者

这些家伙們却毒害人的灵魂，侵蝕我們的子孙，誘惑我們的孩子，破坏我們的真正幸福和未来吉运，使普天下的人全都受到玷污！

难道对于这些虫豸还要讲什么法律嗎？有些野兽是行猎取乐的对象，狩猎者給它們以奔跑的余地，但是对于某些野兽，人們却要尽可能使用一切狠毒的方法冷不防地給它們当头一击。

我并不提倡火刑，但是，正如斯奇庇奧<sup>①</sup>在談到迦太基时所說的一样：“我們一定要消灭迦太基”。如果我們想过太平日子，想做上帝的僕人或者享受自己的权利，就非得把他們从这片国土上消灭干淨不可。至于方式問題，那些有权替上帝執法懲罰国家和教会之敌的人自会斟酌，我就不多談了。

但是，如果我們受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所蒙惑，害怕得到一个殘暴的恶名，因而不敢對他們执行正义的制裁，結果便会一无所获。这对于我們的后代，我們心爱的儿女來說，将是一种更加殘酷和野蛮的行为，就象我們責怪自己的先輩一样，他們也要責怪我們，埋怨說：“你們在一位真正信奉英國国教的女王的庇护和恩寵下，本来有可能把这帮該死的蠹賊从世界上消灭掉的，可是你們却出于愚蠢的怜悯，饒恕了他們；当然囉，这是因为你們不願意太殘忍。而現在呢，我們的教会却受到了压迫，我們的宗教被人踐踏，我們的財產遭到搶掠，我們的人橫遭抓捕，被投入監獄，送上絞架和断头台。你們寬恕了这些亚摩利人<sup>②</sup>，却害苦了我們。事实証明，你們對他們的仁慈就是对你們可怜的后代的殘忍”。

---

① 斯奇庇奧（公元前 185-129），羅馬大將，于第三次布匿戰爭中毁灭了迦太基城。但是这句话却是老人加图說的，他在出使迦太基时看到該城的繁荣，认为它和羅馬的利益不能两立，因此主张毁灭迦太基，他在元老院每次演說結束时都要說一句“迦太基一定要被毁灭”。笛福在这里弄錯了人。——譯者

② 据聖經，这是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間專事搶掠的一支游牧民族。——譯者

當我們的子孫后代落到這伙凶殘的壞蛋手中，當我們的教會被一片宗派、分立、狂熱和混亂所吞沒，當我們的政府為外國人所竊據，我們的君主政體退化成共和國，那時候，這種譴責將是多麼公正啊！

如果我們執意要饒恕這伙惡人的話，那倒不如讓我們自己把子孫召集到一起，進行一次大屠殺更加來得合理，因為既然是我們把他們帶到世界上來，讓他們過自由生活，那麼也該由我們把他們打發走，而不要由於我們的因循苟安和疏忽，使他們遭到別人的殺戮，却還要嚷什麼“這是慈悲啊！”

溫良慈悲的摩西<sup>①</sup>，是那麼憤怒地沖進營帳，殺掉了三千零三名他心愛的以色列人當中的偶像崇拜者，這是什麼緣故呢？殺一儆百以防止全軍復滅，這就是對其餘的人的仁慈。

如果我們把眼前這些靈魂受了毒害的人從國土上肅清，日後將會使多少萬個靈魂免于被沾染、誘惑而得救啊！

在這方面的作法上，如果只是愚蠢地、不痛不癢地罰他們幾個錢是無濟于事的。這種辦法成全了他們的面子，便宜了他們。但是如果規定：敢于參加非國教徒的宗教聚會、講道或听道者，一經查知立即處以絞刑或罰做划船苦力，而不是只罰一筆錢繳幾個小角子了事，那樣一來，宗教受難者就不會有現在這么多了，殉道精神也就不時興了。那些為謀取地方長官和市長職位而願意上教堂的人，寧願上四十次教堂也不願被絞死<sup>②</sup>。

至于說對不参加聖餐禮的人每月處以五先令的罰金，對不上教堂的人每周處以一先令的罰金，這真是一種聞所未聞的辦法，它

---

① 據聖經記載，以色列人先知摩西，聽說有人拜金牛偶像，便擲碎法板，怒不可遏地殺了三千人。事見《出埃及記》第32章。——譯者

② 根據“鑑定法”，凡擔任公職者必須上教堂參加聖禮。——譯者

只会更容易誘使人們背弃信仰，这是在讓他們用这么几个錢来换取他們可以越軌的自由。如果他們的行為清白無罪，那么，我們为什么不給与他們充分的自由呢？如果有罪，不論出多少錢也不能了結，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在向人們出售对上帝和政府犯罪的自由。

如果这是一件滔天大罪，侵害了国家的安宁与繁盛、上帝的光荣、教会的利益和灵魂的幸福，那么就讓我們把它列入死罪，給以应得的惩处吧！

我們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人送上絞架，为了一些不值一提的瑣事把人們流放，但是对于一件触犯上帝和教会，危害世界繁荣和宗教尊严的大罪却只处以五先令的罰金，这实在是一个基督教政府的莫大耻辱，連我在把这件事告訴后人的时候，也不禁扼腕叹息。

如果有人敢于違抗上帝，瀆犯教会仪式，反对国教，不听尊长告戒，就讓我們按照这类死罪应得的惩处對他們明正典刑吧！这样，宗教才会昌隆，这个分裂的国家才可以不久再度統一。

尽管如此，这项法律的“殘酷”和“野蛮”的恶名仍然会很快消失。我并不认为英国所有的不从国教者都应该被絞死或放逐。在鎮压叛乱和暴动时，只要把几个首恶分子严办一下，暴徒便会一哄而散。在这里也一样，只要惩办几个頑固分子以儆效尤，大众便会俯首貼耳了，而严刑峻法也就可以适可而止。

为了把这样做的理由摆得清清楚楚，不容有什么辯駁，讓我們再来看一看我国国民何以分裂成許多党派，看看他們主張脫离国教的理由是否正当，也看看我們說英国国教受着这一派的侮辱和侵扰是否有理由。

他們的領導牧师之一，一个学識和他們之中大多数人相同的

人，在一本題為《間或服從國教<sup>①</sup>的研究》的辯論小冊子里的第 27 頁上說：難道國教所信仰和非國教徒所禮拜的是兩種宗教嗎？它們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它們都具有同一的宗教本質，惟一不同的只是某些無關重要的儀式和教規罷了。在第 28 頁上他又說：宗教要義一共有三十九條，三十六條包含教義真諦的，我們全都同意；只有三條外加的附錄，我們稍有二詞。

現在，假如按照他們的話來說，英國國教既是真正的教會，它們之間的差異又僅僅是在某些無關重要的教儀和教規上，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認為他們會因為這些小事忍受絞刑、划船苦役、體刑和流放呢？毫無疑問，他們會更加聰明的；就連他們自己的原則都不足以在這方面支持他們，因此他們肯定会奉公守法，明哲保身。所以，儘管一開始顯得有些暴虐，到下一代也就覺得沒什麼了。這樣一來，傳染病將被肅清。宿疾一旦治愈，也就不需要再動手術。可是如果他們胆敢以身試法，自尋死路，那麼全世界都將譴責他們的執迷不悟，因為他們從自己的原則里都找不到立足的依據。

這樣，我們就可以不必老背着“殘酷”的惡名，而敵黨實際也受到了鎮壓，他們屢次在我國興風作浪的情況也就會得到防止。

他們依仗自己的人多有錢而飛揚跋扈，可是這遠遠不是說服我們容忍他們的理由，相反地，這正是對我們的警告，我們必須刻不容緩地使他們老老實實地服從統一的教會，要不就把他們從身旁清除。

感謝上帝，現在他們失去了往日的威風（他們之所以能夠得勢，也完全是我們自己的過錯），如今這些破壞國家安寧的家伙有了被消滅的可能，在這件事上上帝和英國國教似乎聯合起來了，

---

① 出自“間或服從國教法”。按照此法，凡曾在國教教堂參加聖餐而得擔任國家官職的人，如再參加非國教徒的禮拜，就要被處以極重的罰金。——譯者



因此，看来現在我們已經把握住了这样的时机。

为此，当今女王陛下似乎是专为王位预备的，以便通过她的手重新恢复教会和国民的权利。

为此，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局面就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改变；政府要員、一般百姓和圣职人員都异口同声地同意下面的看法：我們的教会即将抬起头来了。

为此，上帝給了我們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女王，給了我們这样的議會、教士會議和貴族。

如果我們错过了这个良机，結果又将怎样呢？在王位继承方面，前途是頗不乐观的，如果再来一个荷兰国王，那时我們再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荒唐的幻想，当然就更談不上这样办了。即使未来入继大統的王室非常偏向于我們，他們終归也是外国人，而且为王位物色一个有利于国家的英明的外国人需要花費許多年的時間，誰能說得出，英國王位上再出現一位象当今女王对待英国国教这样热情坦率、溫厚和衷心热爱的君主，这中間要隔多少年代呢？

所以，現在是英国国教的教友們千載难逢的良机，他們應該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确立和維護国教，使得她不会再受外国人欺凌，不再为宗派、分立主义和謬誤的教义所分裂。

我自然非常高兴能用溫和順利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不过伤口已經糜烂，生机已經开始死亡，只有对敗坏的肢体操刀一割，才能完全治愈沉疴。一切溫和怜悯的方法，一切苦口婆心的劝說都不会起任何作用。

不从国教者的影响已經非常深入人心，因此他們蔑視国教，對我們的教堂深恶痛絕。不仅如此，在他們的教导之下，連他們的子孙也對我們的神圣宗教养成了这样一种嫌恶的偏見，以致一般无知之徒以為我們都是偶像崇拜者、膜拜邪神的人，认为走进我們的

教堂就是一种罪过。

有些不从国教者对于国教教堂和教堂内的庄严礼拜仪式的厌恶，比最早的基督教徒嫌恶异教徒的神庙和献给偶像的祭肉，或者少数人的厌恶猪肉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执迷不悟和公然自认为异教徒的情况一定要全部肃清。这伙人每天肆无忌惮地褻瀆全能的上帝，侮辱对他的神圣崇拜，这种现象一天不消除，就是我们一天没有对自己的上帝和我们所热爱的英国国教尽到职责。

假如我们坐视他们在国家内部沉溺于盲目信仰、谬见和执迷不悟之中，容许他们公然与我们为敌，那么，到适当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重新作出以往的罪恶，发生我国宗教完全毁灭的危险。倘使真是这样，我们又怎能对得起上帝，怎能对得起教会和我们的孩子呢？

现在这种情况和我们过去受罗马教会（经过改革，我们已经摆脱了它）的势力统治时期，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一个失之于过右，那么另一个就失之于过左。不论它们是什么性质，让迷误人的宗教在我们当中有安身立命之地，都同样危害真理。

既然这两者都是我们的教会和安宁的敌人，为什么我们不把一个狂热派<sup>①</sup>和耶稣会会员<sup>②</sup>同样看成是有罪的呢？为什么奉行七大圣典的教皇派<sup>③</sup>就要比不奉行任何圣典的教友派<sup>④</sup>更坏呢？

---

① 狂热派本来是公元四世纪至八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一带的一个基督教派。这个狂热的教派行乞游方，相信人只有通过不断祷告才能得救，这里泛指清教徒。——译者

② 耶稣会是十六世纪成立的一个天主教派，在英国一贯被嫌弃。——译者

③ 教皇派是反对宗教改革、崇信罗马教皇的天主教徒，七大圣典是：洗礼、按手式、圣餐、懺悔、临终涂油礼、圣职、结婚式。——译者

④ 1650年英国的乔治·福克斯创立的一个教派，又称战栗派。——译者

为什么修道院就比非国教徒礼拜堂更加不可容忍呢？——唉，英国国教呵，一边是天主教，一边是分立主义的宗派，看你一直是怎样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的吧<sup>①</sup>！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强盗钉上十字架吧！误入歧途的人只要幡然悔悟，怜悯的大门永远是为他敞开的，让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受到无情的镇压吧！

我们的母亲是这样神圣，却受人欺压。一切因此而义愤填膺的、忠实于她的儿子们，硬起你们的心肠来消灭压迫她的家伙吧！

愿全能的上帝使一切站在真理一面的朋友同仇敌愾，举起讨伐猖獗的反基督分子的大旗，使得异教徒的后代永远从这片国土上被剪除干净！

<sup>①</sup> 借用耶稣和两个强盗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典故。——译者

## 枷 刑 頌

喂，象征耻辱的皇枷，向你打个招呼，  
你要对付的本来是想入非非的狂徒，  
大丈夫却不把你放在心上，  
戴上你也决不会感到痛苦。  
当众受刑不見得就等于丢掉臉面，  
无罪而受辱对一个人并不能損害分毫，  
这不过是空鬧一場，引大家哈哈一笑，  
聰敏和有見識的人永不会被它吓倒。  
美德藐視人間的一切譏嘲，  
清白愈受到誹謗身价愈高。

我高站在你的皇凳<sup>①</sup>上举目眺望，  
看看命运之神的安排会是什么模样，  
真是天道难測，人事无常，  
我們的見解只是鼠目寸光：  
老实人倒成了歹徒看熱鬧的对象，  
这全是因为世人糊塗荒唐。  
什么人什么罪在这里都視若同等，  
罪恶經常逞凶，善良反倒遭到严惩，  
看看那些市井暴徒是如何黑白不分，

---

① 这是指戴頸手枷者所站的高凳。——譯者

全是些以嘲笑别人为乐的流氓恶棍。  
烏合之众那能够胸有城府，評事論人，  
讎人只会說讎話，是非和法律一概不問。

有时候，为了叫誹謗更象眞話而魚目混珠，  
你那高貴的枷孔里边鎖过几个倒楣的歹徒；  
然而在党同伐异，法律都趋炎附势的时光，  
誰能够从刑罰上弄清功过曲直？  
連法律都学会了看風使舵、卑躬屈膝，  
往日的功績今天都成了杀人的罪孽；  
时势不同，行为的色彩也变幻不定，  
此一時的罪恶本是彼一時的功勛。  
你本是威風凜凜的國家大刑，  
坏蛋良民对你却都不畏敬；  
因为前一种人都是欺法玩刑的慣犯，  
后一种人由于清白无辜而理得心安。

在你那虎口般大張着的枷孔里，  
每一代的国事犯受过多少熬煎？  
单凭吉凶禍福判断人的善恶，  
世人在这上面受到过多大欺騙？  
偉大的刑具啊，請你告訴我們  
怎样想通国法的公正；  
巴斯特威克<sup>①</sup>、普魯恩、亨特、荷林斯比帕依<sup>②</sup>和普里

① 約翰·巴斯特威克(1593—?)，由于写书攻击大主教和羅馬教皇，被削去双耳，戴頸手枷示众，并終身被监禁。——譯者

② 均为戴过頸手枷的人，事迹不詳。——譯者

恩<sup>①</sup>，  
都是品德高尚纯洁无瑕的好人，  
他们有才气，有见识，机智绝伦，  
后人里有几个比得上他们的学问？  
他们和以后臭名远扬的富勒<sup>②</sup>与奥茨<sup>③</sup>，  
难道应该受到你同样的惩治？  
饱学的赛尔丹<sup>④</sup>曾陷身法网，  
就连他也差点被你锁上，  
眼看他就要登上你那巍峨的宝座，  
可惜你份内没有那样多的荣光。  
伟大的赛尔丹是一代圣贤，  
一旦他在你的台上胜利出现，  
那么，赛尔丹站过的地方谁还会躲闪，  
从此，谁戴上你也就再不会满腔愤怒。

遭冤狱，受迫害，无损于一个人的名望，  
你不能使真理和正直受到任何损伤。  
要给别人脸上抹黑不是件好玩的勾当，  
一不小心，害人者自己会弄得满身骯脏。  
那无辜被枷号示众的牺牲者啊，

---

① 威廉·普里恩(1600-1669)，法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由于著书立说而受到迫害，曾两次戴颈手枷示众。——译者

② 威廉·富勒，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个告密者，曾于1691年末诬告许多显要人物谋叛，1702年被高等法院判处重刑，并戴上颈手枷示众。——译者

③ 提托斯·奥茨(死于1705年)，告密者，曾于1678年密告所谓“教皇派阴谋案”。1685年受枷刑。——译者

④ 约翰·赛尔丹(1584-1654)，名学者和考古学家，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两朝，都曾经因为得罪国王下狱，但没有受到枷刑。——译者

判你刑的人受的譴責要比你更加难当。

假如說你是专门使人受辱的刑具，  
那么侮辱人的人就先要自觉无趣，  
誹謗者本身应该臉紅，  
如果他的誹謗沒有成功。  
有的人理当受到同样的桎梏，  
让他们全站上来，我們才都滿足。

应该把著名的薩契維爾<sup>①</sup> 枷号示众，  
让他把煽动民众的号角也拿在手中，  
因为在我国是他首倡了十字軍运动。  
他首先站在英国国教的讲坛上咒詛，  
咒詛那一切不信从国教的党徒，  
說魔鬼跟上了他們，劫运注定，  
带头喊出了消灭异教徒的捷徑。  
还有那位明断的书刊副檢查长，  
看他表现得多么热心腸，  
他利用自己的权柄为它<sup>②</sup> 祝福，  
把出版法的规定都抛到了一旁，  
他把教会的批准給了这一本文稿，  
就象教皇为出征土耳其的大軍軍旗禱告。

---

① 安娜女王即位后不久，英国国教方面就开始了声討异己的叫囂，叫囂得最厉害的就是牧师薩契維爾。——譯者

② 指笛福那本騙了书刊檢查官的諷刺作品《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徑》。——譯者

應該让那些狂热的博士們<sup>①</sup>也到这里戴枷佇立，  
由于发表激烈的学說，他們已經声名狼藉；  
那些被人非难的教授同样該在这里当众枷系<sup>②</sup>  
他們当卖魚潑妇<sup>③</sup>的老师最为适宜。

啊，你真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刑械，  
暗帶着几分英国人的气质和色彩，  
你是那样愚蠢，眼看报应就要到来。  
英国人自有一套独特的习性，  
他們擅长的是改良，而不是发明；  
所以他們让你体现了英国人的特性，  
造出你这个怪物来使世人胆战心惊。

應該让一切政治家都来受一受枷刑，  
他們是那样优柔寡断，太不果敢坚定，  
这些人出卖了国家的陆海三軍，  
白白错过了所有誅除异己的捷徑。  
有的士兵只想領薪餉而不願打仗，  
让这类人也来把頸手枷的滋味尝尝。  
还有那些专吃空額的上校和事务长，  
他們先欺騙自己的国家又欺騙国王。  
再連你們舰队里那些貪生怕死的船长也算上，  
天哪，这些人集合到一起声势将是多么雄壮。

---

① 这里指的是那些狂热地主张迫害不从国教者的基督教学者。——譯者

② 指那些主张严厉鎮压不从国教者的神学院教授。——譯者

③ 倫敦別林斯門魚市的一般卖魚妇以善于謾罵出名，她們使用的語言特別粗野。——譯者



有的人放普因蒂①逃回了布勒斯特②，  
却让卡塔黑納③受到了惨重的损伤。  
有的人把我們的土耳其船队④卖給了敌方，  
让被出卖的泰尔瑪希⑤在卡馬利⑥身負重創；  
多隆⑦出动的船舰很难被他們截到，  
他們不是姗姗来迟就是赶到得太早。  
这些人都是建立过奇勋的英雄好汉，  
本应当流芳百世，現在的声名却在消滅，  
所以不能褫夺他們应有的权限，  
要让你的威力試一試他們的男儿虎胆。

为什么不把这些人送上你那寬大的枷刑台，  
讓他們知道知道今天的法律到底多么厉害？  
难道說只因为他們的罪行隔了不少年代，  
愚鈍的法律就輕易地把它們忘怀？  
那么讓我們看一看現代聞名的事件，  
尽管人物更換了，手腕也不象从前；  
我們的舰队花費人力和財力，出海放洋，  
难道只是为了白白地到海上閑逛一趟？

---

① ② ③ 法国海軍司令普因蒂男爵于1697年远征背叛西班牙的卡塔黑納（西班牙东南部一城市），大获全胜后返国途中，被拥有绝对优势的英国海軍舰队包围，但他指揮灵活，竟能率領舰队逃出重围，平安返回布勒斯特（法国第一大軍港）。——譯者

④ 英国海軍上将罗克护送的一支土耳其船队，于1693年在圣瓦桑角附近受到法国海軍的突然袭击，英方战敗。当时人們怀疑其中有通敌阴谋。——譯者

⑤ ⑥ 卡馬利是法国地名，英国泰尔瑪希將軍于1694年在这里的一次战斗中負重伤。泰尔瑪希怀疑自己是被人出卖了。——譯者

⑦ 多隆是法国第二大軍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初期，英荷海軍联軍久战无功，往往截不住由多隆出动的法国海軍。——譯者

我們的商船都丟光了，护航队才安排停当，  
才調动海軍保卫我們的沿海免受劫掠。  
最近有些英雄从海上凱旋归来，  
如果按罪論处，他們也該被你制裁，  
报纸應該把他們的所作所为全部公开，  
証明这些人罪有应得，惩办他們决非誣裁。  
把他們在圣瑪丽港战役<sup>①</sup>中的丑事加以公布，  
再把他們卤获的战利品列在一旁供人觀睹，  
把奥蒙德<sup>②</sup>的告示在他們的头上高悬，  
看見他們受枷刑，他心里也一定情願。  
請一位丹青妙手給我們画一幅  
修女被奸污，城市遭搶劫的兵燹图，  
看！英国的荣誉受到多大損害；  
可耻的乱軍回国后却逍遙法外。

以下是在維戈<sup>③</sup>作过战的海軍兵将，  
現在該輪到他們威風凜凜地戴枷上場；  
他們曾經登上西班牙大帆船肆意劫掠，  
先搶光了西班牙人，然后又蒙騙了女王。  
看看他們作战到底是如何勇敢吧，

---

① 1702年8月，英国海軍远征卡迪斯，占領了圣瑪丽港，英国軍隊在該地奸淫擄掠，无恶不作。——譯者

② 奥蒙德公爵是指揮远征卡迪斯英軍的司令官，他虽然一再下令严禁劫掠，仍沒有維持住軍紀。——譯者

③ 維戈是西班牙西北部的海港。1702年10月，英荷海軍联軍在此阻击法国和西班牙舰队，在奥蒙德登陆进攻的配合下大获全胜，击沉和卤获了許多艘西班牙大帆船和法国軍舰。英荷海軍官兵大发了一笔橫財，但是帶回国上繳政府的战利品却少得可怜，一时輿論大嘩。——譯者

八十艘軍艦才把二十二艘战船打垮，  
就象一个龙騎兵和两个騎馬的丘八，  
在庞普洛納①打敗一个西班牙娃娃。  
这还全亏奥蒙德有运筹帷幄的将才！  
首先是他帶兵登陸，別的人无功可夸。  
那一仗得到的战利品，誰知道一共有多少？  
繳給国家的只是九牛一毛，大部分都被人中飽。  
他們蒙騙自己的指揮官毫无忌禁，  
如果让这些盜賊都走上台来受刑，  
他們那該会多么拥挤，数目定叫人吃惊，  
很快会超过倫敦市長就職日熙攘的市民。

有些人由于他們的头脑实在愚鈍，  
也應該站上你那懲惡揚善的刑凳：  
譬如說，当別人搶劫时，他們却两眼发楞，  
眼看人家搶光了一切，他們可沒有撈到一文。

还有我們那位中將②  
本想平蕩妖魔，却鬧得鷄飛狗跳牆；  
有一小部分責任理应由他承当，  
如果他軍紀严明，便該把他們就地杀光，  
那才能維護住軍紀，也不損他的声望，  
这比在維戈获得的所有战利品都要高强。

① 庞普洛納是当时西班牙納瓦爾的都城，这里的龙騎兵可能暗指奥地利，两个騎兵指英国与荷兰，“西班牙娃娃”指受到英荷奥联盟进攻的西班牙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儿腓力。——譯者

② 指奥蒙德。——譯者

現在請欢快地鼓动你那木头翅膀，  
欢迎那些操纵一切的大賈巨商。  
他們鬧得天怒人怨，举国遭殃，  
把一个基督教政府的顏面丢光。  
这些金融股票的騙子手和經紀人，  
倚仗着四万張双联証券作为后盾，  
我們的銀行和公司只能俯首帖耳，百依百順，  
要不然，他們有种种捷徑叫別人倒閉关门。  
我們的股票真正的价值究竟值多少，  
写在他們的帳簿上不差毫分；  
他們这些拋球人<sup>①</sup>在幕后一搞，  
虛假的牌价就变得忽低忽高。  
讓他們站上你那高聳的塔楼吧！  
讓他們手拿証券，背披熊皮，  
挂起一張告示，恭整地写上：  
他們應該永远站立在那里，  
直到他們答出下面的疑謎<sup>②</sup>：  
在利大本小的时候，股票价值何以会降低，  
当商船遭到意外，价格怎么反而要漲起？

啊，执法的巨怪，昂起头来不用畏惧！  
用不着再鬼鬼祟祟地作假弄虛，

---

① 和下句有关，牌价犹如皮球，被他們任意抬高压低，就象拋球人一样。——譯者

② 据希腊神話，妖怪斯芬克思經常用难解的謎語問难行人，答不出的人都要被它杀死。上一句的“熊皮”意思就是要把經紀人打扮成妖怪對他們反問。——譯者

說出你的不滿吧，來它個干脆爽利，  
向即將召開的議會提出你的控訴動議；  
告訴他們紙鈔如何代替了硬幣，  
打九折貼現，利息卻索取八厘<sup>①</sup>，  
告訴他們愛爾蘭的運輸國債還沒有償清，  
假票據得到簽署，還存着一大堆糊塗賬。  
告訴他們舉國都希望看到他們  
把真正的罪魁交給你痛加嚴懲，  
而不要加害為他們寫歷史的好人。

對於那些法官也應該來個“請君入甕”，  
他們責在護法却不把國法放在眼中，  
草菅人命，斷案決獄時全不秉公，  
擅作威福，知法犯法實在是難容。  
還有那些治安推事獨霸一方氣焰萬丈，  
讓他們都坐上你輝煌的御輦玩耍一趟；  
讓這些人全都戴上枷高興一場，  
把他們的紫袍朱服先擲在一旁。  
保護感化院的職責不能讓這類法官擔負，  
要他們感化的娼妓往往會先被他們奸污。  
他們滿嘴髒字，醉醺醺地坐堂問案，  
其實他們的罪惡遠超過被審的人犯：  
讓他們兩手拿着贓物枷號示眾，  
給他們這種懲處完全地道天公！

---

① 英格蘭銀行成立之初，以八厘年利貸款給政府，並經營票據貼現。笛福在《計  
劃論》中就曾表示過他對英格蘭銀行的不滿。——譯者

把酗酒的教士放上你的讲坛吧！  
他把福音书讲成了淫猥的笑话；  
让他的教友在那里把他撤职查问，  
尽管他们不喜欢看到他现眼丢人。  
让他在那里宣讲什么“记住死亡”吧<sup>①</sup>，  
这一次让他以身示教，不要他大讲理论。

再下面把那些好色的牧师带上场，  
他们劝善戒淫，自己却淫乱放荡；  
这些上帝的儿子们每天都搞些下流勾当，  
既私通有夫之妇，又勾引年轻姑娘。  
让这些家伙们站上来给万人嘲骂吧，  
也好让别人免戴绿头巾保全住声望。  
有个埃斯吉尔<sup>②</sup>弃法律改习福音，  
洞察死亡的深谷，看透迷茫的幽冥，  
让我们把他也枷上叫人有所顾忌，  
他竟敢侵犯教区牧师的神圣天地；  
通过他那一套崭新的教义真谛，  
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其傻无比：  
老凯伦<sup>③</sup>将不再摆渡亡灵，  
埃斯吉尔已经发现了升天捷徑。  
嗨，你们那些庄严的葬仪和丧钟，  
还有那墓石和纪念碑全都无用，

---

① 教士传教时常说的口头禅，意思是警告人们要时刻记住死亡，因而对死后的审判心怀戒惧不犯罪恶。——译者

② 埃斯吉尔（1650？—1733），本来是法学士，后来改习神学，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证明人可以不必要死亡，而能通过“捷徑”肉身升天。——译者

③ 希腊神话中在史塔克斯河上渡亡灵去冥府的神。——译者

坟墓的裝飾完全是一場虛空，  
埃斯吉尔决不热衷这套虛榮。  
尽管牧师們在一旁暴跳如雷，万分气恼，  
他却要把灵柩变成一輛馬車，弄得热熱鬧鬧，  
誰能够接受这一套奥秘的玄說？  
沒有人能参悟，也沒有人信服；  
把他登上你的名单，枷着他永远不放，  
直到他凭自己的修炼使肉身升进天堂。

如果一个可怜的作者受你熬煎，  
只是因为世人不了解他的意見，  
那么，你該懲罰的人还不完全，  
除非这些家伙也戴着木枷出現：  
他們常把自己的信仰背弃，  
以致都不能了解他們自己。  
这些宁示的后人<sup>①</sup>狂暴殘忍，  
建筑起羅馬要压倒巴比倫，  
《捷徑》<sup>②</sup>的真正作者恰恰就是他們；  
他們鼓吹杀戮而不容別人皈依正教，  
枷上这些好勇斗狠之流吧，不許他們逃掉，  
非要他們把这个教会哑謎說个分曉：  
他們为什么要对不从国教者发动声討，  
而不肯让那些人全都信从国教。

---

① “宁示的后人”指聖經中宁示的孙子耶戶。他把国王約兰的全家老小以及兄弟杀得干干净净，又用計把崇信巴力的人全部杀光，事见《列王紀》下。——譯者

② 即《懲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徑》。——譯者

因為他們所痛恨的緩和局面一旦出現，  
他們這類人的末運從而也就要不可避免。  
底下該輪到某些國教徒光臨你的席位，  
他們儘管最沒有節操，却成天“忠誠”滿嘴：  
奴顏婢膝的順從和你的枷刑台正相搭配，  
這二者都是當代的笑柄，恰好一對。  
你只要把他們收拾一回，  
就會叫這些人實踐他們平日對別人的教誨。

接着再把某些律師帶上你的法庭<sup>①</sup>，  
他們全可以站上來，這些人最喜歡含沙射影，  
讓他們把自己的罪惡一一贖回，  
把他們的如簧之舌積下的血債完全還清。

這些人都是衣冠楚楚的騙子手，  
鼓動三寸舌就能把各種罪名胡編亂謔，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到他們嘴里便大有來頭。

他們是政府豢養的惡狗，  
殘害良善，鬧得鬼哭神愁。  
他們陰險毒辣，狡詐奸刁，  
說不盡的黑心，使不盡的花招，  
他們慣用魔鬼的拿手法寶：  
先引誘，然後控告。

他們背信棄義，能夠撕毀任何保證和誓言；  
一旦強權當頭，無法無天的暴力站在旁邊，

---

① 這裡的原文“Bar”是雙關語，可以解作法庭律師席、被告席以及木欄。——譯者



法律只能够唯唯諾諾，委曲求全，  
一心希冀公正的人豈不是发了瘋癲。

那里坐着一位老爷大名鼎鼎，  
要知他的人品，看他的行动胜过打听姓名，  
他大声疾呼，白白費尽苦心  
想要重新恢复鞭笞酷刑。  
这类刑律早已經被我們廢除，  
他却要以此来引誘寬仁的政府。  
这家伙对耶穌基督都是滿不介乎，  
目无国法当然就沒有可怪之处。  
他要是当上法官，将会多么殘酷橫暴，  
单看他現在的行动就可以明了。

現在該让勞維爾①也到这里来丢一丢臉，  
把惠特涅②的馬匹牵到他的眼前，  
让他在那里飲尽这一滿杯苦酒，不剩下一滴一点，  
教訓他不要再那样囂張和愚蠢，要稍知收斂。

当所有这些英雄都走过你的舞台，  
你已經諷刺了我們整个的一代，  
現在請暫且等一等那些赫赫有名的諸公，  
他們正大权在握，提名姓恐怕不能見容。

---

① ② 这里可能指的是薩拉希尔·勞維爾(1619?—1713)，他在1692年被选为倫敦市法院推事。詹姆斯·惠特涅是英国有名的大盜，曾几次請求政府赦免，願以若干良馬和壯汉为政府服务，但始終沒有被赦免，于1692年被判死刑。据說勞維爾在判決前曾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說。笛福在这里可能只是插科打諢，隨意取笑法官几句，而无其他深意；也可能是責备法官不該拒絕强盜的請求。——譯者

他們不会受你摆布，我的詩也不敢對他們放肆，  
这些人物地位显要，既不能法办也不能譏笑。

可是當他們一旦喪權失勢，  
就會對你那陰森的寶座敬畏備至，  
等到他們落到你的手中，  
人們就要把他們的俑象①吊上半空！

還有夏洛克②這位願為舊朝殉難的人，  
不肯對新君宣誓表示忠忱，  
最初他真的欺騙了他的門生，  
那些人可算是傻瓜，他可算是惡棍。  
有些人認為他應當得到赦免，  
因為他到底堅持到今天，  
他違背自己的良心只是由於家室牽連，  
這不過是他一時軟弱留下的終生污點。  
讓我們饒恕這位牧師吧，他還有一些良知，  
他知道如果他再發一次誓言，就等於立下兩個假誓，  
他不願意把二者都破毀，一咬牙決心堅持，  
憑上帝賭咒，他可沒有做出前後不一致的丑事。

為了他非比尋常的忠貞之德  
吊死他吧，他戴上你未免不適合。  
啊，你專替人宣揚丑名的喇叭，

---

① 群众对一些显要人物表示愤怒时，往往把他們的名字写在稻草人上，或画了他們的紙象，然后把草人或紙象燒掉或吊起。——譯者

② 威廉·夏洛克（1641—1707），英國牧師，1689年因不肯向新王威廉舉行忠誠宣誓，被革職，但不久即借口英國國教承認事實上的政府，又向新朝屈服。——譯者

有权把每一个朝臣都加以揭发，  
不要漏过一个，这些人全該示众戴枷，  
他們向三个国王宣的誓，沒有一个不是虛假。

各方面的叛徒都要受你的严惩，  
一个人一旦失节，便永远不会再忠誠：  
今天宣誓，明天就会把旧主背弃，  
犯下背叛罪，永远也无法消弭。  
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廉耻，  
到时候他們可以向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国王宣誓。

誰要以为他們忠貞可恃，  
那可真是一个白痴。

让那些蠹国害民的富商大賈难逃劫数，  
一个个都被你紧紧抱住，  
不要讓他們利用那巧取豪夺来的百万財富，  
帮助他們逃脫这场侮辱和痛苦。

这些人从小本經營变成了大富豪，  
到底怎么搞的那只有上帝知道；  
从一些鬼門路大捞一票，  
付出的代价却沒有多少。

他們为自己建造了公館富丽堂皇，  
窃賊筑起了防范小偷的坚壁高牆：  
花园、洞室、噴泉、茂林和散步場，  
在那里，恶人躊躇滿志，歹徒淫乐放蕩，  
这些人大吃大喝，过的生活胜过帝王，  
揮霍他們那不义之財就象流水一样，

告訴他們，這些錢都是民脂民膏啊，可別遺忘，  
告訴他們，“弥尼，提克勒”<sup>①</sup>就寫在牆上。

你要双重推进，讓我們看真，  
讓我們既認清罪惡又知道罪人。  
把他們放到你那高高的宝座上以示嚴懲，  
這些人只知道追求私利，對國家商業全然不問。  
他們擅离职守，發双薪也于事無補<sup>②</sup>，  
走這條捷徑使我們全都背上了債務。

啊，偉大的展覽台換一換你那骯髒的場面，  
在你的階梯上某些女士也可能出現。  
當美人兒在你的台上彎下腰風姿萬千，  
她要把台下卑賤的傻瓜全部笑遍。  
把沙菲<sup>③</sup>放上來！為了她那些華麗時衣，  
她的丈夫每周要花二百鎊，實在令人驚異，  
讓她穿上五顏六色的綾羅綢緞上台來賣弄自己，  
看她外表美麗嫵媚，骨子裡却完全是個娼妓。  
下一個該把風流的尤倫莉姬帶到台上，  
讓她的馬車和六名僕從都立在一旁，  
她早就想受到全城的景仰，  
只嘆她枉費了一番心腸。

---

① 據聖經《但以理書》，巴比倫王伯沙撒驕奢淫佚，一天正在大宴群臣，忽見白牆上出現手指頭寫了這幾個字，意思是預言國將亡、王將死。——譯者

② 戰時許多海員，不願從軍服役，願意在私人商船上服務。政府發双薪也招不來水手，笛福在《計劃論》中也說過這種情況。——譯者

③ 以下所舉的該受枷刑的荒淫男女，名字全是作者假托的。——譯者

这个奢华的婊子妄想玷污首要的席位，

在那里使我们全城的美人都黯然无光。

让她到这里来出足风头吧！

让她那狂妄的虚荣心在这里自我陶醉。

下一个该让狄安娜登场，

使想要认识她的人都能在这里看到她的模样。

即使她不是地道的英国妓女又有何妨？

这儿早就有法国窑姐儿来赏过光。

不要因为她打扮的华丽，仪态万方，

就让她从公道的惩罚下脱身躲藏，

我们要拿她做一个以儆效尤的榜样，

警告外国妓女不要把英国的生意抢光。

让弗纳特玛塞和他那前呼后拥的随员，

爱莫能助地眼看她当众丢脸，

最后也高兴这个荡妇有这么一天，

不再以为她聪慧绝伦，自己傻到顶点。

虽然他生来脑子小智能不全，

吃一堑长一智，谁都会得到经验。

啊，你这专司谴责的先锋，不要放过那些登徒子和荡妇，

他们纵情恣欲，男女各自寻欢，荒淫极度；

让某某人永远圈在你的禁区里不许他越出一步，

直到他把他和妻子订的契约一笔勾除，

直到他们夫妻俩把一个谜解释清楚：

为什么双方都不能把自己的淫心收住，

两个人的欲望究竟多么高涨，  
竟致彼此都不能满足对方？  
两个人这样约定，倒也互相体谅：  
男的蓄妓女两对，女的养种马一双。

何必用讽刺来匡世教民，  
或是通过法律来戒人不起恶心，  
只要让他们对你表示出应有的恭敬，  
这就是让我们洗心革面的无上捷徑。  
让所有的恶棍和傻瓜都受受你的枷刑，  
别的人就会循规蹈矩，服从美德的指引，  
朋友就不会有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行徑，  
也不会有受雇的假証人给人乱加罪名。  
奴僕再不敢出卖他们的主上，  
再没有人专作伪証受贿贪赃；  
也不会有受害的作者在你的阶台上蒙受冤枉，  
受刑的只是真正的歹徒而不是臆测的流氓。

纠正犯罪的恶果，防范乱紀的起因，  
这是制订刑律的首要願望；

一切懲罰完全旨在預防，  
只为了不使人再触法网。  
但是当这些执法的大刑  
并没有枷上坏蛋的手頸，  
反而使正人君子蒙辱受惊，  
正义便一反其道，善恶倒行。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你的本来职务：

懲办恶人，而不是叫人变成歹徒。

一旦你不再把罪恶制裁，  
反倒慫恿人們为非作歹，  
你那猙獰可怖的面目使人惊駭，  
为了逃避受辱，人們只好变坏；  
設制你的本意于是就一点也不存在，  
正义固然丧失殆尽，法律也成了招牌。

由于害怕你，人們悍然把良心抛到了一边，  
这样一来，你又有什么威風可言？  
为了不戴上你当众丢臉，  
一个人胆敢把坏事做全。  
一个人如果承认了捏造的罪衍，  
比真正犯了这些罪还要卑鄙可怜，  
有些人因为害怕你而不怕把自己的良心污染，  
他們也許毫无心肝，却保全了臉面。

你就象是那虛声吓人的幽灵，  
远远看去真让人触目心惊：  
其实不过是臆造的一种侮辱的幻影，  
对付无辜者太重，懲办有罪者又太輕。

让誰都不要由于受侮辱而滿腔怨憤，  
因为沒有罪过而受处罚并不会丢人。  
啊，你这法律的怪物，站起来讲话吧！  
打破你那长时期被人誤解的沉默，

告訴我們：站在你背脊上的人是誰？  
那樣罪名累累，却又这样毫不惧愧；  
讓我們看看別在他帽子上的告示吧，  
把他受刑的原因告訴全人類：

告訴他們这是因为他过分敢作敢为，  
說出了不該說的真理，太直言不諱。  
請贊揚我国人的公道吧，  
不為他們了解的人就等于有罪。  
告訴他們他所以高站在那里戴着枷銬，  
是因为他发了几句我們不願听的牢騷。  
如果他少說一点，或是多說几句好話，  
他就会逍遙自在地保住自己的身家。  
告訴他們这就是他受的懲罰，  
还有更大的痛苦等待着他，  
因为他死抱住沒用的节操是这样愚傻，  
不肯出卖朋友，一心听信他們的話；

懲办他就是为了杀鷄儆猴  
使人不敢把自己的节操坚守，  
等到需要人們出卖朋友的时候，  
任誰都不会皺一皺眉头。  
告訴大家：把他送上頸手枷的那些先生，  
才真應該被当代唾罵，并且遭后人痛恨，  
他們找不出他的罪証，  
也不能对他进行审問。



# 穷人的呼吁

## 序 言

移風易俗<sup>①</sup>是一件十分光荣的、在目前又是绝对必要的工作，因此，象改革我們的貨幣一样，这件事不能再有片刻拖延了。

目下恶习的洪流何以能泛滥全国，以及这种流毒何以能长期在居民生活中肆虐，情况十分明显，无论怎样也掩盖不住。因此，作者在以下几頁文字中企图說明如何以最直接的方法，即通过树立典范来达到移風易俗的目的。法律以惩罚令人有所戒惧，治安法官以强力迫使人們服从；但树立典范却是一种温和与說服的手段，它通过一种潛移默化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力量吸引人們改过向善。

如果还有其他拟議的补救方案更能奏效，那么，請凡是知道那些方案的人不妨把它們发表出来。同时，作者认为，人們如果凭良心公正地想一想，一定会贊同下面的建議，并且希望所有反对这些建議的人也都問一問自己的良心。

笛 福

## 穷人的呼吁

在探求一种傳染病的适当治疗方法时，医生告訴我們，首先必

---

① 1695 年左右，英国的許多貴族、法官和乡紳，在倫敦等地成立了所謂的“移風易俗会”，声称要通过法律的力量来矫正当时的社会风气，但其打击鋒芒只指向一般貧苦人民，絲毫不触及道德敗坏的統治階級。——譯者

須知道疾病的起因，它是从身体的哪一部分产生的、由哪种恶习引起的；等到找出了原因，就得把它排除掉，这样疾病的影响才会自行消灭；但如果排除病因的手段不能奏效，医生自然就要对于疾病本身和感到病痛的那一部分，着手采用适当的治疗办法了。

道德败坏无疑是目前英国最流行的疾病：国王和議會是义不容辞的医生，而他們似乎也怀着高尚的愿望，想把治疗工作担当起来。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很值得他們殫精竭虑；因为，这项工作一旦完成，其功勋将比这次流血战争<sup>①</sup>的一切胜利或这次体面媾和<sup>②</sup>的荣誉更能使英王增光。

但是，一个困于疾病的人如果不打算使用医生的药方，即使延医也是枉然；与此同理，国王企图使全国国民移風易俗的打算也会落空，除非他們願意改过迁善，服从他的各项命令。

为非作歹在我国已經有了悠久的历史，很难說出它的本原。

可是不管这件事情多么难办，我們还是容易回顾到一个时期，那时，我們一般說来还不象現在这样深染恶习；而如此追溯一下，就似乎足够查明我們現今何以会背道离德的原因了。

基督新教似乎有十足的理由可以自称为把严正的道德傳播到我們中間来的首創者；而把这种荣誉加在显然当之无愧的有功者头上也是十分公道的。习俗的改革有点象是宗教改革的自然結果：因为，既然新教的教义不承认羅馬教皇有权假借免罪符来让人贖回千百种作为輕罪看待的罪过，不承认神甫为了免得麻煩上帝，可以不等这些罪过上达天主就把它們一笔勾消，普通的恶行便失去了它們的合法保障，人們也便不能用从前那种低廉的代价来

---

① 指 1689 年开始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法国，另一方是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世称“哈格斯堡联盟之战”。——譯者

② 指 1697 年 9 月締結的里斯維克条約。——譯者

胡作非为。新教本身有一种向善的自然趋势，把向善当作它自己起源神圣的明证，因此，在它占有稳固地位的一切国家，它已经抑制了邪恶和不道德行为。它已经使许多国家趋于文明，矫正了信教者的性情。基督教信仰和品德感化在世間一直携手并进；在上其他文明政府和現今受新教統治的政府之間，存在着极明显的差别，因而它本身就能不言而喻地說明問題。

英国在爱德华六世当政时代开始而嗣后由伊丽莎白女王光荣完成的改革，使英国人的操行与交际达到如此严肃端方的地步，以致我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道德高度多半是不会再見于我們这个时代了。

在英王詹姆士一世时代，由于宫廷喜欢風流韵事和逢場作戏，因而奢侈得以立足；而二十年承平时代，連同来自宫廷的并非特别的先例，更大大鼓励了放蕩的行徑。

如果說这种風气在英王詹姆士一世时代得以立足，它在他的儿子当政的时期便根深柢固了；而內战中給予軍人的自由，則在全国傳播了各种各样瀆神的言行。那位君主在其本性和实际行动上虽然非常虔誠，却不幸成为英国甚或全世界第一个把恶习用法律固定下来的国王。他那样做法，究竟是受了什么倒楣的御前會議或冥冥中噩运的支配，我們很难断定；但是所謂娱乐书①，即容許人們在安息日从事各种消遣的詔书，就守安息日而言，比起議會的一切法案、布告和以后的君王曾經做过的并且将来还可能会不断作出的改革風俗的努力来，更易敗坏我国的風气。

---

① 一般指詹姆士一世在1618年发布的公告，該公告准許人們在星期日举行礼拜以后“作任何合法的娱乐，如男子或女子的舞蹈，男子的射箭、跳跃、五朔节的游戏、降灵节的酒会等等”。1633年，查理一世重新发布了他父亲的“娱乐公告”，并命令牧师在讲道时宣讀。——譯者

然而英国人民对于那种自由权利却普遍表示了厌恶；而有些人则仿佛已经享受了过多的自由，当法律的约束被解除以后，反而不愿再继续保持他们以前沉湎于其中的癖习。

在英王查理二世时代，淫乱和各种放荡行为达到了顶点。宫廷的表现和默许所起的鼓励作用，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当道者对人民风气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现今的英王及其已故王后（她的英名将永世为全国人民所怀念）已经尝试过解决这一切有关不良道德的棘手问题。这是英王在外征战时王后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sup>①</sup>。她首先普遍打击了各种恶习，同时通过以身作则来发扬美德和节制。英王在胜利地结束了战争并缔结了光荣的和约以后，在他对议会第一次发言时便宣布向亵神和不道德的行为发动一次新的战争<sup>②</sup>，同时和王后一样，也以皇家的表率打击了那种行为。

由此可见，这项工作开始时就是规模宏大和颇有条理的，而作为全国国民总代议机构的议会，只要制定法律来禁止各种亵神行为等等，就不难把它贯彻下去。

这些都是重大事件，如果好好地加以利用的话，无疑将推翻恶习的暴政和亵神行为在人们心中所窃据的统治地位。

可是，我辈孑子小民却有正当的理由对这一切改革工作感到不平，因为这次雷厉风行的改革所具有的偏颇性使实际工作不易推进。因此，我们不得不祈求上苍解救我们，以这种过去一向采用的正当方法来消弥我们内心的不平。同时，我们也要对全国贵族

---

① 1691年7月9日，王后玛丽在英王离英赴荷兰期间，曾致书密德尔堡克斯的治安法官，要他们“忠实而公正地执行那些已经制定的、现在仍然有效的法律，惩办主日的亵神行为、酗酒、妄用神名的诅咒和谩骂，以及其他一切放荡的、暴戾的和妨害治安的行为等等”。——译者

② 1697年2月，国王威廉发布谕告，严禁不道德与亵神行为。——译者

和乡紳伤風敗俗的一切方面严肃地提出如下的抗議：

首先，我們要提出的抗議是，我們认为目前探究問題的态度是不公正的，而且抗議这样的說法，即：除掉你們的高官显职、財產和門第以外，你們在德行方面还比我們略胜一筹。固然，我們都很坏，并且情願很有礼貌地同意我們和你們一样坏；可是在仔細探究之下，我們发现在恶行的共和国中，魔鬼一直是留心把穷人和富人平列的，目前正在一視同仁地使我們大家都获得邪恶的最高学位。

其次，我們认为至今所公布的一切文告、宣言和議會法案，就惩处你們的恶行而論，不象對我們那样有实际效力。現在，你們制定法律来惩办我們，同时，你們虽然犯了同样的罪恶和不道德行为，却让你们自己逍遙法外，因此那些法律本身就是不公道的、不公平的。

固然，法律并没有表明給你們的是自由权而专對我們进行惩罚，因此，英王和議會就其本身而論，可以不在我們这次控訴之列；可是我国的縉紳和地方长官，一方面對我們这些穷苦的平民执行那些法律，一方面自己却在犯同样的罪，藐視上天和人間的法律而不受惩处。这就是我們认为不公道、不公平并对之表示抗議的事情。

因此，除非是貴族、乡紳、治安法官和牧师都願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抑制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或者找出某种方法和权力在他們犯罪的时候来毫不徇私地惩办自己，否則我們就不揣賤末，要求有权利反对以伤風敗俗的罪名把任何穷人繫上足枷送往感化所，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和最不公道的处置办法。

而現在，諸位先生，

为了使这个抗議不致显得有点过分粗暴，不致冒犯长上，我們

請求把我們卑微的呼吁提供給你們自己考慮；因為知道你們是英國的高尚人士、是正人君子，我們希望這一次使你們判斷一下你們自己的問題。

首先，諸位先生，我們請求你們自己考慮：如果沒有你們參加，我國風氣的改革是否能夠完成；如果沒有你們的范例來影響我們，單憑懲治我們的法律是否會使這件工作大功告成。

在我國，脫離放蕩惡行的第一步是由英王愛德華六世開始的，並得到新教牧師和嚴肅的貴族們的支持。伊麗莎白女王繼續推行了這一步驟。然而，以後的一些國王和上流人物又率先背棄那種嚴格的道德戒律，從而使惡行不斷發展，達到現在所出現的程度。惡行由宮廷蔓延到全國，鄉紳和貴族的家庭成了惡習非行的淵藪，它們終於在這些大人先生的保護下變得氣焰萬丈，向全國實行全面反扑；而我們這些窮苦的平民，一向總是容易為我們的地主和士紳的榜樣所支配，也確實已經被他們的榜樣誘上傷風敗俗的道路。現在如果要遏制泛濫全國的瀆神和惡行的洪水，正需要你們這些英國的貴族和鄉紳作出榜樣，否則一切都將徒勞無功。

我國懲治各種惡行的法律已經是十分嚴厲了，但如果治安法官手中執行法律的權柄沒有發揮作用，法律就會成為微不足道的無用之物。治安法官有懲罰之權，但如果他們不運用那種權力，那就等於一點權力都沒有。有些人可能已經運用這種權力，但每逢它發揮作用，無一不是落在我們窮苦平民的頭上。這些都是蜘蛛網般的法律，小蒼蠅落網，大蒼蠅則破網飛去。市長大人曾經用鞭子痛打可憐的乞丐，少數聲名狼藉的妓女已被關進感化院，有些啤酒店老板和葡萄酒販由於在安息日誘人喝酒而受到罰款的處分；但所有這些都落在我們民眾、即窮苦的平民頭上，仿佛一切惡行全發生在我們中間似的；因為我們沒有見過喝醉了酒的財翁曾

被帶到市長面前，也沒看見一个妄用神的名字賭咒的下流商人遭到罰金或戴足枷的處分。衣着華麗手戴金戒指的人可以当着治安法官的面口出不淨，或者謾罵治安法官；可以穿过大街搖搖晃晃地走回家去而沒有人加以理會；但如果一个穷人喝醉了酒或妄用神的名字賭咒，那他一定会被毫不客气地戴上足枷。

其次，我們請求你們自己考慮一下：既然我們的治安法官本身沾染着謾罵和酗酒的惡習，既然我們的治安法官自己在懲治一个酗酒的人時嘴里总是嚷着“他媽的，把他拴起来”，法律或布告是否能有助于移風易俗。如果法律和布告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作用，那它們就毫无裨益，还不如不公布的好。

諸位先生，为了一种罪行而受罰于一个象我們一样犯罪的人，那是叫人很难忍受的；一个人是否在社会上嶄露头角，竟成为他应否受法律制裁的根据，那也是叫人不能容忍的。这实际上就是由于人們貧穷而对他們实行懲办，而貧穷却根本不是罪过；这正如一个小偷可以不根据犯罪事实而单凭被逮住这一点就判处絞刑。

諸位先生，我們還要請你們自己告訴我們，是否有任何特殊的理由足以証明你們可以腐化墮落为所欲为而不受法律約束，另一方面你們却认为我們中間这些不法行为應該受到懲处，并且当穷人为了同样的罪过被帶到你們的面前时，你們确实對他們执行了法律。

因此，为了移風易俗的工作得以繼續进行并日臻完善，使上帝益增其榮耀、英王和議會領受更大的光榮起見，为了放蕩、瀆神、酗酒，淫乱和各种不道德的行为不致繼續发生起見，我們不揣淺陋，提出下列可以有效地完成如此偉大的一件工作的方法。

乡紳和牧师是我輩愚昧貧民的領導者，是高高在上指导和指揮我們行动的明灯，希望他們首先自覺自願地控制自己，有效地

改变他們的生活、交际方式，以及平常在他們的僕人和乡邻中間的态度。

乡紳是他們乡邻的派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藍本，他們在乡間的榜样特別富有感染力。大部分人主要沾染的恶习有三，即酗酒、瀆神和嫖妓，不管社会風气使它們多么流行，它們都是同上流人的身分很不相称的。只要一所房屋里不存在这三种恶习，那个家庭就一定有上帝的某种建树；因為它們是蔓延得很厉害的傳染病，几乎不是人性所能完全摆脱的。

酗酒是一种粗野的恶习，是一种十分骯髒的罪孽和戕害本性的暴力，因此我相信，如果全能的上帝不禁止酗酒，而把它規定为一項应尽的义务，那么許多人一定是宁可牺牲进天堂的机会而不願意履行这项义务的。酗酒的快乐似乎藏得很隱秘，因此未开化的异教民族是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的；只有这些北方国家中聪明的人民才把它发现出来，他們在恶习方面是老資格的能手，是恶行方面的行家，他們能够从丧失悟性上自得其乐，使自己为了解悶而愁上心头。

如果要为这个頗有来历的恶习写一部历史，那么显然可以看出，它是起源于乡紳之間，再由他們傳給穷汉的，而穷汉总喜欢仿效那些位分高于自己的人。在查理二世恢复王位以后，当举杯为英王祝福已成为王党与圓头党之間的分野时，酗酒的行徑开始風靡全国，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流行了四十年。士紳之流酷嗜这种卑鄙的恶习已到如此程度，竟然认为一个朋友或僕人如果不能喝几杯酒，就算不得是合适的朋友或僕人。到了今天，当我们贊揚一个人的时候，除提到他的声望外，还要說他是個忠实的酒友，作为一种附加的头銜；仿佛他的酗酒足以証明他的誠实似的。我們的上流人物先是自己鍛炼这种下流的本領，后来便达到傳授这种本



領的地步；他們很早就教導青年喝酒，希望把這一風氣有效地保存到下一時代。不僅如此，這種習慣已經普遍流行到這種程度，以致一位上流人物最主要的應酬賓客的办法就是把他的朋友灌得酩酊大醉；而他的朋友也十分願意接受他的款待，認為這是主人待客盛意的表示，但實際上他却應當感到這是一種恥辱，就如同他被主人從樓上一腳踢下來一樣。於是喝酒就變成了一門學問；如果不是很容易傳授，年輕人很容易學會，也許我們早就設立一所專科學校來傳授這門學問了。鄉紳中間的這種惡習在以下兩件事上進一步達到了極點：酗酒業已成為他們光榮的行為，成為他們對任何公共喜事表示高興的方法。在上議院辯論以後，當英王威廉被選上虛位的王座時，一位頗有身分的先生喊道，賈克，他媽的，賈克（他說），回家去告訴太太，說我們已經有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國王和王后了；燒起一堆象房屋那麼大的祝火，吩咐管伙食的讓你們這些狗養的都喝個醉。這裡是為了感恩上帝，對惡魔獻上了犧牲。其他的惡習是被當作惡習來犯的，人們偷偷摸摸地做，願意把它們隱瞞起來；可是他們卻如此貪杯，竟至於自鳴得意，以此為榮，並且盡量想鼓勵別人也染上這種惡習。一個最使一個好酒貪杯的人感到躊躇滿志的，是再三說起他在一次宴會上喝了多少夸特的酒，怎樣使某幾個老實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人們撒謊和發假誓後，總是設法掩蓋真情，並且覺得羞愧，他們也確有理由感到這樣。可是酗酒和尋花問柳卻成了人們自夸的成就，他們對這些事津津樂道，以此為個人歷史上的榮耀；怡然自得地讓世人全都親眼看到他們的放縱行為，使這一罪惡成為他們門閥的光榮標記，並當作上流社會的一種風氣來提倡這種嗜好。無論誰只要花一點工夫仔細想想我們的上流人物在家裡的習慣，想想他們怎樣在窮苦平民中間鼓勵和提倡這種酗酒的惡習，就會相信：如果我們說，現今所

流行的飲酒風气，起源于全国乡紳的身体力行，而他們本身又受宮廷的影响，那并不是对英国乡紳的誹謗。

有人也許会对此提出异議，而且也一定会提出异議，他們认为我們的貴族和乡紳很多都是体面的、德行高超的人，因此这种罪过并不是普遍的。对于这一点我們回答說：尽管有那种情况，这仍然是普遍的，因为这些乡紳虽然在消极的意义上並沒有犯我們所讲到的那些罪行，但由于他們沒有用公正不倚的精神执行他們所掌握的法律，他們在积极的意义上还是犯了罪的。哪里見過乡紳或治安法官曾对他的邻人，一位喝醉酒的、謾罵人的、荒淫的乡紳执行过法律条款呢？个人的身分已經成为公开作出最恶劣罪行的护身符，仿佛在人死以后的另一个世界中也有什么从男爵、爵士或乡紳似的，好像由于我国的風俗慣例使他們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稍稍高于他們的邻人，他們就可以免遭神譴，或者象杀害了泰恩老爷而被絞死的弗拉茨船长所說，因為他們是乡紳，上帝也會對他們表示三分尊敬。

如果真有什么理由，足以說明為何財翁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干那些不道德的勾当而穷人却不行，那倒還有話可說。如果有差別的話，差別也不在这里；因为一个穷人的恶习只影响到他自己，而財翁的不正經行为却影响所有左邻右舍，使生活严肃的人士生气，鼓励并使人們习惯于淫蕩，摧毀那些在德行方面尚无穩固基础的人們的薄弱意志。如果我自己的表走得不准，它只是欺騙我一个人罢了；但如果城里的大钟走得不准，受騙的就是整个教区的居民。乡紳是民众的領導者；如果他們好色貪杯，別人就会竭力模仿他們；如果他們抛弃恶习和酗酒，別人就不会沉湎得这么深，也不会这样喜欢它了。

因此，在有錢的人似乎享有作恶特权的情况下，想要靠惩办穷

人来实行改革，无异是单单排除結果而希望原因不再存在。

我們觉得有些人很喜欢独占一种恶行，他們打算使它全部归于自己；正如罗彻斯特勋爵<sup>①</sup>所自述的那样，他們必須象貴族一样地犯罪；偷偷摸摸的小罪恶是不称心的；他們下作的程度必須超过普通的規模，让全世界的人士都知道他們敢作敢为。

我們的法律似乎并不受理这样的案件，也許根据同样的理由，萊克古斯<sup>②</sup>才沒有制定惩处弑亲罪的法律，因为他不願意他的公民中間有这种罪名。

穷人可并不觉得恶行有什么体面，以致会研究犯罪大小的程度；我們在不道德的行为方面是很坦率的，正如我們在待人接物方面是很坦率的一样；如果我們喝醉了酒，那就老老实实是酗酒；謾罵和嫖妓在我們看来就十足是輕率的举动；我們在交談时說話痛痛快快；那些法官也是这样对待我們；當我們受审的时候，总是被判处加上足枷或送进感化院；可是當我們的紳士老爷耽于風雅的癖好。按照名門的門風而犯罪时，我們看到他們非但不受任何懲罰，反而常常得到不应有的賞封；恶行受恶行的惩处，而惩处又鼓励新的恶行。

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上流社会的淫乱、瀆神和道德敗坏是我国普遍道德淪丧的主要原因，但从現今执法的情形来看，它根本沒有受到我們法律的制裁；如果长此下去，就絕對不能移風易俗，也无法消灭瀆神和不道德行为；因此，專門懲罰穷人是對国王和議會的良好意图的嘲笑；只惩办穷人而让其他同样犯罪的人逍遙法外，是一种不公道的行为；穷人沒有財產贖罪，于是法官就利用他們的

① 指威廉·罗彻斯特(1647?—1680)，經常出入于查理二世宮廷，以生活放浪著称。——譯者

② 萊克古斯，傳說紀元前九世紀斯巴达的立法者。——譯者

貧穷来使他們受苦，这也是一种殘暴的行为。

对于这个問題，我們听到一些理由很不充分的辯解，必須加以探討，例如：

(1) 治安法官在接受告发以前，是个消极的法官，除非事实上有人提起訴訟并递进了宣誓陈述书，否則他是不去注意任何事情的。如果有誰把宣誓陈述书呈給法官，揭发某人讲瀆神的話或喝醉了酒，他就一定会也不得不对犯过者科以罰金；不管犯事者的身分如何，法律是鉄面无私的；因此毛病不在法律，也不在法官，而在于沒有人告发。

(2) 一个証人或告发者的名称是丢臉的，因此，单是打算告发某人公然違犯道德法律的企图，就足以使一个人声名狼藉，为社会所不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流氓和告发者是同义詞；褻瀆上帝的种种最公开的罪行随地可見，民政当局感到气馁，无法过問。

(3) 既然不可能有矯正的办法，而这种恶习又流行及于全人类，因此它似乎是天然弱点的附屬物，同人性糾纏在一起，彼此不可能分开。

下面是我們的答复：

(1) 固然，治安法官在某一方面是个消极的法官，只能根据告发行动，但这样的告发如果得到鼓励，是会源源送上門来；如果治安法官确实去了解他們附近一带的情况，他們馬上就会听到教区里許多不道德的行为；如果他們确实不顾情面，公正无私地对犯罪的人执行法律，他們馬上就会得到有关犯法者的姓名和事实的报告。并且，問題不在于沒有人告发，而在于他們沒有惩办那些已經有人告发的犯法行为。一个穷人告发一个大人物，这位証人受到打击，被告宣判无罪，而穷人却获得告发者的丑名；再說，我們的法官往往本身就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物；当人家听到治安法官

自己也象别人一样满口髒話的时候，誰还会向他告发，說某人讲了对神不敬的話呢？当治安法官本身就酩酊大醉，已經不能坐堂問案的时候，誰还会把一个醉汉扭送到他面前来呢？

(2) 而且，法官有权惩处他所亲眼看到的任何犯罪行为，追究他偶然听到的事实；如果他象泥塑木雕一般，坐視人們在他面前作出不道德行为，誰还該把一个穷人送到他那里去受罰呢？例如，我曾听見人們当着一位治安法官的面在滾球場上罵了千百句瀆神的髒話，而他却不加理会，隔了一个钟头打道回府，倒把一个喝醉酒的穷汉套上了足枷。

至于說告发是件丑事，这其实是习惯上的錯誤，也是有害司法的大罪过；要知道一切审判都必须以証人的作証为根据，而阻碍作証，就是阻碍司法；如果一个人在法官审問他的邻人的道德时居然羞于出庭作証，那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原因。

(1) 这是由恶行的成为一时風尚而产生的；它已經在人們的实际生活中普遍流行，因此要出庭反对几乎是大家所贊成的事情，好象是存心作对，不是迹近报复，便是帶有单純为了奖金而告发的那种唯利是图的无耻行徑的嫌疑。当然，如果告发不給奖金，誰也不願意招此麻煩；另一方面，如果奖金太多，爱面子的人就会不屑于干这种事，因为他們瞧不起那笔酬劳；而单純为了酬劳而告发，也确实有一点恶棍的气味；人們由于这些理由因而踟躕不前。

用中伤告发者的办法来打击人們揭发恶行的，正是我們所說的那些富人；具有乡紳气派的人藐視揭发，而穷人也习染上富人的脾气，象憎恶魔鬼似地憎恶告发者。乡紳們当初并不以制定法律为可耻，現在他們却不好意思去查究破坏那些法律的行为，这真是一件怪事；但是，由于有些人曾經把告发別人的宗教問題当作一种买卖，在这方面做尽了坏事，因此告发者这个名称已經在人們的心

目中留下极恶劣的印象，以致确实很难使有声望或有地位的人兴起告发的念头。

然而，我們的乡紳所以不能毅然决然地檢举坏事，主要是因为他們自己也犯着同样的罪恶；他們既然对那种事情本身毫无恶感，心里就怀着很多不良的謙遜和寬大，因此他們也就不能毫无顾虑地为了他們自己也干的事情去懲罰別人。

在执行取締不从国教者的法律的时期，我們曾看到許多有身分的人紛紛控告他們的邻居；他們毫不躊躇地亲自出馬去扰乱礼拜会和搗毀礼拜堂，宁可失敗也非亲自去告发不可；其原因是他們对不从国教派深恶痛絕；但是，我們从来沒有看見过一个不从国教派的乡紳或治安法官热心地采取这样的行动，其原因是他們贊成不从国教派的宗教信仰。現在，如果我們的乡紳和治安法官真正嫉恶如仇，确实把酗酒当作一种恶行来憎恨，他們就会热心地起来根除邻里左近的酗酒恶习，他們就决不会踟躕不前或不好意思去查究坏事、驅散酗酒的聚会，或者取締那些几乎象意大利的窑子那样准許公开設立的淫窟，即公共妓院。他們就会願意使各种恶行遭到禁止，并以参加这项工作而自豪；他們就不会不好意思出面去查究淫乱的行为，也不会害怕同有錢的邻居发生糾紛了。纵容犯罪是人們犯有同一罪行的結果，只有在那种行为清除以后，英国的乡紳才会或者才真正能够带有几分光荣感来着手鏟除他們邻居的恶习。

可是我认为，我們不难让人看到这种告发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也毋庸申述很多理由来为那所謂丢臉的事情作辯护。

英国的上等人士不必依靠法律、布告或告发人就能改良全国的風气；而如果没有他們的协助，世上一切法律、布告和諭令都将毫无效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們的执行力量；如果掌握法律执

行权的先生們不照章执行法律，成千上万个議會法案至多只等于一張布告；如果賞罰不均，处处照顾到人們的身分和地位，法律又何能照章执行？現在法律逼着治安法官前进，他們的主張是后面赶多紧他們就走多快；可是，要是治安法官起来推动法律，罪恶就会象風中的尘土一样在他們的面前消失，恶行就会立刻受到遏制；不过，除非治安法官自己能改过迁善，他們的邻居要人能改邪归正，使法官所要惩治的人中間沒有他們不敢触动的大人物，要不然我們就永远不能指望治安法官会把法律推行到无拘无束地戢止恶行的地步。

如果英国的乡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对恶习的流行，如果他們同它一刀两断，从而使它不齿于人，使酗酒和咒罵的恶习遭人輕視，不再流行，而染有这些嗜好的人因此将自貶身价，口出不洁和酗酒的人将被視為浪子，不配与正人君子为伍；果能如此，这 will 比法律所能施予的一切惩戒更有助于匡正其余的人們；恶行由于輾轉相习而蔚然成風，也必須以同样的方式来清除。如果乡紳們改正了錯誤，他們的家屬也一定会步其后尘。那时正人君子将不召納任何僕人、雇用任何工人或同任何店主作买卖，除非这些人同他們自己一样，是誠实的、严肃的；一个下流的、品行不端的、酗酒的僕人必須洗心革面，否則就得挨餓，就会得不到工作；由于行迹不檢而被开除的僕人，不会再有人收留；一个出言不逊的、沉湎于酒色的工人必須悔过自新，否則誰也不会雇他，狎妓纵酒的店主必須变得生活严肃，否則就会失去他所有的顾客，弄得一败塗地。利害关系和严肃的風气自会使我們这些比較穷苦的人面目一新，用不到什么脚枷或感化院；我們当然会生活严肃，因为若不如此，我們就要統統变成乞丐；那些酷嗜恶习不惜以丧失买卖或工作为代价的人，很快就会变得一貧如洗，沒有錢再繼續胡搞，因而

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断然舍弃恶习；用不到有人告发，一个耽于恶习的人立刻会臭名远扬，成为全城的谈话资料，每一个人见了他都会嗤之以鼻，敬而远之，唯恐人家看见他们在一起而疑心他们是一丘之貉；他将遭到各种嘲笑，受到应有的惩处，象盗贼一样得不到别人的怜悯。

所以，一言以蔽之，移风易俗这项神圣工作的重担，是在上等人物的肩上；他们是我国世风日下的根源，如果把这种根源消除，其产生的后果当然不再存在，恶习就将为人所不齿，为所有的人所耻于沾染了。

(2) 牧师在这一问题上也不应自认为与自己无关；因为他们们的生活过去曾经是而且现今在某些地方仍然是不道德的、放荡的，英国现在总算还不是牧师的天下，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既然作为我辈楷模的上等人物和作为我辈教师的牧师象我们一样不道德，我们这些穷苦的平民居然会不是现在这种情景，那倒是非常奇怪了。现在请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吧：教区牧师在布道时厉声斥责酗酒，治安法官把我的贫苦邻居加上脚枷，而当我知道正是这位牧师和这位法官昨天夜里还在一起喝醉酒的时候，请问我能从这两件事上得到任何感化吗？

也许我们不大知道，一个不正经的教区牧师讲道倒可能确实讲得很出色；而西班牙的那句俗话或许不但可以适用于肉体，也可适用于灵魂。倘能手到病除，何妨向魔鬼求医；但这句话对直率的、无知的乡下人可不发生效力；一个穷人在乡下小酒馆里喝醉了酒，第二天一位善良而正派的邻居对他说，哎哟，你这样放肆，难道不害臊吗？那个家伙说，害臊！干吗我要害臊？可不是，约翰老爷——罗伯特老爷……还有教区牧师，他们都象我一样喝醉过酒。请问你，为什么说是放肆？我听罗伯特老爷……说过，



愈是飲酒少，  
举杯更放肆。

一个布道精采而生活腐化的坏牧师，也許象一个笨拙的馬車夫一样，他拉开反开的門，让别人走进去，而把自己关在外面。这或許是可能的，但看来最合理的想法是：他們由于过着那种生活，已經成为阻碍自己和別人的手段。如果英国的乡紳和牧师能稍稍反省一下他們确实負有罪責，他們就会发现自己罪孽深重，因为他們已經用自己的榜样把大部分国人导入了罪恶，并鼓励他們愈陷愈深。

这一部分牧师的毛病或許可以由他們的上級加以糾正，因而也許比其他的人好办；可是乡紳是独立的，他們如果不志願改过，他們的恶习就无法戒除。我們英国人的生活受風气和习俗的影响頗大。只要乡紳使恶行成为过时的風尚，他們就能有效地把它肃清；可是要用强力来肃清它，似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个說理粗淺的請求是向乡紳和牧师提出的，医师們，請你們自己医治自己吧；如果你們先断然戒絕酗酒和不正經的恶习，如果我們不学你們的榜样，那你們尽可以把我們加上足枷，送进感化院，高兴怎样懲罰我們就怎样懲罰我們；如果你們先戒絕宿娼，那你們尽可以为了奸淫或私通而在我們的額上烙印，或者判处流刑，或者絞死我們，而且你們这样做是受人欢迎的；但是，在一夜的花天酒地以后而立刻来作反对酗酒的布道，为了也出諸你們之口的同样瀆神的話而懲办一个穷人，这就是世上最不公道的做法，其本身絲毫无补于法律的真正用意——移風易俗。

大家公认，英国的乡紳和牧师中間有很多严肃的、虔誠的、遵守戒律的人士，希望这些人不致认为自己在这一呼吁中受到攻訐或損害；如果沒有他們這些人的話，就决不会制定出惩治这些恶习

的法律，因为誰也不会制訂法律来惩办自己；法律所要譴責的，不过是犯罪的人，譴責他們的目的不外乎是要他們知道，目前的世風日下是他們放蕩淫佚的結果，而他們也是有办法通过以身作則重新挽狂瀾于既倒的；这样，英王才不致白白地发布諭告，議會也不致白白地制訂法律；而使我們在英国能够重新过基督教徒和正人君子的生活，使上帝益增其榮耀，为現今的英王和議會增光，因为英王和議會已經公开表示要在我們中間推行移風易俗的偉大工作，虽然至今还很少成效。

# 計 划 論

## 序

献 給

达尔比·托馬斯先生<sup>①</sup>  
国王陛下下的玻璃稅管理委員  
之一兼任其他职务等

先生：

当我把这篇序文奉献給您的时候，我并没有把您看成是我有幸在他的屬下为国王陛下服务的委員和兼任其他职务的官員；我也不是把您当作我的朋友，虽然我有很大的責任那样做；我只把您看成是本书所談各种問題的最适当的評判人，认为您比絕大多數人都更能辨別和了解这些問題。

书籍只有对那些稟賦适于了解其內容的人才是有用的；把一本有关計劃的书獻給一个沒有費心想过这方面問題的人，就如同向一个不懂得欣賞音乐的人演奏音乐一样。

显然，您具有評判这些事情的能力絕不会使您蒙受投机者的恶名，这正如一个人洞悉坏人的各种阴谋詭計和狡猾伎俩并不等于就犯下了他們的罪惡。

本书中有几章是由于接触目前对法战争<sup>②</sup>中的公共事务而引

---

① 达·托馬斯(Dalby Thomas)是經營西印度貿易的一个大商人。——原編者

② 英王威廉三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宿敌和竞争者，他即位后，便在英国商人和制造場主的积极支援下开始对法作战，战争从1689年开始，到1697年終止，世称“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四年后战争又起，规模更大，即所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譯者

起的特別考虑的結果。世界上一切被卷入这样殘酷的一場战争中的商业国家所受生命财产的損失,已經落到我們每一个人的身上,而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受害最小的人。如果这种情况促使我和其他的人都注意发明和計劃<sup>①</sup>的問題——这些就是本书的題材——这不过是一个証明,証实了我所提出的举国上下热中于計劃的原因。

我在这本书上有一个不幸的遭遇,那就是:书中的大部分思想都被我保持了将近五年之久,所以有些見解看来象是別人发现的,有些象是公众想出来的,这就反客为主了,好象是我剽窃了別人似的。

特別象海員問題,这您是完全知道的:还在登記海員的法案提出以前,我就早已想出了这个計劃;此外,如妇女教育問題,看来我不得不声明:早在名叫《向妇女們进一言》的那本书出版以前,我就已經形成这个想法了。我說这些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独創能力,而是为了表明我並沒有剽窃別人的思想。如果說我侵犯了世上哪一个人的話,那惟一被侵犯的就是您本人,在本书《論銀行》一章中,关于郡銀行和商站的某些見解是从您那里得来的;所以我认为我对妇女或海員問題的提議和有关的那本书或者登記海員的公共方法一点也不并不冲突。

破产产业調查委員會成立以后,有人說我的这一提議是从荷兰人那里搬过来的。假使荷兰真有象这样的委員會,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至今依然不知道;即使就算我知道,我希望这并不妨碍我們在英国成立同样的委員會,特別是它果真能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对公众是有利的話。

---

① 笛福在这里用的“計劃”(Project)一詞含义很广,包括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創造,工农业的改良,創立和发起各种公司企业,还包括各种投机活动在內。——譯者

关于本书談及的互助会問題，我想不会有人和我爭論，因为我們已經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会在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指的是您慨然出任理事的“寡妇互助会”。

互助会的范围极广，正如我提出的，它可以推广到許多特殊方面。我略去了一种曾同您当面談过的互助会，在这种互助会里，不同行业的一百个商人共同約定：彼此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物品，而不向别处购买，价格和付款問題由他們彼此之間解决，这样一来，他們就可以每人有九十九个主顾，永远不会缺买卖了。我可以在本书中連篇累牘地列举类似性质的例子，不过，我决不打算用瑣碎的細節使讀者厌烦。

您很快就会看到我在本书中向公众提出的設立年金局的建議，这为的是救济貧民；这种办法如果受到贊助，就能在各方面达到如我所說的一切巨大成就。

我已經写了許多篇关于貨幣和把劣币改鑄成标准币<sup>①</sup>以及本位貨幣等問題的論文；但是研究这一类問題的大人物是如此之多，而我又不同意其中某些人的見解，因此，我就不敢把这类問題笔之于书了。

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沒有談及財源問題。我只坚持这一点，即：不論是在貨物售出时征稅，或者按存貨征稅，或者征收复合稅（順便提一句，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征稅办法），总之，不論用議會乐意采取的哪一种办法征稅，零售商似乎总是要求我們担負賦稅，如果說要向他們征稅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們的景况特別好（虽然这可以是理由），这也是因为王国的其他一切阶层的景况特

---

① 此句的原文是 bringing in plate to the mint，句中 plate 一字只有作“測量金屬貨幣厚度的量板”（gauge plate，见哥倫比亞大百科全书《造币条》）解較妥，因此这里轉譯为“把劣币改鑄成标准币”。——譯者

別坏的緣故。

此外，零售商又是惟一能够納稅而受損失最小的人，因為他們能够把它通过貨物的价格轉嫁給顧客，他們只不过是為他們的店鋪多繳一點租金罷了。

制造品零售商，特別是和國內貿易有關的那些零售商，還從來沒有被征過稅，他們的財產或人數都不容易計算；貿易和土地已經被我們搞得够慘的，現在，能够繼續負擔戰費的后备力量就是這些零售商了。

如果按照應征的稅額征收地稅，零售商理应向國王繳納比曾經提出的全部帳單還要多的稅款，對此，我想我敢大膽地說，他們現在拿出的錢還不到那筆款項的二十分之一。

如果國王下令對估稅員做一次調查，對一切被發現有舞弊行為的人提起公訴，並規定誰能告發估計稅額低於法案嚴格規定的標準的，誰就可以獲得賞金，我們將會發現在登記中有無數舞弊和縱容作弊的情形。

在一般的稅收中，如果說有人可以免稅的話，那應該是繳不起稅，或者至少是因納稅而缺穿少吃的貧民；然而現在却成了這樣的情況，一個每天只掙十二個或十八個辨士的貧苦工人那怕只喝一杯啤酒，也得拿出十分之一的錢繳酒稅；他在一年中向國王繳納的稅款實在比鄉間一個店主還要多，而這樣的鄉間店主却可能是鄉議事會員、或許擁有兩三千鎊的財產，他自己釀造啤酒，却根本不繳酒稅，而他的財產當征收地稅的時候可能只被估值一百鎊，每年僅僅繳納一鎊四先令的稅款，但是，如果嚴格地執行法案的規定，他每年就應該向國王繳納三十六鎊。

假使有人問我這應該怎樣補救？我的回答是：應該採取某種辦法使每一個人都能按照他的財產多寡繳納應繳的稅款，並且，應該

按照这一法案的真实意图和意义来严格执行;为此目的,应该由国王陛下完全满意的十二个人組成一个估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委員应该三人一組分赴全国各地从新估定动产,而不是去估定土地的稅收。

原有的一切稅册、戶口簿、济貧稅册和路稅册都应该交給这些估稅員;通过对人們的生活状况和公认的財產进行适当的調查,每个人的动产都应该在不容許作弊的情况下从新据实估定;公认有一千鎊財產的人应按一千鎊征稅,其余的依此类推;对拥有两三万鎊財產的、过分豪富的商人也应该按照他的財產征稅,在全国都一致使用簡單的英語和簡便的处理方法。商人和地主应该拿出我們叫做“邻里費”的一份;当穷人掏腰包的时候,富人不应该被放过。

我們在书中曾讀到这样的故事:君士坦丁堡<sup>①</sup>的居民忍心让自己的城市因为不能及时地得到城防捐款而淪陷,当仁慈的皇帝挨門逐戶向他們劝捐的时候,他們都向皇帝哭穷;然而,土耳其人破城以后,在城里却发现了惊人的巨額財富,連土耳其人都不禁对该城公民的吝啬气度感到惊愕。

英国(議會以及它对公共捐稅的慷慨大量当然是例外)和君士坦丁堡很相象,我們卷入了一場危險的、花錢的、但又是最公平和最必要的战争,而王国中最富有的人却在哭穷,如果他們能做的只是企图从公众眼中把自己的財產掩藏起来,让估稅員估低自己应繳的稅款,那么法国人,或者詹姆士国王<sup>②</sup>,或者魔鬼就会光顧他們。

委员会将会发现的就是这些人,在这里,他們将会发现拥有两

---

① 东羅馬帝国首都,1453年为土耳其人攻陷。——譯者

② 指詹姆士一世。——譯者

万镑财产却只按五百镑资本缴税的人。在这里，他们也将发现哈克萊<sup>①</sup>附近有一个这样的富人，今天的税册上只估了他一千镑资本，而明天却会拿出二万七千镑来买一份产业。

在这里，他们还会发现朱塞亚·却尔德爵士也许只按五千镑，或者比这还少的资本向国王纳税，而他的现金毕竟有多少却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我可以指名道姓地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而不会冤枉那些先生。

我不想多谈细节了，我敢肯定：伦敦的某十位先生缴纳的地税加在一起，还抵不上按照他们当中最穷的一个按照公认的实际拥有的动产（我们叫做资本）应该缴纳的二分之一。

我不想追究这种欺骗应该归谁负责；这不是我分内的事。我只希望有权惩罚这种行为的委员会对这种情况进行查究。不过，我敢谦恭地说：由于这种情况，国王受到了欺骗和莫大的侮辱，国会法案的真正意图没有得到贯彻，国家由于致命的亏空和利息而负债累累，同国的人也受到了侮辱，还引起了新捐税的兴起。

本书的最后一章建议把英格兰境内的一切海员都登记到国王的税册上，只这个问题就值得单独写成一本书，我有小小一卷我自己做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计算和详细例证，不过，我以为要把它发表出来未免太占篇幅了。简括地说，我认为：如果向管理这一事务的有关人士提出这种方法，绝大部分的钱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筹得，而对过去一直在负担战费和将来要负担战费的人不会有什么损害。

据说对投机者的话一般至少要打个对折。投机者总是满嘴几百万、几百万镑地大吹自己的建议，所以我没有把我计算出的巨额款数谈出来。但是，我敢不揣冒昧地说，我可以根据这样一种提

<sup>①</sup> 伦敦的一个大主教区。——译者



議包征每年三百万鎊的稅款，而且保證完全能够繳齊。我对这种方法的價值抱有這樣的看法：當它實行以後，國家可以因為有這筆稅收，額外再得到三百万鎊的收益，這事虽極奇怪，却不难辦到。

在《關於學院》一章中，我冒昧地譴責了各種罵人的習慣。我無意為此而道歉，因為一個人不应当害怕揭露誰都應當耻於去做的事情。然而，我想我似乎也有些觸犯我自己的戒條，這就是：當讀者讀到我這段反對謾罵的文字的時候，不得不重複某些最难聽的罵人的髒話；不過，關於這一點，我有這樣的答辯：

首先，我發現自己如果不把那些話原封不動地寫下來，就很难表達出我的意思，至少很难說得明白。

其次，這些髒話只是为了揭露惡習才重複的，它所能沾染讀者的程度，有什麼理由說比反對淫蕩的布道文對聽眾的壞影響更大呢？因為它必然會導致聽眾聯想到所說的事實；但是每一個行動的是否道德將取決於它的目的，所以如果讀者在閱讀中因為使用不當而使他自己犯了我企圖通過寫作加以揭露的過失，其過在他而不在我。

除因需要計算使我不得不討論細節以外，我在本書中始終力求簡要。同時，我在書中盡量避免妄自尊大的表現，即使在序文中也不例外。因此，現在簽上我的名字就此結束罷。

最感激您的賤僕，

丹尼爾·笛福

## 導 言

誰都承認，需要為發明之母。現在，需要已經如此劇烈地激發了人們的智慧，因此，把這個時代叫做“計劃時代”以便和其他

时代区别，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尽管以往在战争和社会动乱时期，似乎也激起过类似的发明兴趣，不过，我认为我们无妨不偏厚现代地说：在商业事务和国家民政方面的计划和发明上，以往各时代从来也没有达到象今天所达到的程度。

指出现代技艺之所以登峰造极的原因，也不是一件难事。有些人把这种情况归因于国家的普遍贫困，我不同意他们的这种悲观论调，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容易证明，国家本身作为一项资本总额来看，丝毫也没有因这场漫长而花钱的战争变得贫困，恰恰相反，它自从有人居住以来，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富足过。

有人说，我们生在现代非常幸福，我们比祖先聪敏；这种说法我也不完全赞同，不过，同时我得承认：科学和技艺上某些部分的知識在现代确实得到了前人所见不到的种种改善。

战争的技艺（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最完善的知識）足以证明我说的话，特别是在指挥军队和进攻武器方面。看一看各种地雷、战壕、攻击和宿营的新方法吧，那些在进攻和扎营中使用的、还来不及起名字的各种新发明真是不胜枚举；看一看各种新式的炸弹和闻所未闻的七至十吨重的臼炮吧，我们的舰队装上这种炮以后，远在两三哩以外的海面上就能够发挥出好象全能的上帝一般的威力，真的从天上向建筑在坚实的土地上的城市降下硫磺和火雨<sup>①</sup>；再看看我们新发明的“地狱之子”吧，这是一种肚子里装着雷电和可以造成地震的机器，能够摧毁最坚固的堡垒。

这个时代充满了空前众多的投机者，他们想出的无数主意除了那些在头脑里流产似的一产生就破灭了、刚一传出来就化为乌有的以外，他们确实每天都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想到过的赚钱计

---

<sup>①</sup> 据圣经《创世纪》，上帝曾因所多玛和蛾摩拉这两座城市罪恶深重，从天上降下硫磺火把它们焚毁。——译者

划、新的发明和机器。如果要我寻求形成它的原因，我是說，如果要我考查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我以为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这场战争一开头带来的劫夺和损失是非常惨重的，这主要得怪商人自己经营不善，他们当时没有真正了解到将要遭受什么样的危险；因为在我国海军部还不能确定在世界各地停泊军舰的军港、护航队和巡洋舰的分布以前，法国就在海上布满了私掠船<sup>①</sup>，夺走了数目难以置信的我国船只。我听到某些自以为擅长猜测的人计算过这笔损失，在战争的头两年或三年中，船只和货物的损失高达一千五百万英镑左右，如果折算为法国货币，就不下一亿九千万里弗，会使一个神经衰弱的会计吓得摇头。这笔沉重的损失主要落在国家的贸易部门，主要是落在其中的商人身上，而他们之中主要受损失的又是那些能力最优异的商人例如保险商等等；在这种打击之下，王国中最杰出的商人垮下去的数目多得惊人，下院有一次通过了一道救济因对法作战而受到损失的保险商的议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略知其梗概。如果说许多人垮了，那么，明显感到自己的财产每况愈下的人就更多，他们在损失了大部分财产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着生活。这些人无可奈何，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形形色色的设计、发明、贸易、资本、计划和一切办法，力图挽回自己的财产和一落千丈的信誉。原因也许就在于此，这还可以从下面的情况里看出来：虽然我不相信我们说法国如何贫困不堪等等的大嚷大叫（如果这些话有一半是真的，那么法国人肯定要算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了），毫无疑问，法国也遭受了战争的损失和破坏；然而，在那里，贫困主要落在比较穷的人头上，他们想不出这样多的发明和类似性质的办法，他们具有另一种性质不相同的

---

① 在战争期间特准劫夺敌方商船的武装民船。——译者

才能。談到比較能干的和上流的法国人，当他們穷极无奈的时候第一条出路就是从軍，他們很少从軍隊里再回来单靠辛勤劳动掙一份产业，他們不是在戰場上脑子开了花，就是在那里发了財。

如果說在任何行业中只有勤勞才能得到成功，那么在商业界，恐怕这样說才更确切：比起任何人来，商人更加依靠智慧生活。尽管有些人把对外貿易看成是一条由海关庇护的康庄大道，实际上它一开始就无一不是計劃、設計和发明。商人所筹备的每一次新的航行都是一个計劃，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奇异的情报的帮助下，船只随着市場和商品的千差万別由一个港口开到另一个港口；有些情报是如此的詳尽、迅速和准确，往往使商人不出門而坐在自己的帳房里就能同时和已知世界的任何部分取得联系。这种情况和旅行使一个十分地道的商人成为世界上最聪敏的人，因而在迫于无奈不得不另想生活門路的时候也是最能干的人；依照愚見，本书在討論的題材中所涉及的种种計劃都是从这种人中来的。在这种人身上很容易追溯出他們的本行是銀行、股票、股票买卖、保險、互助会、彩票等等。

此外，我們还可以提一提下院一年一度对財源所做的长期調查，这已經成了一个使全国一切人都忙碌起来的运动，我恭請尊貴的議院注意下列情况：通过地稅、人头稅等普通手段开辟的一切財源的絕大部分是否已由商人手中交給議會，并且，大部分款項是否已由他們繳齐。

不过，我这篇文章只在于討論这种風气在国人中流行的原因；这种原因大概就是我所談的，也許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将留待日后証明。

对于这种計劃的才能所致力的各种行业和作者們的天才所傾

向的各种方法，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观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沒有利害关系的观众，因此，或許能够有某些好处——更容易看出演員的“毛病”。如果我这篇文章提出了任何新的东西，或者发现了某些有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任何設計的問題，誰都可以对本文所提出的有关改良随意加以利用；如果本文揭露了目前发生的任何欺詐，我並沒有具体地想到任何集团或个人。

一般地說，我所討論的各种計劃的性质都是有利的于公众的，因为它们有助于貿易的改进和穷人的就业以及王国公共資本的流动与增加；不过，这种計劃都是假定建立在发明才能和提出改进的誠实基础之上的，尽管我承认創造者主要是为自己謀利益，然而，同时也必須符合于公众的利益。

因此，我們必須把目前的各种計劃区分为誠实的 和 不誠实的。

現在，有人，甚至有极多的人，天花乱墜地大吹其美妙的发现和新的发明、机器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由于这些主意很新奇，加上这些人的鼓吹，說什么只要預先垫出为数若干的錢，就能够制造出如此这般的机器，干出大事业等等，这就使輕信的人兴致高涨到这样的程度，他們仅仅凭借着一綫虛无縹緲的希望，就成立了公司、专利权委员会<sup>①</sup>，确定职员、股份和帳簿，筹集巨額資本；这些人把一种空想吹擂到使人們紛紛受騙，拿出錢来购买一个新拆白企业的股票；当发起人把这场玩笑开到他們自己的股份全都售出以后，他們就逃之夭夭，听任这陣烏烟瘴气自行消散，让那些可怜的买主去互相爭吵，到法庭上解决結帳、过戶以及狡猾

---

① 此处原文为 Chose Committees, “Chose” 意为“物财产”，是一个法律术语。这里恐怕是指“訴訟产”（“权利财产”），即不能实际占有而可以通过法律保持其权利，因此譯成“专利权”委员会。——譯者

的发起人在他們中間播下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爭端，把失敗的过錯归到他們自己身上。这样一来，股票开初是逐漸跌价，这时候，誰脫手的及时誰就占了便宜，它一直跌到象小銅錢一样，最后連一个子儿也不值了。我看到过許多靠吹牛和利用信譽卓著的有关人士的名字搞出来的合資公司、专利权、机器和企业的股票，就是这种情形；这种股票的价值被吹为一百鎊，实际上只值这个数目的五分之一（有的多一些），随后越来越不值錢，在股票交易市場上跌到每股十二鎊、十鎊、九鎊、八鎊，乃至最后誰也不买了；一句話，它成了“一文不值”这个詞的一个很好的新代名詞，許多人家都因为购买股票破了产。如果我举出亚麻布制造場、硝石工厂、銅矿、潜水机器、蜡烛等企业的名字作为这种情况的例証，我想，我大概不說假話，也不会冤枉某些劣迹昭彰的人。

我可以繼續討論这一方面的問題，揭露股票經紀人、工程师、专利权所有人、委员会以及我們极确当地称之为“掮客”的那些交易所騙子的詐騙和詭計；只是我还不屑于干这种事；不过，对不甘让自己的財產被这种騙子的新发明騙去的人，我可以請他們記住一条普遍的規律，那就是他們應該注意到：凡是有詐騙嫌疑的人，在他們的建議中肯定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你的錢一定要在試驗前交給发起人。我在这里本可以穿插一段一个正好騙到我本人头上来的专利权販子的趣事，不过我想在另一个場合再談它。

尽管如此，我們並沒有理由因此便不去鼓励那些目的正当而建立在誠实基础上的发明；同时，我們也沒有理由反对那些正当設計的任何創造者享有他自己的发明才能結出的果实。我国議會准許首創者享有十四年专利权的法案就完全承认：凡是发现任何可能有益于公众的事物的人都應該得到应有的奖賞。毫无疑問，在貿易、技术和手工艺、商品制造或土地改良等方面对社会有莫大利益

的新发现，一点也不亚于世界上一切学院和皇家学会在自然界方面的任何发现。

誠然，在各种不同的新发明和計劃之間是有着差別的。工場制造或土地方面的改良有助于公众的直接利益和穷人的就业，而有些聪敏人想出的計劃却帶有一种“欺騙的模样”和魔术的色彩，使人冒各种不必要和不寻常的危險，这两种計劃当然也不相同。不消說，我承认这一点，而且，喜欢第一类的計劃，然而另一类計劃中有一些已經因成功而变得神圣化了，否认它們将是一种瀆犯命运之神的行徑：看看威廉·菲普斯爵士<sup>①</sup>寻找失事船只的航行吧；这完全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計劃，一次成功机会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摸彩；这一場冒險一旦失敗，誰都会甚至羞于承认自己和它有关系，这趟远航会和唐·吉訶德<sup>②</sup>攻击風車一样的可笑。天呀！这些人居然跑到三千哩外的汪洋大海上去打撈西班牙的銀币；当然囉，要是失敗了，他們这件事就会被人当作笑話編成歌謠，商人对每一件靠不住的冒險就会这样說：“这簡直象菲普斯寻找失事船的航行。”然而，它却成功了，現在还有誰非难这个計劃呢？

命运之神的法律最不公平，

傻子得意，偉人反受欺凌。

法兰西斯·德萊克<sup>③</sup>打敗了西班牙装甲舰队，

假使当日沒胜利，他不过是一个海上盜匪。

---

① 威廉·菲普斯（1651—1695），美洲殖民地总督，曾两次前往西印度群島搜寻沉船中的财宝。他在第二次搜寻中，找到了一笔据說价值三十万鎊的财宝。——譯者

②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訶德》中的主人公，这位醉心于騎士精神的人把風車当成巨人，持矛向它进攻，結果吃了大亏。——譯者

③ 法兰西斯·德萊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和海軍名将，他做过海盜，販过奴隶，1587年曾率領三十艘战船冲进卡迪茲港，毀掉了西班牙正在集結中的舰队。——譯者

华尔特·罗利爵士<sup>①</sup>找不到敌舰，心机枉费。  
到头来只落得被判死刑，犯下了叛国重罪。

只有当事业获得成功，  
人力才多少显出些作用：  
人人都尊重幸运的纨绔子，  
昌盛的事业总被人誉为明智。

不过，这一类计划并不会遭到不诚实之讥，除非我们这样说：一个人对他自己和他的家庭都应该诚实，因而不应该把自己的财产扔进不切实际的、靠不住的冒险事业里去。机会即使是如此的靠不住，然而竟有人碰上了，威廉·菲普斯爵士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之一，他在远离一切海岸的公海上，居然从四十多年前沉没的一艘西班牙旧船里捞到了价值将近二十万英镑的西班牙银币，满载着一船白花花的银子回来了。

### 计划的历史

当我说到要写一部计划的历史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介绍或有系统地叙述以往所知道的科学和技艺方面一切必要的发明或改良；我只是打算按照为目前一般人所接受的这个字的含义，对“计划”和“构思计划”的情况做一番简括的说明，要知道这些事的本源并不需要追溯到多久以前。

各门手艺的发明及其机器和手工工具的改良都需要一张追溯

---

<sup>①</sup> 华尔特·罗利（1552?—1618），英国政治家和航海家，1592年曾率领一支舰队进攻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装甲舰队，可是不久即被女王召回囚禁起来。他最后因为和詹姆斯一世冲突，1618年以叛国罪被处死。——译者



到亚当的长子的年表；迄今为止，每一个时代都提供了一些新的发现。

如果大家认为挪亚造方舟<sup>①</sup>是一件人类的工作，那便是我讀到的第一个计划；在那个聪敏而罪恶的时代<sup>②</sup>，在比較庄重的人看来，恐怕沒有比这件事更可笑的了，所以可怜的挪亚为造方舟受尽了嘲弄；假使他不是得到上帝非常特殊的指示才动手工作，这位善良的老人准会因为人家譏笑他干的是最愚蠢、最可笑计划而不再干下去。

巴別塔的建造<sup>③</sup>是一項真正的计划。因为如前所述，按照現代的字义來說，“计划”的真正定义就是一項大到无法經營从而大都难免要化为泡影的巨大事业；可是尽管它們的規模巨大，甚至大到如计划者所提出的那样，下面这个故事对它們說来却也是正确的：按照老故事來說，如果孵了这么多的蛋，就会孵出这么多的小鸡，而这些小鸡也将会生这么多的蛋，这些蛋又会孵出这么多的小鸡，依此类推，一点也不假。所以我們也可以千真万确地說：如果古人能够造一座屋頂通天的房子，他們就永远不会再在地上被水沒頂，他們只不过是忘了測量天有多高罢了；就和其他的计划一样，這項计划仅仅是因为經營不善才失敗的，否則它准会成功。

然而当一切竣工以后，这座建筑物和它那插入云霄的高度就标志着世界孩提时代的人类具有多么淵博的知識，要知道他們当

---

① 聖經《創世紀》，神用洪水淹沒世界以前，命挪亚造方舟保全他一家人的生命。  
——譯者

② 据《創世紀》挪亚时代的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終日所想的无非是恶，因而神才使洪水泛濫。——譯者

③ 据聖經《創世紀》，洪水以后，世上的人在示拿平原烧砖筑城塔，塔頂通天，上帝大惧，变乱了众人的口音，分散了众人的力量，这座沒有完全竣工的城塔就叫巴別。  
——譯者

时并没有任何可資借鏡的試驗或发明的先例。

当身負罪愆的我們的祖先父老，  
如此把巨大无比的天梯建造，  
这桩劳而无功的事业遭到我們的嘲笑，  
沒有效果的行为很少被看成主意妙；  
可是宏偉的遺迹倘若能保留到今朝，  
那段未开化时代的知識我們就不敢小瞧。

我相信我可以就這個問題作一番非常有趣的說明，不过我不打算这样做。有人喜欢引用所罗門的話，“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現在有的，在我們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sup>①</sup>可是我毫不怀疑近代已經有了某些相当了不起的發現，产生了人类許多独創的发明，無論就部分或全体來說，这些东西都是世界上从来所沒有的。我只主要地提一提磁石在航海中的使用和火药及火枪的推广；說到发明方面，世人都以为这几样东西完全是在那些特殊时代发明的，正如他們认为制造銅鉄利器的祖师是土八該隱，发明音乐的人是他的兄弟犹八<sup>②</sup>一样。談到手艺人的机械和工具，我敢說，現代可以拿出許多以往連想都沒有想过、因而更加談不上仿造的东西；一种东西如果在以往有过某种和它相类似的玩意，我絕不把它叫做真正的“发明”：我认为把它叫做“改良”更为适当。就手工工具來說，現代发明了一种我們称之为“針織机”的机器，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工具比它在毫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更加体现了真正的发明才能；这种机器的构造非常匀称，工作起来十分巧妙和成功，在好奇的人看来，也許以为它絕不只是一种普通的机械构件；关于这一点，我指

---

① 所罗門是古代以色列的名王，以智慧著称于世，这句话出自聖經《传道书》第1章。——譯者

② 据聖經《創世紀》，这两个人是該隱的后裔。——譯者

的是在每家織袜者的頂楼上都可以看到的机器本身。

在上一次內战<sup>①</sup>的时候，計劃之風虽已略見端倪，可是它作为龐然大物而誕生却毕竟是从 1680 年才开始的，所以，我把目前举国热中于計劃的根源只追溯到 1680 年为止。我承认每一个时代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种性质的东西，而且給我們留下了某些非常巧妙的計劃，讓我們尝一尝他們成功的滋味，例如供应倫敦城用水的水厂和以后的新河，它們都是非常巨大的事业和完美的計劃，都曾冒过可能失敗的危險。在国王查理一世时代，人們作出了无数不通过議會而只依靠专利和御璽筹錢的計劃；不过，这些計劃都是非正規的，不在我們所談的計劃之列，因为象这样的計劃，法国也同样多的很，它們与其說是計劃，倒不如說是策略，在倫敦大火<sup>②</sup>以后，有人发明了一种救火机，据說，这是一項使原发明人賺了一笔大錢的計劃，而且，我們发现它确实也非常有用。然而，直到 1680 年左右，技术和手工艺的計劃才漸漸真正問世。国王查理二世的叔父魯珀特亲王对有关机器和机械装置这方面的事物給予莫大的鼓励，而威尔金斯主教<sup>③</sup>对此則著书立說，賦予以理論，这位亲王曾留給我們一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金屬；据我所記憶，这方面的第一个計劃就是用这种金屬鑄造大炮和钻制炮筒，这两道工作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方法进行的，可惜这种方法随着亲王的去世而失傳了，使承办這項計劃的人遭受了很大損失，因为这位承办者

---

① 指 1642—1648 年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国内战争。——譯者

② 指 1666 年倫敦大火。这次大火延燒 4 天，焚毀了倫敦五分之四的房屋。——譯者

③ 約翰·威尔金斯(1614—1672)，他的妻子是克倫威尔的妹妹。他写过許多篇科学幻想的文章，幻想过后人可以到月球去旅行，用水銀和远方的朋友迅速通信，倡議使用世界語等等。笛福在这里提到的計劃可以在他的《数学魔术》一书中找到。在这本书里，他认为把数学运用到机械上可以造出风力車和潛水艇等。——譯者

为了进行这项事业，不惜工本在哈克莱沼泽建立了一座叫做“坦普尔”的水磨工厂，这座水磨工厂可以顺利地进行的每一项事业的每一部分工作；我在一艘叫做“查理国王号”的一级战船上看见过这种炮，炮色发红，既不象黄铜也不象铜。我曾听说政府提出过某些不准许这项计划继续进行的口实，不过，我不想提它们，因为我并没有确凿的根据。以后，我们又看到了一种马拉的水上机器，专门用来拖曳逆风和逆水的船只；还有一种用以吊起压舱物的机器，这种不成功的机器在亲王生前就荣幸地得到了制造、展览、试验，而最后被搁到一边去了。

如果我们说这种计划是在亲王的引导下问世的，那么，在亲王死后，它便成了一个简直没人认领的孤儿，直到前文提到的菲普斯船长（后来的威廉爵士）那样成功进行的打捞失事船的航行为止；菲普斯的奇迹刺激了许许多多的人想法为自己寻找一点门路。在他以后，我们的莫尔登特勋爵，约翰·纳尔博罗爵士和好几个地方的其他的人都立刻相继效法，而他们的成就很快地使他们厌倦了这种工作。

我不能不提一下如此知名而且还在实行的“一辨士邮政制”<sup>①</sup>，也不能忘了它的发明人道克莱先生，他在这项事业上曾受到损害，事后幸而由议会主持公道对他采取了某种补偿的措施。这项试验证明出是一桩高尚而有用的计划，当我们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位因此声誉鹊起的创办人。

毫无疑问，一个人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好主意，一个其主要目的

---

① 一辨士邮政制是一项私人投机事业，承办本城的信件和一磅重以下的小包裹的寄运，城内收费一辨士，郊区收费两辨士。这项事业于1683年开始兴办，由于牵涉到国家邮局的收益问题，法院曾判决剥夺承办者道克莱在这项事业上的收益。不过，道克莱在1690年得到了赔偿，在1697年并被任命为一辨士邮政的监查官。笛福文中所指的就是这件事。——译者

能够两全其美(公私两利)的计划，結果竟是公众坐享其利而发明人反被撇开，这对发明人来说的确是太不公平了，而这种不公平必然使許多良好的计划得不到鼓励；不过，随着公共环境的更替已重新恢复了淪丧的正义标志，就毋需再恐惧这类不公了，道克萊先生已經滿意地看到往日的損害被消除了，并且得到了光荣的补偿，而做出这种补偿的人并没有損害过他，他們这样做純粹是出于对他的創造才能的尊敬。

在此以前不久，有好多人在某些大人物的贊助下从事建立外国殖民地的活动，象威廉·潘恩、安·夏夫斯伯利勛爵、考克斯博士等等，他們在宾夕法尼亚、卡罗里納、东西澤西以及其他类似地区进行活动。我并不把他們的活动叫做“计划”，因为他們不过是在进行过去早就开始了的活动而已。可是，公共合資事业开始由此形成，加上早先建立的东印度、非洲和哈德遜灣公司，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行业，我們給它起了个新名字叫“股票买卖”，这种买卖一开始只不过是一个人偶然把股份和股票简单地轉让給另一个人，这和人們通常割让产业并无二致。然而，这門生意被汇兌捐客抓住了，經過他們的苦心經營，便变成了一門行业，一門在經營中空前需要使用阴谋詭計和狡猾手腕的行业，其性质之奸詐使过去一切貌似誠实而暗使譎詐的行当都望尘莫及；因为当捐客把持着押宝盒的时候，他們使整个交易所变成了賭徒的世界，任意抬高和压低股票的价格，往往使买卖双方都天真地准备着解囊，拿出錢来听任他們那貪婪的舌头摆布。这門暴发的行业尝到了一般往往伴随着新奇倡議而来的成功的甜头，它把我拉杂談到的这类不合法的玩意引到世上来，变成了为捐客招攬生意的适当法門。于是股票买卖哺育了计划发明，而计划发明反过来又为它的养父母大卖气力地招攬生意，直到它們全都鬧得为公众所不滿为止，而它們的名声

現在也的确几乎是越来越臭了。

## 計 划 論

### 关于計劃的創制人

在上帝的一切創造物中，人是必須自行謀生<sup>①</sup>的最糟糕的生物。除了人以外，沒有其他的动物会餓死。外在的自然为它們准备了衣食，內在的自然使它們具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可以万无一失地指导它們通过某种适当的手段滿足自己的需要；然而人却必須工作才不会挨餓，必須象奴隶般的劳苦才不会死亡。的确，人天生有指导他的理性，遵循理性指导的人很少会淪入这样凄慘的絕境；可是，一个人如果因为年青时代犯了过失，把自己弄得山穷水尽，甚至完全丧失了金錢、朋友和健康这三样东西，他便会死于沟壑或者某个更糟的地方——济貧院。

使一个人淪落到这种田地的道路纵有万千，而使他摆脱这种窘境的道路却没有几条。

死亡是一条普救蒼生的出路，所以，有些缺乏勇气而忍受不了眼前境遇的人，出于恐惧而自尽了；肯定地說，自杀是极端懦弱的表現。

另外，有些人为了滿足那条普遍的自然規律，不惜破坏法律，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慣窃、打家劫舍和攔路搶人的强盜、剪綹和伪造貨幣的人等等，直到終于惡貫滿盈，在圣·泰本<sup>②</sup>河畔找到一条解

---

① 据聖經《創世紀》第3章，上帝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憤怒地咒詛人类說：“你必終生劳苦，才能吃到地里所长的。……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譯者

② 泰本河是泰晤士河的一条支流，早年，倫敦絞死罪人的刑場就在这条河畔。——譯者

脫的捷徑了事。

还有一些比他們的邻居更狡猾的人，处心积虑地想出了一些隱蔽的詐騙方法，这种現代化的行窃法門完全和前一类窃盜一样地有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更坏；落进这种圈套的老实人被他們的花言巧語騙去了錢財，結果弄得自己也走上了他們的道路，这种欺騙計劃的发明人往往安全地躲在幕后，或者藏身于明特、弗萊尔斯这样的地区<sup>①</sup>，完全不把誠实和法律放在眼中。

又有一些人也是迫于同样的需要，专心致志于創造以才能和誠实为基础的正当发明。

最后这两种人就是我們所說的“計劃創制人”。这就象家鵝总比天鵝多一样，在这两种人中，第二种人的人数比起第一种人来真是凤毛麟角；由于多数人往往决定了少数人的名声，我們对第一种人所抱的正当的蔑視使第二种人也連帶受累，他們就象戴綠头巾的丈夫一样，为了別人的罪恶而受譏于人。

所以，一个人如果被自己絕望的命运逼到如此窘迫的地步，假使他不能奇迹般地得救，就一定会餓死，于是他便挺而走險，这样一个完全变成投机者的人，的确是應該被我們蔑視的；当这种人費尽心血想实现这种奇迹而終于徒劳的时候，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便只有象演木偶戏的人让木偶吹牛一样，把某种破烂貨色粉飾一通，使它看来好象是一种新奇玩意，然后大吹大擂地把它說成是一种新发明，为它申請专利权，借此分发股份而且一定要把它們卖掉。要把新奇的狂想天花乱墜地渲染成了不起，方法和手段多是够多的。他至少要吹嘘几千次和几十万次，有时乃至几百万次，直

---

<sup>①</sup> 倫敦的明特、弗萊尔斯、克林克、沙瓦依等八个地区有庇护其境内居民不受逮捕的特权，这项特权于 1696 年（本书发表前一年）被废除，但是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习惯，直到乔治二世时代为止。——譯者

到某个老实的傻大少被他說得一时生起了野心，为它拿出了錢，于是

“……生下了一只小老鼠<sup>①</sup>，”

冒險家被丢在那里繼續实行計劃，而計劃創制人却反过来在一旁嘲笑那上了当的傻瓜。潜水員会在泰晤士河底下行走，硝石制造商会在“湯姆·托德池塘”上建筑房屋；工程师会制造各种模型和汲水的風車，可是一等到开办費从那些有錢而沒有头脑的人手上筹集到以后，什么专利权，什么发明，就都再見吧！計劃創制人已經大功告成，一去无踪影了。

然而，正派的計劃創制人却迥然不同。他們根据常識、誠实和創造才能的公平而磊落的原則，对一种适当而完美的計劃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詳細說明他打算要做的事，不窃取任何人一文錢，把他的計劃付諸实行，他只希望获得自己的发明带来的利潤这份真正的成果，此外別无他求。

### 关于銀行

銀行如果經營得法，将会、或者說也許会带来很大的利益，在目前这对英国这样的商业民族來說尤为有利；和許多其他显示出有利于公众的事业相比，銀行的情形是特殊的，它的好处是降低了貸款的利息，从金匠、放債人和其他掌握流动現金的人手上夺得了最合他們胃口的交易，那就是：当巨額关稅或外汇需要商人付出超出他的一般能力的現款时，他們便按特別高的貼現折扣和利息貸款給他，趁人之急地謀取厚利；所以，商人如能按照寬厚的条件借到錢，他就会得到鼓励，因而有勇气进一步扩展貿易，而在苛刻的

---

<sup>①</sup> 这是一句拉丁文成語的下半句，全句的大意是“大山分娩生小鼠”，意为“雷声大雨点小”此处指計劃露了原形。——譯者



貸款條件下就不是這樣了。不過，一座皇家銀行在這個王國還可以產生其他莫大的好處，從上面談的可以看到一部分，此外，它可以通过國會各項公債和抵押品的担保貸款給財政部，這樣一來，我們在戰時儘管不能迅速征齊應征的捐稅，也不會因經濟拮据而發生貽誤戎機的危險，同時財政部也不會有前幾代因為預先抵用歲入而必須支付過重利息的負擔。地主也可以用抵押品在較寬的條件下借到款項，從而便能防止現在這種大量田產破產和被橫暴无情的抵押放款人掠奪的損失。不幸的是，議會儘管通過法案建立了一座皇家銀行<sup>①</sup>，並且，還依靠“孤兒股金”大批發行公債而成立了另一座銀行，然而，我們並沒有看到它們帶來這些以及其他為我們所期望的利益。這兩座銀行在認為有必要進行自我介紹以取得公眾尊重的這段時期，一直沒有忽略過向大家吹噓，總是通過廣告大肆宣傳自己能夠做這些和那些事情，却矢口不提它們真正打算干些什麼。所以，在目前，我們雖然建立了兩座銀行，而且，還有更多的銀行正在興辦中，但是它們依然沒有能夠降低貸款的利息，這並不是因為它們的構成性質和基礎沒有這樣做的傾向，而是因為它們發現自己手中有的是更愜意的交易以後，不會傻到仍然遵守那些陳腐過時的建議，而不去更加聰敏地更有利地使用它們的資本以謀取厚利。

這些話雖譴責了銀行現在的行为，却絲毫不能損及銀行本來的性質，也不能損及它對王國公共商業方面可能有利的性質。我們看到又有四五家銀行將要成立了。我承認我對他們的期望並不大於從原有的銀行那里看到的結果；我想我這樣說並不刻薄，也沒有什麼不禮貌；我並不因為現有的或以後建立的任何銀行沒有做

---

① 指1694年建立的英格蘭銀行。——譯者

我提到的事而譴責它們，可是，它們如果偏偏宣傳說要这样做，我便不无微詞了。我不以为任何人曾經指望过皇家銀行会按四厘利息发放抵押貸款，而它們却宣傳說：从它成立后的次年一月开始就要这样做，这就未免言不由衷，因为据我所知，直到今天为止，它們象这样的貸款連一文錢都沒有貸出过呢。

說真的，我們的銀行只不过是一家信誉很高（董事們的声望也很高）的、引人存錢的金飾店而已。他們，我指的是董事們，从中得到好处。如果你是活期存款，他們一点利息也不給你；如果是定期存款，他們只給你三厘年利，可是，倫巴德大街<sup>①</sup>上的任何金匠早就在这样做了；然而，这些銀行当向外貸款的时候却百般刁难，規定得那样苛刻、繁冗、盘問得那样寻根究底，而索取抵押品又是那样的公开，以致稍为懦弱的人誰也不肯向他們問津；所以，原来打算便利貸款的企图就这样变成了画餅，因为这里面是有私利可图的，虽然它打着为公共利益的旗号；一句話，它只不过是一种为少数和原来資本有关的人謀求私利的巨大行业；尽管我們有理由希望銀行能給公众带来很大好处，因為它們曾經这样允諾过，可是我們所知道的未来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可見，銀行自始就是可能非常有利于这一王国的。如果出于他們自己的慷慨或者是由于公共当局的强迫，他們能够象关心自己的私利一样地也关心公共的利益的話，这就会对王国大有裨益。

让我来解釋一下我的意思：——銀行是由公共当局建立的，所以和一切公共事业一样，也应该受到公共当局的制約；通过这种制約使一般貿易的便利和特殊資本的改善都得到适当的照顾，这就

---

① 倫敦的銀行和商业中心区。——譯者

能够把銀行变成一項真正有用而有益的事业。

首先，一座銀行的規模大小应当和它所在地区的商业成比例；而皇家銀行离这种标准却还相去甚远，它对全市商业來說，就如同倫巴德大街上的一家最小的金匠的現金和这座銀行相比一样。目前人們正在筹备成立更多的銀行，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不怀疑倫敦的銀行不久将会和彩票一样的普遍，只是这多半会使它們的声誉每况愈下，或者引起彼此攻訐的內訌。的确，英格兰銀行是有一笔股本的，但是，即使这笔股本完全不涉及政府的公共事务，也不会超过經營本城交易总額所需要的資本的五分之一；这项交易是它应当做至少是能够做的，虽然它並沒有做。我以为我敢大胆地說：在目前，这家銀行的資本有一半以上都被財政部的事务吸收了<sup>①</sup>。

我想誰也不会把这番議論看成是对英格兰銀行的謾罵。我认为它是一项非常好的基金，非常有用和非常有利可图的基金。它也曾帮助过政府，并且使所有者得到了利潤；正当我們的敌人大肆污蔑我們如何貧困和財政拮据的时候，它的成立对于我国，特别是对本城來說，是一种特殊的光荣。当它成立的时候，当《巴黎官报》正向全世界宣告：国会确已批准国王通过发行若干年后才还清的公債来筹措款項，可是銀根奇紧，不会有可以挪用的錢。就在这时候，財政部除了通过預征由其他稅收中得到三百万鎊收入以外，在不到若干天的時間內，人們又張罗了一百二十万鎊，或者（用法文來說）一千五百万以上里弗的剩余資本自願交給財政部。此外，我还认为現在的英格兰銀行对財政部來說一直很有用，并且使国王能够汇款給法兰德斯的駐軍发餉，——順便說一句，这样做对它本身也非常有利。可是这家銀行仍然还达不到这里的营业所要求的

---

<sup>①</sup> 1694 年成立的英格兰銀行开张的第一笔交易，就是以 8% 的利息貸款給政府，一百二十万英鎊原始資本全部貸給政府充作战費了。——譯者

規模；以它擁有的全部資本也不能夠保證那種早就提出的莫大的利益——降低貸款利息，而無論是在阿姆斯特丹、熱那亞，還是在其他地區，所有的外國銀行都絕對控制着利息。在我看來，單憑銀行的增多並不能彌補這種缺陷，只有在它們彼此能完全取得諒解的情況下才能對形勢有所裨益。

也許我們可以提出幾種彌補這一缺陷的方法。在這裡，我願意不揣冒昧地提示幾點。

第一，目前，這家銀行應該把它的資本至少擴大到五百萬鎊，資本的支付仍然按現行的辦法結算，但是，應當加上某些使它的經營方法更有益於公眾的微小限制。

五百萬鎊是一個巨大的數目，加上銀行的現金信貸，這就使它能夠吸收本城的全部游資，其總額或許會達到二百五十萬鎊；此外，還有流通證券的信用，它通過流通無疑又會相當於二百五十萬鎊；所以通過股金、信用和銀行證券，它們的現金餘額就始終能保持一千萬英鎊，這是一筆每一個會說它的人卻不見得都能理解它的數目。

這件事想起來雖然很奇怪，可是當我們考查它的時候，就發現為所有這些資本找出路並不是什麼難事。先說營業問題。隨着它的股份的擴大，這家銀行應該擴大它的董事人數，並且，成立由董事會組成的若干小組委員會，分別指導若干和它所負責的各種特殊營業部門有關的辦事處；這些小組委員會受董事長和全體董事管轄，可是，在簽訂合同方面具有專權。在這方面應該成立：

一個負責貨物關稅貸款的辦事處，可以用簡便的辦法做出這樣的安排；商人能夠極其容易地即時繳納高額的關稅，通過按四厘利息向銀行借款，商人首先能夠保證繳付根據國王規定在海上應該即時繳納的10%（鎊）關稅；其次，還可以避免為了借這一筆錢

到处找保人和抵押品的麻煩，这笔錢不知道曾使多少人吃了苦头，使他本人或他的朋友落入扣押令的魔掌，鬧到完全破产的地步；本来，在比較溫和的待遇下，商人是可以还清自己所有債務的，而这种办法却使他們傾家蕩产，无法向他的債主提出任何可以容忍的建議。这方面的买卖是一种大买卖，也需要花費相当比例的大宗現金。使銀行成为一个巨額关稅的付款人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而商人因此却能体面地据有自己的貨物，他的名誉既不会受到任何損失，貨物的銷售也不受到任何妨碍。

譬如說，我有一百大桶要进口的烟草，所有应抽稅的关稅总额为一千鎊，我缺乏清付这笔关稅的現金。于是，我拿着貨单到銀行去，銀行指定職員把貨物上賬，并为此付清关稅；由銀行上賬的貨物，就其任何一部分或全部來說 他們都拥有充分的权利，而同时却可以免去立抵押券、卖据或毀約条件等等的麻煩。貨物运到靠岸的一家棧房里，商人可以象在自己的棧房里一样自由和公开地接近貨物，并且可以体面地自由出售或解交全部(清付欠款以后)或一部分貨物，在后一种情况下不需要清付欠款，只需要留下足够的抵押量即可；商人可以从解交的那一部分貨物中，用买主签出的票据或其他的方法如数还清欠款，他只付出四厘(鎊)利息，此外不会受到任何勒索。

这种办法将給商业带来莫大的便利，使商人免除了金匠这类人的侮辱，为我們的公共关稅管理带来荣誉，同时，对海关本身也有好处，从而完全消灭了敲詐勒索。因此，这将使銀行具备它应有的价值，让全人类都承认銀行是有益于公众的。商人在这方面遭受敲詐勒索的痛苦是极大的；我要譴責金匠，因为商人在这种場合下大都向他們借錢，同时，我也要把这归咎于其他許多捐客和錢鬼子，他們全都撈了商人一把。我亲自見過这样的事：倫巴德大街上

的金匠借給一個人七百鎊，讓他繳納一百大桶西班牙酒的關稅。借錢的人立下抵押券把酒交給他當作抵押品，酒被搬入他掌握着鑰匙的地窖；商人要依約付六厘利息（鎊），並且還要承認10%（鎊）的貼現才得到借款。當金匠占有酒的時候，商人不能派自己的人來照料酒桶，始終由金匠派人看管，而商人却須按天付給看管人五先令。商人帶着顧客看貨的時候，非由金匠派的人領着不可，借錢的期限是兩個月；商人可能把酒賣掉的方法，是一次只出售或點交一桶、兩桶或三桶，可是，他不得這樣做。不知道是商人說錯了，還是金匠故意聽錯了，反正商人非得一下子統統賣光不可，不然，就連一桶也不能賣。這樣一來，貨便脫不了手，等到貸款滿期，金匠就要求在原利以外另加一厘（基尼）的滯還補償金，弄到後來，由於滲漏、敗壞和其他事故，酒變少了。這時候，金匠就開始告訴商人說：他恐怕現在的酒抵不上所借的錢了，要求另加抵押品；過不多久，他會變得更加咄咄逼人，迫使商人還債。這個商人因為拿不出錢來，只得聽放款人擺布，不得已忍痛把酒割讓，酒——這時只剩下七十桶好酒、四桶變了質的酒（其餘的填補了亏空）——按好酒每桶十三鎊、變質的酒每桶三鎊售出，一共只賣得九百二十二鎊：

	鎊
商人費用 .....	30
一年半的酒窖存放費 .....	18
按借約付利息 .....	63
金匠手下人的照管費 .....	8
預付和滯還借款津貼 .....	74
	<hr/>
	193
借貸的本錢 .....	700
	<hr/>
	893
商人實收 .....	29
	<hr/>
	922

按照最低的估計，商人在這批酒上的花費如下：——

生產成本和運費。

在里斯本，每桶酒價為十五千里爾，所以酒共值一千五百千里爾，按

每一千里爾折合六鎊四辨士計算，共為 ..... 475鎊

運往倫敦的運費，每噸三鎊， ..... 150

按五百鎊保險，繳2%保險費 ..... 10

零星費用 ..... 5

640

所以，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個可憐的人被這位財東盤剝得賠光了全部資本，外加運費和各項費用，他的一百桶酒只賣得二十九鎊。

銀行的另一辦事處要占用相當大的一部分資本。這個辦事處專門經營抵押貸款，應該附設棧房和商站，經貨主同意後，所有各種貨物都可以在那裡公開出售，這對貨主好處很大，而銀行收取四厘利息（鎊）和二厘出售貨物的手續費。

此外，還應該成立第三個辦事處，專門經營票據，對合證券<sup>①</sup>和證券貼現，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它以財政部一切對合證券和任何部分的收入按一定折扣兌取現金，這會大大有利於政府，也便利了所有在任何方面和公共事業有關的人。

第四個辦事處經營四厘利息的土地抵押貸款，通過它可以使受抵人的殘酷和不公平完全受到限制。為了防止詐騙，應該保持一份非常清楚的抵押登記簿。

第五個辦事處經營匯兌和國外委託業務。

第六個辦事處經營內地匯兌，以後在這方面將有非常廣闊的

① 財政部所發證券，一半留作存根，一半發出，兌款時將證券對合驗實，因此稱為“對合證券”。——譯者

营业范围。

在这一个项目下，我们有理由不妨认为这种方法将会最有效地满足有关郡銀行的各种想法和认识；有了这个办事处，郡銀行就完全变得没有用处和无利可图了，因为规模如我所提的这样一家銀行为这类交易特設一个办事部門以后，可以很容易地把王国的全部内地汇兌营业負担起来。

通过这个办事处，可以和英格兰的所有商业城市維持这样一种交易来往，以致整个王国全都和該銀行做生意。在这个办事处的指导下，应该在每一郡指派一个公共出納員駐在商业中心城市，在某些郡可以指派更多的出納員，貴族和貿易收入的全部現金都将通过他的手汇交倫敦总行，总行也可以把錢分別汇給各郡或各城市的出納員，这样的小額汇兌只收取百分之零点五的汇水，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比現行或日后发布的任何防盜法令都能更有效地防止錢財在路上遭受的一切損失，可以避免大批錢財在路上招引盜匪以及出匪地区因此所受的危害。

至于向政府提供公共貸款問題，同其他爭執和临时事件一样，它們都可以由全体董事解决；我相信，不管是誰研究了这些分門別类的营业項目以后，只要他对詳細情况具有一定的判断力，他都会承认：尽管一千万鎊資本确是一項极大的数目，然而它在这些营业部門中却能找到出路。

我可以举出非常充足的理由來說明，当經營如此复杂和重要的事务的时候，为什么采用这种由特設的办事处分別負責各种特殊营业的办法不仅最順利而且最保險；我也可以談談这类独立事务部門的办事手續用什么方法，它們怎样和董事会联系并受其管轄，各种賬目應該怎样汇总在資本总帳上，以及各种規則和申請章程等等；可是我以为沒有必要談这些，至少在这里談它們沒有必



要。

如果有人在这里反对說：一家合資企业不可能經營起王国的全部交易，我的回答是：我以为这并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切实际，特別因为它在全国的一切交易几乎都可以用流通証券和那些在外流通時間最长的証券来进行，它們由于距离的关系长期在外周轉，这就增加了銀行的信用，从而也增加了銀行的資本。

### 关于銀行的發展

本章上文曾談到一座皇家銀行似乎就可以控制全国的現金。可是，由于某些人坚决认为这一任务由多家銀行担任比一家更适合，所以，我必須稍为考虑一下这个問題。首先，如果这許多銀行都能互不发生冲突，把彼此的証券作为通貨使之互相流通，彼此維持着經常的交往，那么，我完全贊同許多家銀行来干这项事业要比只有一家好，因为正如和声形成悅耳的音乐一样，和諧在商业中也产生了成功。

商人之間的內哄往往是一个行业衰落的原因。我难以想象許多家銀行能够在英格兰彼此協調到共同分享利益和維持彼此的信用而毋須合并資本。我承认：如果真能办到这一点，显然商业将会得到便利。

如果要我提議这些銀行應該按照什么方式来成立，我的回答是：为了表示我对某些想到过同类問題的先生們应有的尊敬，我对他們的方法連談也不談一句，更不用說揭露了；無論就基金和創办的方式來說，我想到的都是极不相同的方法。

英格兰的每一座主要的城市都是一个可以用它为基础进行結算基金的法人，借助于特許狀或議會法案，它可以順利地解决申請作为法人这项棘手而費錢的問題。

先普遍征求认股，通过結算契据暂时委托該市或市法人的市长和市参議員保管股金，以便拿使用契据来进行申报，某些股东往往作为上述法人的成員并参加保管，因此，銀行就成了該市的公共资产，有一些象法国人叫做“市政厅租金”的那种东西，以上述法人的名义經營；董事們对該法人負責，他們又轉而对全体董事会負責。

假定諾福克郡的紳士們或商人們打算通过征集現金成立一个銀行。征股以后，股本交給璫威治<sup>①</sup>市議會，和一切銀行一样由董事会經營，董事由股东中选出，只有該市市长永远是董事之一；該銀行以璫威治市法人的名义經營，不过就使用权來說，則由上述股东、市长和市参議員全体共同制定委托契据。我毫不怀疑这样成立的銀行将具有任何銀行所必需的坚实基础，在各个方面都能符合一个法人的一切目的。

象这类銀行，英国很可以在下述各城市中成立十五家，这些城市中有一些并非該郡的首府，然而，却是更为重要的貿易中心，这种貿易就如金屬矿脉分布在地下一样，脉絡一般地分布在全英格兰：——

坎特伯雷  
薩列布里  
厄克塞特  
布里斯托尔  
瓦尔塞斯特  
希留布里  
曼彻斯特  
泰因河上的紐卡斯尔

里茲，或哈利发克斯，或約克  
諾丁翰  
瓦威克斯或伯明翰  
牛津或里定  
貝德福  
璫威治  
科却斯特

① 行政自治市，諾福克郡首府。——譯者

每一家这样的銀行都要在倫敦設有出納員，否則，它們都要和皇家銀行建立普遍來往和信用關係。

這些銀行在它們的本郡都應該成為該郡製造品的集中地和商站，該郡每一個擁有製造品的人都可以得到低利貸款，同時，他要出售的貨物被送往倫敦，為此目的要在那里建立起堆棧，貨物于該处在完全為貨主所期望的有利情況下售出，銀行只收一厘佣金。或者，當製造者的貨物存在上述銀行的堆棧里的時候，如果他需要在倫敦賒購西班牙羊毛、棉花、油或任何其他貨品，銀行應該按照他的貨物的總值或者至少在較少範圍內為他付清賬款。這些銀行通過相互來往或者對其駐倫敦的出納員發出指示，可以方便地流通彼此的票據，使得一個在普利茅斯有現款而在伯威克缺乏現款的人，可以在半小時內把他的現金從普利茅斯匯到紐卡斯爾，他只要花費半厘匯水而不會受到危險，或浪費時間和金錢；這種便利在王國一切最遙遠的地方都能够實現。或者，如果一個人在紐卡斯爾要用錢，而他的貨却在瓦爾塞斯特或者任何其他紡織城市，他只要把自己要出售的貨物送到瓦爾塞斯特銀行的堆棧，就可以方便地由該銀行匯款到紐卡斯爾或任何其他地區，好象他的貨物已經卖掉並且收到貸款一樣；他並不會因他享有的便利而受到任何敲詐。

讀者諸君要知道，這段關於銀行的議論沒有涉及與通貨缺乏有關的現狀，這似乎已終止了我們叫做“信用”的那部分資本；信用往往是，確實也必須是銀行的最基本部分，任何銀行沒有它便無法維持下去，至少不能有利地維持下去。

一家銀行只不過是聚集在一起的一大筆股金，由一部分股東代表其餘股東掌管，為全體股東謀利。這筆股金不能單靠其本身股金的利潤來維持，因為那太微乎其微了；它必須依靠商業的繁復引起的意外和偶然存在下去；例如，一個人要來取錢，他知道明天

也可以取。他或許很忙，不願意当天就取。只要他能够保證明天可以取錢，他便接受了銀行職員簽署的一張备忘录，保證他以后随时可以取錢，我們把这張备忘录叫做“支票”。到明天，当他打算取錢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找他要錢；为了省却自己取錢的麻煩，他便把上述保證他取錢的叫做支票的备忘录轉給了这个人。这第二个人和第一个人的情况一样，第三个又和第二个人一样，于是支票流通了大約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这就是我們所說的信用，有一定数量的这类支票在外流通，銀行在享受实际价值股本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并且享受了支票总值的虚拟价值的利益，如果没有这种信用，也就沒有了这种利益，一旦所有的人都来提款，銀行一定会自动倒閉，因为我敢說沒有那一家銀行单靠营运自己的仅有資本，就能得到任何可觀的利益。

有一种銀行能够为担保自己的支票貯备一笔基金，这笔基金首先将为它的所有者带来一份年利，同时，也保證通行的票据可以兌現；我承认这种銀行是能站得住脚的，而且也能够謀取利益，因为实际价值和虚拟价值二者兼而有之，而实际价值又始終可以使虚拟价值能够簡便地兌現；我想象这样的事情只有利用土地才能够办得到，土地一方面处于让渡的状态，可以保證开出的每張支票的价值，同时又为所有者单独带来了收益；无疑地，整个王国可以說就是它本身的銀行，虽然在这个銀行里找不到現金。

我曾写过几篇文章闡述了我认为土地是公共銀行最好基础的看法，談到很容易使它滿足所存現金的一切目的，并且，可以获得双重的利益；尽管这些文章已經写就，可是，由于有一位先生先我发表了同一性质的文章，我就愉快地不再把它們拿出来献丑了；我一般总还有这样的見識：当見解比我更高明的人在議事論物的时候，我往往是不会开口的。

林肯法学协会的約翰·埃斯古尔写了題目叫《为創造非金銀的一种貨幣提出几点論証》的一篇短文，該文对所討論的問題分析得是那样透彻，論点是那样的有力，推理是那样的分明，而論断和文風又是那样的独特，所以，凡是有心計的人都一定会十分感謝他写了这篇文章。

一看到他的那本小册子，我便放弃了自己写的一切有关那一問題的文章；因为我最好还是承认自己不能象他那样討論那一問題，而不要以我的傲慢再在那一問題上說服世人。

### 关于公路

为了維修公路，全国苦于一項沉重的捐稅負擔，而公路却依然处在非常恶劣的状况中。我毫不怀疑，如果有权指导該項事务的人考虑一下這個問題，王国就可能完全摆脱这种負擔，并且使公路保持良好的状况——王国大部分地区公路的状况目前都不光彩，在許多地区竟陷于完全无法通行；商旅行客为此得繳納各項通行稅和稅款，同时，为繞越大路而侵入和踐踏路边的土地也給土地所有者带来了莫大的損害。

公路費是王国稅收中征收得最随意和最不公平的一种。有些地方按照每鎊六辨士的稅率一年征收两三次：有些地方由于道路状况极坏或者由于筑路材料取給过远，全教区都无法筹足要支付的費用；有些地方的公路監察員并不把征得的养路捐用于养路，濫用、勒索、纵容作弊、欺詐、挪用公款等等簡直不可胜数。

当羅馬人統治本島的时候，他們所关心的要事之一就是建筑 and 保养王国的公路，我們今天使用的主要道路便是他們計劃出来的；道路的維修工作是这样的重要（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們甚至不惜使自己的羅馬軍团屈尊參加修路，在冬季或者在和土著

居民讲和或停战的空隙时间，他們的全部大軍往往都投入了这项工作。这些堤道和大路的遗迹都是羅馬人留給我們的最宏偉壯麗的紀念品，今天我們在王國的許多地區都可以看到它們；通过还看得見的遗迹，我們发现有些道路是貫通全國的，有些是为适应特殊的需要，从这一殖民地通往另一殖民地的，长达一百多哩的一段。有人会告訴你，那条叫做“瓦特林大街”的著名公路或大道，起自“倫敦石”，經過市內我們今天称之为瓦特林街的那条大街，向西通到現在的泰本所在地，然后轉向西北直达圣·阿尔本斯，其路綫之直使它至今仍是國內最直的一条道路（一連二十哩路都是一条直綫），現在，即使不是主要的道路了，然而仍不失为一条通往圣·阿尔本斯的优良的而且我以为是最好的道路，它依旧被叫做“大街路”；我們发现，这条路从圣·阿尔本斯又伸入希罗普郡一百六十哩以上，沿途有許多明显的古迹，这些古迹是卡姆頓先生<sup>①</sup>发现的，并且，他还对它們做了精确的描写。另外，还有一条羅馬人筑的“壕沟路”，至今还清楚地显示出原是一条高堤道，寬达三十呎以上，两旁掘有壕沟，在必要的地方垫成弓形或者鋪平，在美丽和綫路之直方面比之穿越海德公园的国王的新路毫无逊色；这条路現在还保持着上述状况，从莫歇菲尔德附近通到西倫塞斯脫，再从西倫塞斯脫通到格羅斯脫以东三哩外的小山，全长不下二十六哩，一直被用作通往这些城市的大道，也許，在很少修整的情况下，已經被这样地使用了一千年。

如果我們把作为异教徒的羅馬人的野蛮和風俗姑且撇开不談，而把他們看成是文明的政府，我們就必须承认：他們在改善和增加技艺与学識方面堪称全世界的楷模，他們使那些被他們以威

---

① 威廉·卡姆頓（1551—1623），英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譯者

武征服的国家和民族变得文明化和組織化了。如果这是他們最关心的事务之一，那么这种考虑就会推动某些事情。我願意提出三点来証明这个慷慨的民族曾經作出的偉大榜样：

（一）公路很有用。由于它便利馬車通行，因而在一个商业国家里大大有益于貿易，并且促进了我国內地貿易經營必不可少的普遍通信。对此，我可以举出一条安全、舒适和維修良好，对居民和旅客两利的公路具有的千百种便利，不过，我想这样作并没有必要。

（二）筑公路并不难。我毫不怀疑，使全部公路，特别是英格兰的公路有个挺象样的状况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們很容易使公路給人免受洪水、无法通过的泥沼、深陷的車轍、高崗和一切过去俯拾即是的不便利之害；当这件事完成以后，使它保持住这种情况还要更加容易。

（三）費用可以降低。为維修公路而征收的一切稅款可以永远廢除，或者另作其他为公众謀福利的用途。

在这里我想請讀者允許我說几句題外的話。

我不是以承包商的身分提出下列建議的，也不是象我們談的計劃創制人一样，向公众开出一个我願意为之实行計劃的价格，我只是公开发表一項待人实行的計劃，到公共事务允許我們的官吏考虑这一計劃的时候，他們会发现它完全切实可行，因此，他們会找到願意实行这一計劃的足够多的人；在承包之風盛行的当代，我毫不怀疑在任何时候都能毫不困难地找到这样的人，他們自願出資在任何单独一个郡里实行这一計劃，为全国做出一个榜样和試驗。

我的建議如下：

首先，議會要通过一項法案，允許承包人自由挖地掘沟，砍倒

籬笆、树木或排除一切妨碍挖沟、排水和疏泄积水，清理、扩大和平整路面的东西；承包人有权切断或圈起土地，进入必要的土地，挖掘、拔掉和平倒栅栏，竖立或拔掉籬笆或树木以进行公路的扩展、加宽和排水；承包人有权在工程指导者认为必要时改变道路、水路或河流小溪的方向；当然，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始终要先使这类土地的所有者满意，他们或者换给原主相等的土地，或者给以现金，地价暂时由大法官或掌璽大臣另外指派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加以调整；凡是要把水流引离任何水磨的时候，一定要先使原地主和租户都满意。

不过，在我继续往下谈以前，我一定要就这一问题说一两句话。

道路的下陷和路面状况的恶劣主要是甚至几乎完全是由积水引起的。由于人们对挖掘和疏浚沟渠、排水道及其他水道和清除通道缺乏应有的注意，没有排除积水，因此，积水渗入地下，把地浸渍得不能承受马匹和马车的重量，为了防止这一弊害，上述挖地、掘沟和砍伐等权力将是完全必要的。可是由于这项自由权力似乎极大，也许有人会以为不宜把这项过大的权力授予任何人来对付他的邻人，我的回答是：

（一）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工程就无法进行；实施这项工程带来的利益比所能引起的损害要大得多。

（二）所有者将得到满意的补偿，在损害还未形成以前先得到的补偿当然是等值的；我想，这两方再加在一起准能充分地回答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反对意见。

除了议会法案以外，还应该成立一个至少由十五人组成的、代表承包人的委员会，每郡都有权派十人参加该委员会，上述十五人当每次开会讨论关于该郡事务的时候，都要让这十人始终参与会



議；上述十五人或其中七人应为工程的指导人，由上述十人或其中五人担任有关权利和要求等方面的顧問；上述十人負責排解各郡中的爭執，有权通过訴訟程序代表将受上述工程侵犯或損害的領主或城市或法人的特权上訴；一切上訴都应由大法官或由他指定的委员会尽速听取和做出判决，以免工程中断。

这个委员会将授权上述十五人强制征集运貨馬車、普通車輛、馬匹、牛和人，有权使征集到的人畜車輛在規定的离原住地若干哩以內的地区內，按一定的稅率服一定时期的劳役。在割草或收获或赶集的日期，征集任何人、馬匹或車輛做工的时候，都必須得到被征人的同意；如果被征人宣称有某种事务，他和他的馬匹或車輛就得真的到他所說要去的集市上去。

凡是稍微了解英格兰公路現狀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地区都有向行旅开放的一段来往便利的土地，以供驅过牲畜或者让騎兵通行，其隘路狹道之少或許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大道状况一样。一般地說，十字路是比較窄的，不过，在大部分地区仍然寬到足以通过并行的兩輛馬車；另一方面，我們大部分公路上都有大量的土地好象是多余的公路似的被荒廢了；当然，在这些土地上也有牲畜或行人偶然通过，然而，作为道路來說确实对行人沒有絲毫好处，作为公共荒地既无利于穷人，作为荒地也无益于領主；这块土地长不出它應該长出那么多的树木或牧草，相反地，在冬季被到处乱跑的牛群无謂地踐踏得泥濘不堪，一場糊塗，或者在夏季被尘土糟蹋得无以名状。我在英格兰許多地区都看到和附近圈地土壤一样良好的这种土地，它們同样能够被改善和有目的利用。

我們只要让道路的寬度縮小一些，把这些土地圈起来，施上肥料，它就是我建议兴办这项工程需要的巨款所依靠的基金。这些土地(以后我还要著文对它做出估价)被圈起来以后，可以出售

以筹集資本，也适于用来和那些因为扩展道路需要出让一部分土地的先生們交換；并且，把这种土地始終保留一定的数量租給佃戶，繳納的地租归入公共資本或承包人的銀行，或者留作維修道路的保證；如果道路得不到这样的維護，上述銀行就要喪失其土地。

另一部分資本一定是人手，因为人的資本就是金錢的資本，为此，每郡、市、鎮、教区都應該按固定价格繳納一笔相当于公路八年維修費的稅款，每郡并毋須繳納現款，而是通过征集人、馬、車輛的服役折抵納稅，人和馬匹等由筑路指导人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体罰如笞刑、足枷、頸手枷、感化院等都可以簡便地改变为一定日数的筑路勞役，由于这样的提供人工，全国在以后就会永远免除任何金錢或勞役形式的修路捐，不过，修桥却不在此例。

目前，对这项計劃有几种普遍的反对意見，头一个就是在英格兰曾引起过莫大紛爭的問題——倾向于損害貧民和减少貧民人口的、把公地圈为私有的措施。

第二个反对意見是：由誰督促承包人把工程实行到一定的限度，由誰当这项工程的檢查人和監督人呢？

关于第一項圈起公地的問題，就侵犯到“大宪章”和貧民的財產中最可觀的一部分这种提法來說，我有如下的答辯：

（一）在我們要圈的土地上，貧民并不能真的得到任何好处，或者至少是得不到可觀的好处。

（二）經營这项巨大事业的銀行和公共資本將有許多需人做的零活和用人的差事，这都只适合于勞苦的貧民来做，因此，他們可以为能够工作而受害的貧民找到生活出路；那些不能工作的貧民也可以得到价值超过所受損失的看管、照料等津貼。

（三）談到减少貧民人口的問題，通过下列措施可以收到正相

反的效果：承包人有义务每隔一定的距离必須在路旁建立农舍，每处至少要建两所，这将有助于修路工程和行旅安全，每所农舍应配給一份足以吸引貧民的土地，凡是按照規定照管公路的貧民都可終身免費居住这些农舍；通过这种措施和其他許多方法，貧民非但不会遭受損害，反而从这项建議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四）通过每隔适当距离在公路旁建立的农舍，一个人可以象逛大街似的周游全英格兰，他在旅途中既不会孤立无援地遭人搶劫，也不会缺乏响导。

（五）这项事业一旦得到适当的完成，可能用不了几年就形成了沒有貧民需要依靠公地生活的局面；假使果真如此，还給貧民保留公地干什么呢？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将在以后适当的地方再談。

关于第二种反对意見，即由誰督促承包人实行計劃的問題，我的回答是：

（一）如果他們不实行計劃，就應該撤消他們的委任狀和特許狀，沒收他們的資本，而未出售的圈起的土地則成为抵押品，这将是可靠的保証。

（二）每郡选出的十人應該有权檢查工程情况和提出控訴，大法官在接到此項控訴后应当进行調查，并且通过陪审团做出裁决；如果他們确实沒有依約履行計劃，就應該强制他們履行約定。

（三）交給銀行的土地应只用于上述的各方面，不論何時，如果公路不能保持最初規定的狀況，銀行就应在国家公訴下被科以罰金。

所有这些和其他可以想出的条件經過比我聰敏的人用法律形式固定以后，我完全相信它必能形成一套对国家和貧民以及公众都有同等利益的制度，这是一套如此公平而穩固的制度，在近代世

界史上还从来没有实行过。現在，我們一般地談一下這個問題，举一个或許在王国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地区为例，那就是米德尔色克斯的伊斯林頓。全英格兰最大的公路通过这片大教区，在这条大路上来往的行旅最多，赶往史密斯菲尔德市場去的牲畜尤其頻繁。这条大路有那么多支路，而穿过教区的路又是那样的长，加上这里是不便于行走的粘土地，附近沒有砂礫，因此——說得緩和些——这个教区无力使道路得到应有的維修，这样一来，教区里好多条十字路都变得完全不能通行，車輛、馬匹和人几乎将被陷入凹坑和泥沼里，而干路本身多年来也一直处在一种非常恶劣的状况中，这曾引起人們在国会中提过几次动議，建議在“高門”<sup>①</sup>征收通行稅以进行教区不可能做然而却絕對需要做的工程。伊斯林頓教区放弃境內道路上占用的一切荒地，借以摆脱不堪忍受的公路維修稅，同时，用某种別的方法来解决从荒地上得不到多大好处的貧民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很可能的事嗎？我直率地断言，只要把現在向公路开放的荒廢和几乎是无用的土地让出来，从而加以改善（它們也很容易改善），以后再施以折抵八年稅額的工役，就可以修起一条宏偉壯丽的堤道，两旁有深度足以容水的壕沟和能够充分排水的泄水道，堤道本身至少高四呎，寬三十到四十呎，从倫敦直通巴涅特，中間鋪成弓形，以砂礫和其他材料筑成，只要經常小修修就不致損坏。

我希望現在不会有人神經過敏到这种地步，一听到我提出把向公路开放的土地交給筑路的承包人，就以为我的意思是說为了這項工程，我們就要把芬契尼公地<sup>②</sup>全部圈起来卖掉；不过，为了預防有人真会提出这样一种荒唐的反对意見，我想不妨提一提下

① 地名，倫敦北郊住宅区。——譯者

② 芬契尼在倫敦郊区。——譯者

面几句话：在一条公路穿过一大片公有森林或荒地的地方，如果在一定的距离以内两旁没有篱笆，那么，几个教区将按照上述公路的长度和宽度授予筑路指导者一定数量的和公路平行的公地；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土地的性质，不然，就只直接给予他们筑路的土地，让他们在上述公地境内的任何地点得到相当于路旁同等土地的圈地；因此，在好地和附近有堤道建筑材料的地方，较少的土地便够用了；如果情况相反，便要占用较多的土地；不过，一般地说，大都授予他们数量和堤道长度成比例，宽四十竿<sup>①</sup>的土地，而在丘陵、平原等土质不好的地方，授地的比例应该考虑由国家来调整。

另外，关于道路规模的问题也应该加以调整，我认为它的宽度不应小于：

从伦敦起每条路的头十哩为高驛道，路面必须达到宽四十呎、高四呎、沟宽八呎、深六呎，从十哩以后起则为宽三十呎，其余尺寸依此比例类推。

十字路宽二十呎，壕沟大小依比例类推；小路和隘道都在九呎以上，没有壕沟。

高驛道的中央用石子、白堊或砂礫鋪成，通常保持比两侧高过二呎，这样水就可以暢流无阻地排入沟中，并且经常雇有养路工填补坑洞、排除积水，疏浚渠道以及做其他类似的必要工作——这是拦路盗贼的适当工作，这类歹徒有了工作便可能免于走上絞架。

这里，也许有人反对说：从道理上讲，要让较穷的老百姓缴纳八年的路捐，无论如何是太多了；例如，拥有几匹马的一个农夫当征收普通税时只需做一星期的工，我们不应该苛刻到让任何人一下子工作八星期，回答这种反对意见很容易。

---

<sup>①</sup> 英国长度名，一竿等于 16.5 呎。——譯者

要征收的稅額必須分文不少；如果一个农夫的牲畜一下子服这样长的劳役，就会对他有所損害，那么，他可以分成若干次去服役，或者同意納稅，可以按估定的稅金分若干次繳納，銀行可以尽量照顾他的便利。

另外，还可以找到一种立刻确定这件工程的方法，譬如为米德尔色克斯郡的公路专门成立一家銀行。就目前而論，无疑該郡的公路在王国中是交通最頻繁的，所以也就需要更多的养路費，而該郡某些地区道路状况的恶劣在全国範圍內也是非常突出的。

如果国会指定一家銀行在一定的年限內专门經管公路檢查費用，該銀行必須保証担当起該項工作，否則将会丧失上述的授产。

情况是这样的：假定米德尔色克斯郡土地稅和住宅稅的总額确实是或者應該安排到每年共达二万鎊左右——現在的实际数字就是这么多，如果把农夫牲畜的劳役包括在內，数目还要大得多；这种劳役一定要按金錢計算，而且和金錢等值；此外，还有一笔向倫敦城等地征收的津貼。倫敦城等地对上述道路的利用确实最頻繁，享受的利益也最大，無論是該城运送貨物或者是向該城供給食粮都要利用上述道路，因此，照道理應該負担一笔公路的修护費用；倫敦全城需要的活牲畜似乎都是通过由高門到史密斯菲尔德的公路供应的，而且，这些牲畜把道路踐踏得一塌糊塗，因此 如果只让伊斯林頓教区負担全部修路費，这将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所以我想每年應該向倫敦城征收一万鎊以上的公路稅，这笔錢可以規定由运输业者、家畜商以及一切拥有牲畜、馬匹或馬車等等的人繳納，或者用其他許多最公平合理的办法征集。在教区、領主和业主的同意下，該郡的荒地将由筑路承包人圈起和出租（米德尔色克斯的地租一般都很高），这笔收入每年可达五千鎊以上。这时候，如

果議會通过一項法案，規定按每年三萬鎊征收八年的捐稅，這筆稅大部分可以用人工折抵，而不用現錢繳納，以後幷可以永遠用荒地上的收益抵付捐稅；在這種情況下，我敢大胆地保證米德爾色克斯全郡的公路將筑成下列形式，每年有五千鎊收益的土地一定會永遠保證公路的維修，而全郡以後將永遠擺脫一切公路維修稅的負擔。

我不打算籠統地象以本身尙待證明的原理作為論據的議論一樣，提出一項建議而不加以說明，因此，我願意對這項計劃的如何進行，在下列各小題下詳細地討論一番：

1. 我建議怎樣修公路。
2. 一共要花多少錢。
3. 這筆錢如何籌集。
4. 用什麼東西保證工程的完成。
5. 承攬人有什麼利益。

#### 1. 我建議怎樣修公路。

我的第一個回答是：不要僅僅是修繕修繕；第二個回答是：不要變更它們，也就是說不要變更它們現在的路綫，而要把它們建築得盡善盡美。至於細節方面，首先一定要注意我指的是哪些路以及它們的大小。

第一，高驛道，米德爾色克斯郡共有下列各條：

	哩
從倫敦到斯坦恩斯，為……………	15
從倫敦到柯爾布魯克，從赫恩斯諾 <sup>①</sup> 起算……………	5
從倫敦到厄克斯布里治……………	15
從倫敦到波斯比，舊大道……………	10

① 倫敦西南郊區。——譯者

从倫敦到巴涅特或其附近 .....	9
从倫敦到維尔路中的华尔坦十字路 .....	10
从倫敦到波 .....	2

66

除了上列的几条以外,还有許多十字路、小路、間道也要加以照管,其中,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完全不管或者干脆取消,或者专做牲畜路、不通車的馬路或人行道,可以按照当地认为便利的方式去安排。

最有名的十字路是下列几条

	哩
从倫敦到哈克萊,旧福德和波 .....	5
从哈克萊到达尔斯頓和伊斯林頓 .....	2
从哈克萊到赫恩塞、莫斯維尔山,到滑茲頓 .....	8
从托頓翰到狩猎地、南門等,叫做綠巷 .....	6
从恩菲尔德—瓦希至恩菲尔鎮、滑茲頓、陶特里治, 到埃德华斯 .....	10
从倫敦到汉普斯泰德、汉頓和埃德华斯 .....	8
从埃德华斯到斯坦莫尔,至品勒,到厄克斯布里治 .....	8
从倫敦到哈罗和品勒草地 .....	11
从倫敦到却尔西、弗尔翰 .....	4
从布兰特福到歇斯特尔华斯、推肯翰和金斯頓 .....	6
从金斯頓到斯坦恩斯、柯尔布魯克和厄克斯布里治 .....	17
从金斯頓到丘特塞桥 .....	5

90

估增哩数 .....	50
------------	----

140

因为可能有許多地区的十字路不能够算在上列数字以內,或者是我不知道和忘記了,所以,我在上述九十哩之外,另估增了五十哩,統統加在一起,米德尔色克斯的十字路就共有一百四十



哩。

他如不需要的間路小道，只要象私人使用的土地所做的那樣，掘開道路種上莊稼就行了；至於通牲畜的路，可以由私人照管。

另外，還有在米德爾色克斯這樣的小郡無法詳細計算的最後一類道路，它們是村與村之間的和離開大路的住屋通向大路的交叉小道，據我們估計不下一千哩。

所以，全郡的道路據我算來，一共有：

	哩
高驛道 .....	67
公眾不太知道的十字路 .....	140
間道和小路 .....	1,000
	<hr/> 1,207

所有這些，就是我所說的道路，它們就照這樣分成幾類。

我打算怎樣來修路呢？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

(a) 就六十七哩高驛道來說，我建議把它們迅速築成一種堅實的堤道，路基要打得很好，中間高六呎，兩側各高四呎，鋪上磚或石，蓋以砂礫、白堊或石塊，這要看大路通過的地區能夠供應何種材料而定；路面寬四十四呎，兩旁挖溝，溝寬八呎，深四呎，所以，只要土地容許的話，全部寬度當為六十呎。

每隔二哩或與此相當的方便的距離，要建立附有半畝土地的農舍一所，免費授予教區中被認為合適的貧民，並且，每周發給他工資一先令；但是，這些貧民對自己所管的一段路每日至少巡視一次，並為積水疏浚流往溝渠的通道，填充洼洞或松軟的地方。

路上設有兩名騎馬的巡路員，經常到處巡視公路有無失修的地方，向公路負責人報告情況，監督路旁農舍居民履行義務。

(b) 對一百四十哩十字路來說，築成類似的堤道，只不過是尺寸不同，如果土地條件許可，應該寬二十呎，溝寬四呎、深三呎，

路的中部高三呎，兩側各高一呎或者在必要处高二呎，也复以砂礫，各教区护路的貧民的工資每周也是一先令；警官必須要在每一区找一个反复巡視公路的人，其职责和农舍居民对大路的責任一样。

每个轉弯的地方都树立路标，为外乡人指明方向，并标出有多少哩的距离。

(c) 至于一千哩的小路，只要妥善地和充分地予以照管，使之保持現有的状况，疏通和挖掘沟渠使积水流走，在需要的地方鋪些筑路材料就行了。

以上就是我对應該怎样修路的建議，如果一旦得到实现，我想人人都会承认这是一項既有用又体面的事业。

2. 我打算談的第二个問題是一共要花多少錢；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

假定材料是买的，馬車和人工是雇的，我提議的大堤道工程每一呎造价不会少于十辨士，六十七哩长的总造价不下于一十七万六千八百八十鎊，其賬目如下：

每一哩按一千七百六十碼計算，三呎为一碼，一哩合五千二百八十呎，每呎造价为十先令，每哩造价为二千六百四十鎊，再乘以六十七，得出总数为一十七万六千八百八十鎊，我在这笔造价里把水道和在有需要的地方抽水的水車、阴沟等費用都計入了。

除了这笔費用以外，还要加上为三十所农舍圈地开沟以及建造三十所农舍的費用，每所造价四十鎊，一共要花一千二百鎊。

我提議修筑的較小的堤道工程每呎造价为十二辨士，这种路全长一百四十哩，每哩五千二百八十呎，总造价为三万六千九百六十鎊。

除了以上兩項以外，还有一千哩路需要开水渠、挖阴沟和修

繕，假定每竿要花三先令，全程三十二万竿就需要四万八千鎊，这样一來：

	鎊
高驛道或大堤道 .....	178,080
小堤道 .....	36,960
小路等 .....	48,000
共 .....	263,040

如果要我提出減輕这笔費用的某些措施，也許我可以制訂出一套如何能够用这个数目少一半的錢完成这一工程的計劃。

首先，征得“老貝萊”<sup>①</sup>法庭的批准，使一切因較小罪行被判死刑的犯人暫不去流放，而在公路上做一年苦工；其他犯人等可以不受鞭笞，改在公路上折服适当時間的勞役，这样一來，即使估計得保守一点，也可以得到二百个工人，他們来得快，同样去得也快，只让监工监督他們工作就行了。

其次，和几內亚公司訂立协定，由他們供应二百名黑人，一般地說，黑人是很能干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非常合理地由公共倉庫維持生活。

第三，使用购买的而非雇用的車馬，只要有几个能干的車夫就够了；此外，再用几个有本領指导別人的工人；这样一來，我毫不怀疑大堤道的每呎造价只要四先令；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是順便提一提。

第四，可以为工程請求捐助和献金。

3. 对“这笔錢如何筹集？”的问题，我以为議會只要按每年三万鎊稅率向該地区征收八年的路捐，人們便不需要問它怎样筹集了。筹这笔錢将很容易；不会有教区抱怨在这一期間多繳一点稅

① 倫敦主要刑事法庭所在地的街名。——譯者

款，如果以后将永不再繳公路捐的話。

每年三万鎊的八年稅額足以保證通过預先抵用（如果需要的話）借到款項，这笔基金由国会保管，专作筑路撥款而不移作別用。

#### 4. 談到用什么东西保證工程履行的問題。

圈起来的土地可以根据国会同一法案撥給銀行和承包人，但是，他們必須担当責任；如果經過一段合理的时间以后，某某教区内任何地方的道路並沒有維持和保持規定的状态，一經大陪审員提出，这些土地就要被沒收，供这类道路通过的几个教区使用。因此，对该地区來說，象这样安置的土地便成了維持道路不会失修的永久保證，因为它们的价值要比修路的需費高得多，承包人保持他們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是合算的；由于他們的权利很不稳固，動輒有可能被沒收土地或因違約而受罰，所以他們会經常注意維修公路。

最后，承包人有什么利益呢？因為我們一定要叫他們有利可得，而且，要有厚利，否則，就不会有人願意承包這項工程。

对于这一点，我的建議是，第一：

在工程进行中，讓他們每年从筑路費中領取三千鎊管理費。

竣工以后，只要公路养护得很好，由每年五千鎊中节省下的錢便归他們所有；如果作为保證品的土地每年不能有五千鎊收益，那么，便由八年路捐中另外撥款购买土地以补足亏額；如果收益超过这个数目，这笔利益就归冒險者所有。

在这里，有人可能提出異議說：每年三万鎊的八年稅款将会在能够适当花完的时候源源不断地收到，因此，毋須預先举債，这是由于所建議的全部工程大概不能够在較短的时间內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鎊
該地区稅額达 .....	240,000
土地八年节余的收益 .....	40,000
	<u>280,000</u>

这个数字比修路費多出一万三千鎊；如果工程的造价如上述那样低廉，承包人获得的利潤就不合理了。

对此，我的回答是：我的意思是限定承包人只能每年領三千鎊管理費作为薪金，如果能省下整整一年的稅款，就可以不向地方征收这笔稅，或者把它交給銀行，以供象兴建大桥这样的建筑工程使用，或者用于非常多雨或霜冻的季节，这些季节可能損害道路，使之需要不同于一般的修繕。可是承包人不應該从这种余款中牟取私利；我們可能想出很多防止中飽的方法。

另一种异議是針對在荒地上圈地的可能性而发的，这类荒地一般都屬於某个領地，它的地产权可能是如此的复杂，因而在其他方面可能受到如此的牽累，以致即使領主本人願意，也不能把这些土地让出来。

对这一問題，可以概括地这样回答：議會法案在土地的所有权和租借权方面是无所不能的，可以使領主和佃农能够同意他們本来不能够同意的事。至于細節方面，在未被提出以前是无法回答的，不过毫无疑問的是：国会法案可以在一項条款里就把这个問題全部安排好了。

英格兰的一切地区都实行了这项計劃，英国該会变成一个多么美好的王国啊！然而，我认为这个計劃是行得通的，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是行得通的。我曾在塞薩克斯那个无法通行的郡內詳細地观察过一切重要的道路，該郡的交通情况，特别是在“荒原”（他們給这个地方起的名字非常确切）地区，使乡村居民在冬季很难到集市上去，因此，集市上的粮食由于奇貨可居而价格昂貴，而

在农夫家里购买却相当便宜,因为他不能把粮食带到集市上去;不过,即使就在該郡,如果有国会法案的批准做支持,我也願意保証实行这项計劃,并且,保証会获得很大的好处。

我曾經在那个可怕的郡看到过寬六十到一百碼的道路,从这边到那边都被牲畜踩得泥濘不堪,土地处在对人毫无利益的状态中,当馬走过去的时候每走一步馬腿都要陷入泥淖中,遍地是滿积污水的泥沼和坑洞。为了修繕这种道路,他們耗費了数量惊人的金錢,可是就在他們修补的地方,一个缺乏經驗的旅客走过时也都不免战战兢兢。羅馬人最擅长这种工作,他們修筑起一条坚实的堤道,使公路笔直地穿过这片低洼的地区,通过薩萊的达金直抵斯坦斯泰德,从那里通往奧克萊并一直延伸到阿倫德尔。这条道路的名字告訴我們它是用什么材料筑成的,因为它叫做“大石路”,至今在許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它的遺迹。

現在,为了使另外的二十碼土地能够在一片荒涼的地区里变成一条坚固、美觀而令人愉快的堤道,难道会有那个領主拒絕从我提到的路上让出四十碼土地来嗎?

或者,难道有誰能够否认:整頓我国的交通以便利車輛行旅通行这件事不是一件偉大的工作嗎?紳士們将会在他們的地租和木材价格上发现这项工程的实惠,乡下人将会发现他們的貨物現在不能帶往离家咫尺以上的集鎮上去,要从那里帶到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那时便会卖得迥异寻常的价錢;全郡得到的利益将会百倍于在这方面付出的費用。一般說来,我們感覺到的任何不便往往是刺激我們寻求补救方法的首要动力,然而,象这样巨大的缺陷在过去竟无人為它想过某种权宜的办法,这真使我愕然了。

## 关于保險

我以为商人之間的保險可以說是由来已久，从我們記不起的时间起就已經流行在商业方面，不过不象現在这样成为一門行业罢了。

这是商人之間的一項盟約；它在起初对商业來說只是一种偶然現象，是由人們性情上的弱点引起的，有些人在孤单一艘船上进行了冒險，事后又覺得所冒的風險太大，超出了合宜的程度，于是恐惧不安起来，并且向別人表示了他們的担心，也許听他們訴苦的人在同一艘船上並沒有自己的財產，但是这些人提出願意和他們共同負擔一部分可能發生的損失，同时，也分享一部分利潤。这种盟約由于方便而相沿成习、相习成風，成了一种慣例，直到最后它終於形成了一門行业。

我不能怀疑它的合法性，因为商业中的一切冒險都无非是为了謀利；当我出于必要，不得不在某一艘船上装上我的資本負擔不起其損失的較多貨物时，另一个人当然可以提出和我合伙；如果我分一部分利潤給他，他就應該承擔一部分風險，只要他承擔了一部分風險，他就應該分享一部分利潤，二者都是同样公道的。有些人反对保險費和風險之間差別悬殊，保險商承擔从牙买加到倫敦的海上風險，每一百鎊只收保險費四十先令，据他們說，这个数字未免太不公平合理了。对商人來說，这种異議虽然很少值得回答，不过，对那些不明其中究竟的人來說，这种異議好象挺公平，所以，我要麻煩讀者听我談談下列几項有关这方面的問題。

第一，他們一定要考虑到当保險商開張的时候並沒有資本。

第二，保險商所冒的只不过是一种風險，而被保險人所冒的却是出門的風險、放債在外的風險、市場的風險，他的代理商的風

險，未來市場的風險等等。所以理當得到一笔相當的利潤。

第三，如果是一次商業航行，也許冒險者要付出三四次這樣的保險費，這有時候會使保險商從航行上賺到的錢比商人本身所賺的還要多。在一次航行中，我自己就曾在這些小額保險費上付出了一百鎊，然而我賺到的卻還不到五十鎊，我想，有過這種遭遇的，我並不是第一個人。

這種保險的方式和其他行業一樣，在當代也有了某些改進（如果讀者允許我用這個名詞的話），它的第一步改進便是設立了一種為房屋火災保險的公司。一般人認為這個計劃是貝爾本醫生想出來的，不過，我認為他這個人作為建築師比作為醫師更著名。這個計劃究竟是他發明的還是別人發明的，我不想過問；它依靠地租作為萬一發生損失的賠償基金，受到了人們的歡迎。

可是，很快接踵而起的是另一方式的保險——互助會，凡是入會者都繳納一定份額的錢，入會者不論誰的房屋一旦遭到火災，就用籌集的這筆錢給他蓋房子。我不想斷定哪種方式最好或者最成功，不過，我相信後者使發起人得到的利潤最多。

只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談一下，那就是：和這兩種保險團體都沒有關係的人卻由於它們而受惠不淺，因為這兩種團體都擁有一批大都是挑水夫的壯漢，一旦發生火災，不論起火的房子是否保過險，指定的更夫便立刻召集起這些分住在各處的消防員，我們必須承認，這些人在幫助撲滅火災方面是非常熱心和努力的。

至於進一步改善商業中的保險的問題，我毫不懷疑有許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也不懷疑由政府收取小額稅金，國王就可以變成全部對外貿易的總保險商；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另一個地方比較詳細地加以討論。

我也有這樣的看法：在土地所有權如此不穩固的時代，如果能



有充足的基金，在这方面建立一种保險公司并不是个一定不能成功的計劃。可是，我不想多談這個問題，因为看来它是城里某些人正在着手进行的一项計劃，的确，这也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

对人寿保險，我不能贊同。关于這個問題，我只想說一点：在意大利那种动刀子下毒药蔚然成風的地方，举办人寿保險或許犹有可說，可是，关于临时年金，無論如何，我从未听說它是很受人贊成的。

### 关于互助会

另一个保險部門就是利用出資分担的办法，或者（借用上文提过的名詞）說是互助会，簡單地說，互助会就是若干人彼此約定在他們之中万一遇到灾难或不幸的时候相互帮助。

如果人类能够彼此融洽，一切可以調节的，包藏着灾难的事物都可以进行保險。可是，在实行这种方式的保險时，特別要求一件事——只有那些生活环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人，才能加入保險，因此，人类必須分成若干階級；由于他們的意外事故各不相同，所以，每一不同的种类都可以成立一种条件相等的互助会；因为談到人們的生活环境，由于年齡、体格和职业的不同而存在着千差万別，譬如，住在陆地上的人和飄洋过海的人，小伙子和老年人，开店的和当兵的彼此都不一样。我并不妄想对爭执不休的命定、預知和天意等問題做出决断。如果一个人命定要在战壕里被打死，同样的預知或許就会促使他报名从軍，以便使他战死在疆場上，也許一个水手的情况同样如此。不过，我敢肯定——我現在要談第二个原因了——一个士兵比誰都更容易遭遇不測，因此，不能以同等条件組成这种互助会，这样一个人的寿險年金也可能和別人一样多。因此，如果一个互助会的全体成員都同意在一个會員死后，付給該

會員的遺囑執行人若干款項，那麼，水手的遺囑執行人一定會占到便宜，取得的錢比原來繳納的要多。所以有必要把世人分門別類，水手歸水手，兵士歸兵士等等。

這也不是什麼新鮮東西。互助會不應該妄自尊大，以為這種方法是自己發明的，或者當我們把互助金的方法應用到其他部門上的時候，以為我們有什麼剽竊他們的罪過；因為我知道除了僅僅互助會這一個名字以外，並沒有效法他們什麼，他們總不能夠把這個名字也當作有價值的發明吧。

我可以請他們看看其他方面這一類非常個別的实际事例，這早在上世紀初葉以前就發生了。在埃薩克斯、肯特和埃里島有許多沼澤和濕地，人們在那裡經過艱苦的努力和花了大量金錢以後，向海洋和河流爭得了大量的土地，並且築堤（他們叫做牆）護地，這些土地的所有人同意共同出資維護堤防，以御海水，這完全和互助會一樣；假使我在任何平地或沼澤有一塊土地，它雖不鄰接大海或河流，而我仍然分攤一份維護上述堤牆的費用；如果海水在任何時候決了堤，損失並不落在決堤地段的業主身上（除非決堤是由于他的疏忽），而是由全部土地來負擔，這就叫做平均分攤。

此外，據我所知，騎兵隊里也實行這種方法，特別是當情況安排成騎兵各騎各人的馬的時候，每一個私家騎兵每天從自己的軍餉里拿出兩個辨士，集成一筆公積金，不論哪一個騎兵因意外喪失了戰馬；便由這項公積金內撥款為他另買新馬。

還有，水手向恰特姆<sup>①</sup>金庫繳一份錢是另一種互助會；其他的互助會還可以舉出很多。

反對這種作法的合法性將是對普遍公平與仁愛的貶抑；因為

---

① 英國東部海港。——譯者

这正如当我遭到不幸或家业淪落的时候，邻人救济我本是仁慈之举一样，如果我曾答应过換一种情况我也将同样对待他，他只有这样做才算公平；如果全能的上帝曾經命令过我們在危难中要互相救助，而我們彼此立約服从这道命令肯定是值得贊美的，不，它是我們受神律的启发想出来的一项計劃，据我所知，它具有这样大的范围。以致（正如我前面的說明）可以防止世界上的一切灾难，从而使人类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各种灾难、貧困和不幸前面获得保障。在这个問題上，請允許我稍为詳細地談一談。

首先，如果所有列强都一致同意对侵略或进犯邻邦的国家进行鎮压，全世界便可以保證普遍和平。生活中的一切意外，如遭逢盜賊、陆路遇洪水、海上遇風暴等各色各样的損失，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預防（就如火灾已經这样保了險一样）；就某种意义來說，通过向未死者賠償損失，死亡本身也得了某种弥补。

我将先从海員談起；因为他們的生命比別人更容易遭受危險，所以，似乎應該首先談談他們。

### I. 关于海員

水手是世界上的敢死队；他們是藐視恐怖的人，終年和大風浪搏鬥，他們凭恃自己那一行的魔力，就在死亡的邊緣上做生意，我可以說他們經常处在九死一生的境地。誠然，他們因为經常出生入死，从不把危險放在心上，可是，我希望不会有人說他們更聰敏；习惯使他們变得如此頑强而冷酷，以致我們发现他們虽然随时都可能死亡临头，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我已經觀察到，在有关这类人的英国习惯里有一个很大的弊病，用这种互助会的办法或許能够得到弥补。

如果一个自願参加或被征为国王服务的水手在任何意外中負

伤或殘廢，應該發給他一笔終生年金以补偿他的損失，水手們把这笔錢叫做榮譽金，这是根据他們受伤的輕重，如損失的是眼睛、手臂、腿或指头等等按照比例發給的。一个穷人因公殘廢，喪失了手足（这些就是他的財產），因此不能再靠卖力气掙飯吃，象这样的人就應該受到贍养，而不應該因为国效劳，失臂或断腿而餓死；这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也是非常合理的事。

但是，你如果看看被商人雇用的水手，便会知道並沒有為他們規定任何卹金，这就是以往許多艘优良的船只和大量值錢的貨物慘遭損失的原因，而这些本来是可以挽救的。

水手們也有理由这样做，譬如，有一艘或許載着很多財富的商船在从东印度群島回国的途中，碰着一只私掠船（这只私掠船并不强大，如果商船和它交交手，或許就能够逃脫）；船长把水手召集起来，對他們說：“先生們，你們該看見眼前的情况了；我相信，只要你們大伙儿帮助我，我們就能够摔开这只私掠船。”其中，有一名水手同別人一样願意战斗，也象船长一样不是胆小鬼，可是，脑子比他的同伴稍为聰敏一些，这时候，他回答說：“尊貴的船长，我們願意打一場，我們相信能够把它打跑。不过，情况是这样，如果我們給俘虏了，我們只会被送上岸，打发回家，或許只損失几件衣服和一点点薪水而已；可是，如果我們动手和私掠船干一番，我們之中就可能有十个八个会負伤，变成殘廢，这样一来我們就完了，我們家里也沒人养活了。如果你肯簽立一份約定，保證船主或商人給受伤殘廢的人发一笔年金，讓我們不致于因为替这条船卖命，反而弄得自己去討飯，那么，我們就願意救出这条船，或者和它一齐沉下海；不然，以我來說就不願意动手。”船长办不到这一点，于是，水手們便坐視不救，結果連船帶貨都損失了。

如果我把这个假設的例子变成真正的事实，指出船只和这样

做的船长的名字,那么,事情便会清清楚楚,无可否定了。

因此,为了鼓励为商人服务的水手,我提議成立一个海員互助会,所有的水手或从事航海事业的人都在那里的一个海員保險公司登記下姓名和住址以及航綫,向公司按季繳付一定的少量保險費——一季一辨士,从該公司理事那里領得一張保証他享有下列各項權益的盖印証明书。

在战斗中或在海上因其他意外而殘廢的任何海員都應該由上述公司发給下列款項,发款方法可以是按年发的終生年金,也可以是一次发的現金,听凭領款者决定:

喪失一目	发給現金 25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2 鎊
喪失双目	发給現金 100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8 鎊
喪失一腿	发給現金 50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4 鎊
喪失双腿	发給現金 80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6 鎊
喪失右手	发給現金 80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6 鎊
喪失左手	发給現金 50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4 鎊
喪失右臂	发給現金 100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8 鎊
喪失左臂	发給現金 80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6 鎊
喪失双手	发給現金 160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12 鎊
喪失双臂	发給現金 200 鎊或終生年金每年 16 鎊
凡手臂、小腿或大腿受伤的,发給医疗費 10 鎊	
凡被土耳其人俘虏的代付贖金 50 鎊	
凡因年老或患病而致身体衰弱,不能再航海或維持生	
活的	发給終生年金每年 6 鎊
对战死者或溺斃者的遺妻	发給卹金 50 鎊

考虑到这种情况,每个加入互助会的海員在有会員要求发給卹金的时候,要向上述公司繳付他摊到的定額款項,而且,在每次有人要求发給这种卹金时都要如数付款。該公司把这些要求登記下来,这些要求必須具有充分的証据,由理事分別管理并印出公

布。

例如：假定有四千名海員加入这种互助会，在六个月以后——只有在入会六个月以后方得提出要求——一艘商船和私掠船发生了一次战斗，結果出現了若干需要发給卹金的要求，全部情况如下：

	鎊
某甲負伤失去一腿 .....	50
某乙被火药炸坏一目 .....	25
某丙被轟去一臂 .....	100
某丁被裂片刺瞎一目 .....	25
	<hr/> 200
某戊被炮彈打死，发給其妻 .....	50
	<hr/> 250

于是，理事們算出这些人应得的卹金，向該会成員公布，水手某某等在和法国私掠船作战中如此这般地負伤，按照公司的規章，經過理事們核算以后，他們應該領取的款額为二百五十鎊，这笔錢由全体會員均摊，每人合一先令三辨士，凡加入該会的人都要分別认捐一份，使上述受伤者得到救济，这正如他們万一遇到相同或类似的灾难时希望得到救济一样。

从工資中拿出一先令三辨士来救济五个受伤会友，这对一个人來說算不了什么，何况，他同时也保了險，一旦自己負了伤或殘廢时，也可以受到同样的救济；所以，这件事是如此的合理，以致很少会有人不参加这样的保險公司——除非他是一点見識也沒有的傻瓜。

我对这件事不打算再往下談了，因为我或許可以把这个建議告訴某些可以着手实行它的人，通过实施让世人看到它的利益。

## II. 关于寡妇

在我看来，互助会的同样方法也可以是一个造福寡妇的非常适当的建議。

我們看到許多生活优裕的良家妇女，不几年便搞得傾家蕩产，也許年青青的就夭亡了，丢下了滿堂无衣无食的儿女。下級牧师、小店主或工匠的妻子往往遭遇到这样的命运。

这些人娶的妻子或許带来了三百鎊到一千鎊的嫁妝，可是他們不能够划定身后应由妻子享有的任何財產。他們或是由于生活奢侈和懶惰而敗坏了家业，或是千百种的意外事故使一个商人家庭道中落，瀕于完全破产。可怜的年青妇人或許已有三四个孩子，不得不东拉西凑地过日子，而丈夫处于受破产法威胁的狼狽境地，躲在明特或弗萊尔斯这些地区；如果丈夫一旦死去，妻子就更加无依无靠了（除非她有亲友可以投奔）。

如果我們依照下列条件成立一个叫做“寡妇保險公司”的組織：

二千名妇女或者她們的丈夫把她們的姓名和住址登記在一本专为这一目的而設立的登記册上，并且登記上她們丈夫的姓名、年龄和行业，在登記时繳納五先令，以后每季繳納一先令四辨士，这笔錢用来成立和維持一个設有办事处和各級職員的公司，因为維持这样的公司需要一笔費用。入会的妇女每人收到一張由該公司書記盖章和理事签署的証明书，保証她能享有下述权益：

任何一个妇女在入会六个月后的任何时候不幸变成寡妇，按照所規定的格式向公司发出应有的通知和提出要求后，即可在提出要求后六个月内收到为数五百鎊的現金，其中，除了公司職員收取小額的手續費以外（手續費的多寡一定要由理事决定，以便大家

知道),这笔钱将毫无折扣地发给。

考虑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每逢任何一个会员变成寡妇的时候,入会的每一个妇女都有义务缴纳她摊到而应缴的一份款项,以便为该寡妇凑足五百镑,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每人的份额不超过五先令。

海员或水手的妻子将不得加入这里所建议的这种组织,其理由已如前述,因为海员比别人更容易遭遇生命危险,除非他们承认这种普遍的例外,即:他们如在王国境外殒命,其寡妇将无权领取补助金。

下面的情况也可能是一种例外:当一个寡妇提出要求的时候,如果在清理一切债务和遗产以外,她的丈夫真正(实实在在地)留给她本人使用的财产达到二千镑,她将无权要求领取补助金;成立互助会的宗旨在于雪中送炭,并非锦上添花。但是,反对这项规定的意见非常多。如:

1. 这将诱使许多人发假誓。

2. 人们将在遗嘱上弄鬼,以蒙蔽该项例外的规定。

还有一种例外也一定要规定下来,那就是:如果婚姻极不相称,如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嫁给一个七十岁的老翁,或者是丈夫的健康不佳(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情况是谁也知道的事实),都应当另作别论。为了防止这两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做两件事:

1. 公司一定要派遣外出职员在各处搜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一旦发现这种情形,公司在接收入会者以后的十四天内,有权退回其会费并宣布其入会为无效。

2. 凡是丈夫明显患有任何疾病的妇女,在入会一年后才可提出发给补助金的要求。

反对这一建议的主要说法之一是:你如何能够强迫人们缴付



她們的捐款或季費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并不需要强迫（尽管这种手段也可以使用），而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只需要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保证款项的收齐，那就是：凡不继续缴纳应缴费用的，将丧失以往缴款所应获得的一切权益。

我还知道一种看上去象是理由充足的、反对这一建议的看法，那就是：提出要求的数目是如此地难以肯定，谁能知道她们在入会以后到底合算不合算，因为两千人中每年死去的人可能使每一个会员每年要缴纳二十镑或二十五镑；如果一个妇女这样缴了二十年的钱，最后就是得到五百镑也吃了大亏。如果她比丈夫先死了，他便消耗了丈夫相当多的财产，使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对这种说法，我的回答是：首先，我愿意提出一个如此公平而容易办到的建议，任何入会者如果觉得会费太高或捐款的次数太多，她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互助会随意退出，以后不再负任何义务；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就是“自作自受”——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将会落个什么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死亡是一种谁也不能直接预测的意外，所以每个会员都必须承担这项风险；可是，为了使反对这种建议的偏见不致建立在错误的论据上，让我们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稍作考察，根据人口的死亡率的一般比例来计算，看一看二千个入会者每年死亡的有多少人。

威廉·配第<sup>①</sup>爵士在他的《政治算术》一书中，根据非常精巧的计算，推算出伦敦每年的死亡率为  $1/40$ ，并且用所有按比例计算的适当规律证明了这个得出的数字，所以我将从这里开始讨论

---

① 威廉·配第(1623—1687)，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译者

我的計劃。

因此，如果全英格蘭的人口死亡率是  $1/40$ ，也就是說，我們的二千名會員中每年將有五十人死亡；每一個婦女為每個死者捐助五辨士，她肯定會同意每年花十二鎊十先令為丈夫保壽險，以便在丈夫有個好歹的時候可以領取五百鎊補助金；如果她比丈夫先死，這筆錢當然損失了，可是和贏利相比較，這並不是一種過分不合理的風險。

同時，我還可以舉出某些理由來證明，連這種情況都不會在我們的計劃里發生。首先，威廉·配第爵士假定倫敦城有一百萬人口，而我們在以往疾病最流行的年代（發生瘟疫的年代除外）看到的每年人口死亡統計數從來也沒有達到過二萬五千人；經常只有二萬人左右，這才占  $1/50$ 。而且，我們在這裡一定要考慮到；老人和兒童前後合起來至少占死亡人數的  $1/3$ ，而我們保險的對象卻完全是中年人，大家都知道只有中年人最不容易死亡；如果把這種情況折算在內，根據他的計算，這麼多的人每年的死亡率  $1/80$ ；不過，因為我要保證為意外事件留下余地，所以我願意假定我們的會員死亡率為  $1/50$ 。

其次，必須看到，我們的互助會只有在死去丈夫的情況下才照規定發給卹金，因此這個  $1/50$  的數字決不能以二千人作為計算的基數；因為我們可以假定女人的死亡率至少和男人一樣，而死去女人並不付款，所以我所能設想的每年要求發給卹金的最大比率是每一千人中占二十人（ $1/50$ ），也就是說，每年要發給二十次卹金，每人每次攤五先令，一年合五鎊，即使是一個女人按這個數目繳款二十年，最後得到一筆卹金，她也是極為合算的，而如果她完全沒有機會得到報償，這也不是什麼太大的損失。我的確相信任何保險公司都可以大胆地承攬這種生意，每年向保險人收取不超過

六鎊的保險費，而在她成為寡婦提出要求時賠償她五百鎊。

我不想再細談這個問題了，因為我有機會另外撰文更詳細地來討論它，承蒙幾位朋友認為這個建議太有用了，不付諸實行未免可惜，他們已經決定着手實驗；所以，我請讀者自己去看一看公眾實行這個計劃的效果吧。

我提出以上兩種情況作為特殊實驗，說明通過互助會的方式進行保險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成就；我相信我可以毫不傲慢地肯定：這個主意可以改進成為這樣一些方法，它們能夠防止人類的普遍貧困，使我們不再有乞丐、教區貧民、养老院和濟貧院；通過這種辦法，所有的人都可以領到他們應得的生活費，而不會貧苦到要靠施舍為生。

我不信誰會下賤到完全甘於行乞，他們落到這個地步不是迫於貧困，就是出於卑鄙而無餓的貪心；所以，我由此肯定，對於任何乞丐都應該施以救濟或懲罰，或二者兼施。如果一個人並不貧困，僅僅是因貪婪而行乞，這說明他的靈魂卑鄙無恥已極，理應受到最大的輕蔑，我們應該象懲罰一條狗似的懲罰他。如果他行乞是由於貧困，而貧困可能起因於游手好閑，也可能是遭到意外；如果是後者，他就應該得到救濟，如果是前者，他就應該受到懲罰，但是，同時也理應得到救濟，因為不管一個人犯了什麼過錯，總不應該讓他餓死。

所以，我將開始討論一個造福人群的計劃，實行了這個計劃，一切決非這樣卑鄙、貧窮和無能的人，如果他是由於年老或遭逢意外而需要利用這筆錢的話，都有正當的權利領取一份安慰自己的生活費。有一種貧窮不但不是可恥的，而且是清白的，這就是：人們遭到飛來的橫禍、突然的天災，譬如火災、船只失事、喪失四肢等，變得一貧如洗，需要依靠別人救濟，他們自己並沒有過錯。

这些不幸一般都非常明显，很容易博得他人的賑济；然而，也有許多每况愈下的人家，他們的情况不是那样的公开，而他們的处境却相当窘迫。使人陷于貧困的原因不可胜数，而某些人穷极无奈，不得已才在世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景况，不然，他們就会餓死；于是行乞之風由此而生，而懶惰和游手好閑又使它进一步形成了一門行业。可是，如果彻底实行了我提出的方法，行乞的原因便会根除，而結果自然也就會杜絕了。

考虑不周是人們当年青力壮时不为年老和患病时作打算的主要原因，保証不发生这种弊病的建議概括起来只有这么几句话：所有的人在年青、健康、能够工作并且可以积蓄一些錢的时候，應該从他們的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交由可靠的人保管，作为一笔放在銀行里的存款，以便在他們因年老或发生意外变成殘廢或无力自养的时候，能够因此得到救济，如果蒙上帝保佑，他們或他們的家屬始終不需要这种救济，剩余的錢可以用来救济那些需要救济的人。

如果在英格兰各郡都成立一个性质与此相同的公司，我相信貧困便可以很容易被防止，而行乞現象也将被完全杜絕。

### 关于年金局

我建議在某个方便的地方建立一个年金局，局內設常年工作的書記、職員和檢查員各一人。任何人，只要有老老实实的劳动者，不管他們的职业或景况如何，不管他們是男是女——乞丐和兵士例外——，凡四肢完好、年齡在五十岁以下的都可以前往該局，在专备的登記册上把他們的姓名、行业和住址一一登記下来，在登記的同时繳納六辨士注册費，以后每季繳費一先令，則每人將得到一份由該局盖印的、保証他們享有下列各項權益的保險契約：

1. 这些繳費者之中如果有人因发生任何意外(因醉酒和爭吵造成的除外)而折断了四肢、关节脫臼或受了危險的撞、跌、压、瘀等伤,由該局特意指定的高明的外科医生負責予以免費治疗。

2. 如果他們在任何时候患有重病,該局接到通知后即派医道精良的大夫去为他們治病,并且免費开方。

3. 如果他們由于上述疾病或意外丧失了四肢或眼睛,以致显然不能工作,同时又穷得无法自养,年金局应出資为他們治疗或发給他們終身贍养年金。

4. 如果他們变成跛子、年老或者由于身体真正衰弱(梅毒除外)而不能工作,同时又无力自养,一經查明屬实,就会把他們收容到专门为此設立的救济所或济貧院,使之終生受到良好的贍养。

5. 如果他們是海員,在他們服务的商船上死在国外,或者因船只失事溺死,或者因被俘死于奴役,他們的妻子在寡居期間将領得一笔年金。

6. 如果他們是生意人并且繳付过教区济貧稅,万一他們由于营业雕敝和失敗破了产,因欠債被投入監獄,他們将領得一笔年金,作为他們在監禁期間的生活費。

7. 如果因病或意外,他們暫時陷于极端穷困的境地,在向年金局陈明真实情况以后,該局将依照理事們斟酌的情况对他施予救济。

要注意的是,按第四条的規定,因疾病和年老而不能工作,穷困无以自給的人應該住进济貧院得到生活贍养,而在第三条中,丧失四肢等或失明的則由該局发給年金。

这种差別待遇的理由是:一个失去手、半截腿或一条腿或失明的貧苦男女,他們的殘廢有目共睹,我們不会受騙,而其他身体衰弱的情况,我們却不那么容易判断,如果不区别对待,誰都会要求

发给年金；实行区别对待，除了那些真正走投无路的人以外，很少有人愿意进济贫院。

为了使这项计划能够执行得非常周到和公平，而无负于它这样堂皇的外貌，我提出下列几项把它付诸实行的办法：

第一，我建议成立一个负责斯塔普尼和怀特却普两大教区的总局；我在后面将谈到某些强迫一切人都在该局保险并缴付费用的方法，所以请允许我在此假定这两个大教区的全体居民（我指的是比较卑微的劳动阶层）都将报名，据我估计他们的人数至少有十万人。

首先，指定上述教区的十五位著名的居民（暂时包括教会执事、所有居住在上述教区以内的治安推事和驻留牧师在内）为该局理事。

上述十五人暂时先由伦敦市长提名，其余空额最迟在十天內由已经被提名的理事以多数票推出。

这十五人选出一个十一人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周开会两次，开会必需的最低法定人数为三人，委员会设正、副理事及会计员各一人。

年金局设书记一人，下属办事员数人，另有登记员一人、办事员二人、调查员四人、信差一人——领取薪金，每日上班——医师一人、外科医生一人、视察员四人。

济贫院设房屋管理人、膳食员各一人、看护员数人、门房一人、牧师一人，人员多寡可以根据收容的人数而酌量增减。

为了维持这个年金局，并使存款只由其救济对象领取或用在他们的身上，使这笔钱不致变成上述职员的薪金，使这项事业的主要目的不致变成从中领薪（就象许多计划曾经出现过的现象一样），为此，我建议由前面提过的经理或承包人担任书记，可以允许

他有一个职员,他的职责是保存登記册、管理登記、发出有理事們盖章和他本人签字的証照、經常登收每个保險者繳納的季費。为了防止欺騙或纵容作弊并且不使上述書記掌权过重,每个保險者都把繳納的季費投入一只大箱子里,这只箱子用十一把鎖鎖牢,委员会的委員各执一把钥匙,这样只有在全体都到場时錢箱才能打开;保險者每次繳月費的时候,書記将发給他一張盖章的証照,用以代替該季度已經繳納季費的收据,其形式如下:

1796年圣诞节

注釋: 每个保險者之所以要領取一張季費收条或証照,是因为必須使下列规定成为該局的常规: 如果任何保險者沒有按时繳納季費,他們在繳納加倍款項以前不能提出任何申請,或者在該季度不能提出申請,而不管他們遭到了什么意外。

書記應該有权在发出登記券时每張收費二辨士、发出季費收据时每張收費一辨士,以供下列开支:

三分之一作为薪金归他所有,他应由該款中撥一部分支付他的三名办事員;

三分之一归办事員和他們当中的其他职员所有;

另外三分之一用以应付該局的日常費用。

按此計算:

十万名保險者每季繳納一辨士,共合 1,666 鎊 3 先令 4 辨士;

三分之一归書記和三名办事員所有,計(每年) 555 鎊 7 先令 9 辨士;

三分之一用以支付

	鎊
登記員一人.....	100
办事員一人.....	50
調查員四人.....	100

医师一人·····	100
外科医生一人·····	100
视察员四人·····	100
	550

三分之一作为日常办公费,如:

十位委员每周开会两次,每次领津贴五先令,共合···	260 镑
委员会雇用办事员一人·····	50 镑
信差一人·····	40 镑
年金局养马一匹·····	40 镑
济贫院用房一所·····	100 镑
临时费·····	70 镑 15 先令 7 辨士
	560 镑 15 先令 7 辨士
共合	1,666 镑 3 先令 4 辨士

一切费用都可以依靠每季缴纳一先令这样微乎其微的款项来支付;第二步考虑是考查这笔保险费的收入究竟会有多少,而早晚需要动用它的要求又是哪些。

如果十万人加入保险,每人在登记时从他们的	
收入中拿出六辨士,共合·····	2,500 镑 0 0
第一年缴纳的款额,每人每季一先令,这笔存	
款共达·····	20,000 0 0
必须假定加入登记的不会在三个月以内完全结	
束,所以,季费只能从登记额满或截止之日	
起开始征收;从那时起,一年以后才能提出	
任何要求;我以为分作几次征收的钱在第一	
年不会生息,只有二千五百镑的那一笔	
可以在某种良好基金的基础上按七厘利率	
贷给国王,所以,第一年只能生息·····	175 0 0
第二年的季费由于有一千人要求救济而减	
少为·····	19,800 0 0



第一年存款如上所述按七厘利率貸給國王，			
在第二年末的利息·····	1,774	10	0
第三年的季費由于有人要求救济而減			
少为·····	19,400	0	0
以前現金至第三年末的利息·····	3,284	8	0
三年总收入·····	66,933	18	0

附注： 假如他們高兴，誰都可以在每季繳二先令至五先令，他們日后得到的救济也将隨之按比例增加。

由于偶然性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很大，所以，很难具体指出这笔錢将怎样开支；不过，利用政治算术，可以作一番大概的推测。

要注意的是，在我的建議中，按第三、五、六条規定要求救济的人領取的年金数目如下：凡每季繳一先令的每周得領年金十二辨士，其比例就是这样；所有按季繳納的錢，每十二辨士将使納款者在需要領取年金的时候，每周获得一先令，繳几份十二辨士就得到几个先令。

第一年不允許任何人要求救济；所以，銀行的全部存款为二万二千五百鎊。我們將以此为基础来考虑要求救济者的数目。

威廉·配第爵士在他的《政治算术》中认为：全部人口中的年死亡率不超过  $1/40$ ；我完全不认为我們这里要求救济的事故会和人口的死亡一样頻繁，其理由如下：

1. 我們所保險的人全是成年人，而且，都正当壮年，既已度过容易夭折的幼年时期，也沒有进入風烛殘年的阶段。威廉爵士的統計包括儿童和老人在內，这些人往往在死亡統計表中占  $1/3$ 。

2. 我們这里在头几年要求救济的数目不会多，这笔錢只要能够象头三年計算的数字那样，一直增长十年，它就几乎足以維持全部要求救济的人。

3. 假定意外事故和貧困是我們的借方，而健康、兴旺和死亡

則是帳上的貸方,無論怎样推算,具有后面三種情況的人將占全部人數的  $\frac{3}{4}$ 。說明如下:假定每年的死亡率為  $\frac{1}{40}$ (這一點毫無疑問,只會多不會少),那就是每年死亡二千五百人,二十年合計五萬人。我希望我可以假定在其余的人中有  $\frac{1}{3}$  的人不具備要求救濟的條件,顯然,他們的生活可以不依靠施舍的幫助,另有  $\frac{1}{3}$  的人體格健壯能夠勞動。這些數字加在一起共計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二人,所以,在頭二十年中只有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八人要求施舍和領取年金,其中,有一半,按照威廉·配第的說法,將在二十年內要死於我們的手中,所以,最後剩下的只有八千三百三十四人了。

然而,為了使情況確鑿無疑,在推測的比例之外,我願意假定它們可能發生的情況是這樣:

我們要注意,在第一年誰也不得要求救濟,到第二年,數目一定很少,不過,此後却日益增加;所以,我假設:

在第二年要求救濟的人將占 $\frac{1}{500}$ ,也就是		
二百人,因此,需要救濟費……………	500 鎊	0 0
第三年提出要求的人為 $\frac{1}{100}$ ,即一千人,		
需要救濟費……………	2,500	0 0
加上以前的二百人 ……………	500	
	<hr/> 3,000 鎊	

我們繼續計算下去:

我們發現在第三年末的本錢是……………	66,933 鎊	18 先令 0
第四年的季費和以前一樣,減少為……………	19,000	0 0
本錢的利息……………	4,882	17 6
第五年的季費……………	18,600	0 0
本錢的利息……………	6,473	0 0
	<hr/> 共 115,879	
	15 6	
救濟費……………	3,000 鎊	0 0
第四年有二千名要求救濟的……………	5,000	0 0

繼續开支的原来費用……………	3,000	0	0
第五年有二千名要求救济的……………	5,000	0	0
繼續开支的原来費用……………	11,000	0	0
共	27,000 鎊	0	0

通过这样計算，头五年的本錢比費用增多了八万八千八百七十九<sup>①</sup>鎊十五先令六辨士，然而，在这里的賬上两方还有許多情况需要考虑，这些情况势必增加了本錢，减少了救济費。

首先，在这五年期間有六千二百人要求救济，在以上計算本錢时即已因此打了折扣，但是，我們也可以假定新加入的人将补足亏額，其数目在五年內共达……………	3,400 鎊	0	0
他們繳納的六辨士合計……………	155	0	0
	3,555 鎊	0	0

再加上一十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九鎊十五先令六辨士，于是，本錢合計……………	119,434 鎊	15 先令	6 辨士
六千二百名要求救济的肯定都是年老体弱的人，我想，根据最低的估計，他們在五年內也将死去五百人，假定不是逐年扣除，我們將省下四千鎊費用……………	4,000 鎊	0	0
这就使全部費用减少为……………	23,000 鎊	0	0

此外，在以前的計算中，我們完全假定季費是一直毫不生息地放到年底，这笔錢是一季一季地聚集起来的，假定把它也按季放出去(因为完全可以这样做)，它的利息按五年計算将达五千二百五

① 原书作 89,379,誤。——譯者

十鎊。

从第五年起,在可算的範圍內,領取年金的人是如此之多,所以,我深信他們一个一个地死去而省下承包人負擔的速率和他們提出要求救济的增长率一样快,只不过是每年所收的季費有些减少而已,它的差額可用本錢的利息弥补。

例如:

第五年末手头的本錢为……	94,629 鎊	15	先令	6	辨士
第六年的季費……………	20,000	0		0	
本錢的利息……………	5,408	4		0	
	<hr/>				
	120,037 鎊	19	先令	6	辨士
假定維持济貧院的費用比					
年金大,这笔超額費用					
每年为一万鎊……………	10,000	0		0	
第六年的救济費……………	22,500	0		0	
現金余額……………	87,537	19		6	
	<hr/>				
	120,037 鎊	19	先令	6	辨士

我們还應該看到,住在济貧院靠年金局养活的人将要做指定的工作,以便不使任何人飽食終日无所事事,这类工作将适合每个人的能力,要求并不苛刻,只不过对最勤勉的人給予某种奖賞而已。上述工作的收益归入济貧院的資本。

此外,除了固定的七厘利息以外,或許还可以想出許多种利用这笔資本謀取厚利的方法,因为財政部不一定經常借款,或許这笔利錢的来源不会永远稳妥可靠;然而,由可靠的人掌管的拥有八万鎊資本的銀行不会缺乏改善資本和謀求厚利的机会。

我不否认这项事业的費用因意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以致龐大的救济要求超过了我所提出的比例;不过,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或者費用再多一些,据計算,专供它开支的上述八万鎊資本也

足够使用。

这笔帳是按照巨大的保險人数計算的，或許还可以允許更多的人加入；关于这方面的問題，我想無論人数多寡，比例也許都一样；即使有二十万人加入，这个比例也同样适用。我实在衷心希望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見識，能够看到這項計劃的益处，因切身利益而加入這項事业。然而，有些人还不如野兽有头脑，在年老以前不願意做好防老的准备；对付这种人，也許可以由当局采取两种强迫措施：

1. 教会执事和治安推事應該派遣教区管事陪同該局職員到教区較穷的居民家里去，告訴他們：現在給他們想出的免于老年因貧困受罪的办法是如此的体面，如果他們不肯为防备日后的貧困从收入中省下这样小的一笔錢而拒絕加入保險，此后教区對他們将不予救济。

2. 各教区的教会执事可以拒絕未加入該局保險的个人和家庭迁入他們的教区。

3. 應該公开要求任何人不得向乞丐施舍任何东西，这样一来，所有的一般乞丐在一定時間后都会被清除，从而将有效地最終杜絕行乞現象。

为了促使教区为這項計劃出力，济貧院理事應該向教区保証以后不会再让教区花錢救济任何人，这一定能使各教区都努力让教区内一切比較卑微的劳动者完全加入保險；因为这种办法必使教区到时候将完全摆脱教区内所有的貧民。

我知道，根据法律，任何教区都不得拒絕救济任何陷于貧困的个人或家庭，看来，向这种人說教区将不救济他們乃是一种徒費唇舌的威吓；然而，教区却能做到这种程度，使这种人在大家眼里成了沒有資格享受救济的人，并且得到相应的冷遇；說真的，一个人

只要每月省下两壶啤酒錢就可以預防穷困,可是,他連这笔錢都舍不得省下来,等到他受穷罪的时候,誰还会可怜他呢?

至于我算的这本賬,我并不依靠它,我只是說: 只要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十万人参加保險,在五年以后,除了付清一切費用以外还淨余現金八万七千五百三十七鎊十九先令六辨士,我盼望每个人都想一想,有这样的一大笔錢什么事情不能够做? 例如,它可以用普通彩票(現在每張彩票售价六鎊)的形式投資,每張年息一鎊,十五年后每一千鎊投資即可收回二千五百鎊,在这一期間并不会耽誤用錢,所以,和現錢一样有用;或者投資于改善租金,例如,地租会随着房屋的兴建而上漲,所以,到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笔收入到手,即使保險的人有三分之一要求救济,它也足以养活得了这样多的人。

我盼望大家想一想我国的現狀,然后告訴我:假使全英格兰的人,不論貧富老幼,每人每年都向一个公共銀行繳納四先令,同时,这四先令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和誠实的管理(不論是一个个死了的人,或者是从不需要救济的人所繳款項的余額都在內),这笔錢豈不是就可能养活了所有的穷苦无助的人,因而永远消除了王国中的行乞和貧困現象了嗎?

### 关于賭押

現在,以保險单为契据来經營的賭押,已經形成一門保險行业;早先,更确切地說,它是賭博中的一种,而且,如它所应得的那样很遭人蔑視,在許多方面都帶有欺騙的性质。然而,战争却带来了許多可供賭押的事物,例如,未卜胜败的攻城、战役、战斗和条約等等,这就使賭押声誉鵲起,有人特意为之成立了專門的营业所,使这門生意兴隆到惊人的程度,大大撈了一把,尤其是开营业所的

人更发了財，所以，据人們估算，关于二次圍攻里末利克<sup>①</sup>的賭押，胜敗两方押的賭注不下于二十万鎊。

这門行当是怎么經營的？它通过什么詭計和伎倆得以变成一門行业的，人們为什么糊塗到迷恋于这种玩意？闡明这些問題并不是一件难事。

据我看来，爱好新奇是推动它風行的第一副車輪，我毋需討論这种新奇玩意的魔力。賭押是一种嶄新的东西，至少在倫敦交易所里是这样；有几个人曾以詹姆斯国王<sup>②</sup>能否复辟成功来打賭，結果被政府抓住这个机会，按照他們的罪过給了他們应得的惩处。于是，这类賭押便第一次在公共話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曾听詹姆斯国王时代的一个书商說过：“如果你想让一本书暢銷，頂好让它給公共劊子手当众焚燒一次。”无疑，这个人把利潤看得比名誉还重，然而，一般人却最喜欢干那些似乎是違法的事，所以这門行业看来恰恰因为被人看作是非法的而得以風行。

这門行业越来越兴隆了，先是在交易所里，然后蔓延到咖啡館，它成长了，直到商业界的蠹賊——捐客們掌握了它以后，专门經營賭押的特殊营业所便紛紛成立，而且，这些場所天天門庭成市，应接不暇。

这些营业所問世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就和“馬車夫聚集所”或者城里的任何賭館一样，挤滿了騙子和罔子，在那里，有的人专门装出一付有經濟信用的模样，让开营业所的人真把他当成有經濟信用的人，他尽管連一个四辨士的角子都还不起，然而，一借却是

---

① 里末利克是爱尔兰的城市，1688年英国資產階級迎立威廉第三为王，該城为廢王詹姆斯二世的最后一个据点，于1691年为英軍所占，爱尔兰遂为英国征服。

——譯者

② 指詹姆斯二世。——譯者

若干基尼<sup>①</sup>，并在保險单上签字，直到他在打賭时以很大的让步为条件而取得三、四百鎊現金，于是，他就不惜冒險一試了。如果贏了，他便发了財；如果輸了，倒使只輸了这么多錢的他比以往更好，因为你想討債么，他便在法学协会或衙門里恭候着您的大駕哩。

但是，除了这些交易界的小偷以外，还有一种万无一失地贏錢的法門，这种方法运用起来显得比較誠实，可是一点也少不了耍手腕，賭徒和营业所老板串通一气，可以用这种方法下大注，并做出很大的让步，往往仍能穩操胜算。

譬如，法兰德斯或其他地方有一座城市在战争中被圍攻；或許，在圍攻的初期城防很巩固，有解圍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座城一定能坚守多少多少天，甚至压根儿就不会失陷。假設某个賭徒有两三个同党，营业所老板往往是其中之一。这伙人针对认为該城会陷落的說法，力保它能够坚守若干若干时日，在做出很大让步的条件下同人打賭。这种手法繼續卖弄一星期左右，随即一反其道，他們虽然表面上依然坚持原来的看法，而营业所老板暗地里却想法把別人附和他們說城市不会陷落而做出让步的挑賭完全承应下来；这样一来，他們起初做出的让步就輕易地得到了保障，而这种看法在一般人当中却傳播开了，人們紛紛以該城不会陷落来打賭。于是，他們想法把为此做出让步的一切挑賭統統接受下来，而他們自己表面上仍然做出让步的挑賭，签下保險单，可是这样打賭的双方往往都是同伙人，直到他們承应下来的賭注一倍于自己开初下的賭注为止。此后，他們立刻又倒向另一边，而以該城非陷落不可来挑賭，直到起初所做的全部让步都抵銷为止；通过这种手法，如果該城陷落了，他們就能贏得二三千鎊左右，如果該城守住

---

① 1663 至 1813 年間英国发行的·种金币的名称，一基尼等于二十·先令。——译者



了，他們也不是輸家。

經驗告訴我們，十座城就有九座是被順利進占的，而不是被硬攻下的。戰爭的技藝已經如此進步，我們的將軍們又是如此謹慎，所以一支軍隊除非完全有把握能夠持久圍城以外，很少圍攻一座城池，而一座城如無外援也很少能夠守得住。

假使我說城市不會陷落，先以五百鎊對二百鎊和某甲打賭，這樣就騙得某乙和我以五千鎊對二千鎊做同樣的打賭；然後，我再低估圍城的風聲，造成一對一打賭的局面，我以二千鎊和某丙打賭城市不會陷落；顯然，用這種方法的結果不外乎是：

如果城市沒有陷落，則我贏二千二百鎊，輸二千鎊；

如果城市陷落了，則我贏五千鎊，輸二千五百鎊。

這是一種有一定法門的賭博，有這麼一手花招准會穩操左券，因為無論任何個人或者一伙人都能夠運用手段改變賭注的讓步多寡，從那些只勇於冒險而無機智的人的口袋裡掏出錢來。

### 關 于 白 痴

在一切讓我們憐憫的人中，我最同情的是那些上帝願意賦予他們以健全的體格、充沛的精力，然而，他們卻被剝奪了自覺行動的理智這樣的人。據我看來，如果有人嘲笑那喪失了理智的人，對他們的智力來說，這將是最大的恥辱之一。因此，我以為被我們叫做貝德拉姆<sup>①</sup>的那座醫院是一項用捐款創辦的高貴的事業，它具體地表明了我們的祖先對於人所能遭到的最大不幸深有體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於有靈魂而已，所以，靈魂一旦死亡（因為就行動來說，靈魂確是死亡了），人獸之間也就沒有什麼不同了。不

---

① 1247年成立的一座瘋人院。——譯者

过，从来没有过灵魂和先有灵魂后来失去了在效果上是同义语，因此，我很奇怪为什么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那座医院里，他们并没有为那些生来就没有理智，被我们叫做傻子，或者更确切地叫做白痴的人而开辟出收容的地方。

在英格兰，我们对于白痴这个字眼抱着最大的轻蔑，我想，这是一种奇怪的错误，因为他们尽管对国家没有用处，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却完全直接出自天意，他们事先并没有过失。

我想，在这个非常聪敏的当代，照顾这些白痴倒是非常适当的，也许，他们是我们的创造者留给人类大家庭的一项地租，就象是一个虽然没有得到遗产、父亲却希望继承人能够对他加以照顾的小兄弟一样。

如果有人问我谁应该专门担当这项任务，一般地说，我以为这项使命应该由那些天资特别聪敏的人担当；我并不打算对任何人的头脑抽税，也不希望因指定聪敏人照料白痴而叫人别学聪敏，但是，我们对上帝使某些人天资过人的这种恩宠理应献上表示感谢的贡物，而谁还会比因缺乏同样的天赋而受苦的人更适于接受这样的贡物呢？

为了养活这些人，使天生的缺陷不致暴露在外面，我建议：

由公共当局，或者由城市，或者由议会通过法案成立一座精神病院，凡是天生的傻子或白痴都由该院一视同仁地予以收容和养活。

为了维持这座病院，由议会一项法案批准征收一小笔定额的捐税，这笔捐税对纳税人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通过对学术活动征收一笔由书籍作者缴纳的税款，便可以很容易筹齐这笔钱。

每册以对开本付印的书在 40 页

及 40 页以上的，在注册（以便全部付印）

时繳納.....	5 鎊	0 先令	0
每冊在 40 頁以下的 .....	2	0	0
四开本每冊.....	1	0	0
八开本每冊在 10 頁和以上的 .....	1	0	0
八开本每冊在 10 頁以下和每冊 12 頁裝的	0	10	0
每一裝訂成冊的小冊子.....	0	2	0

再版书稅率相同

这笔稅交給倫敦市議會，征收二十年后，必将筹足兴建和购买这座病院一切房屋設備的基金。

我以为象这样的一小笔捐稅只須在印刷厂或图书檢查官这几处地方征收，因此，征收时的花費一定很少，在这二十年間每年可以收入一千五百鎊，这就可以把这项事业維持到下列程度。

病院的房屋應該簡朴，只要过得去就行了(因为我认为慈善机构的建筑不需要或不适于富丽堂皇)，为了便于享受新鮮空气，院址應該設在城外。

房屋兴建費約需一千鎊，如果收入特別增多，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二千鎊，薪金的比例不高不低。

#### 院 內

管事一人 .....	年薪 30 鎊
伙食承办人一人 .....	20
厨师一人.....	20
炊事一人.....	20
协助厨师和清扫病院的女佣六人，每人年薪四鎊...	24
照顧病人的看护六人，每人年薪三鎊.....	18
牧师一名.....	20

152 鎊

一百名受济人，每人伙食等費每年需八鎊..... 每年 800 鎊

每年 952 鎊

款待職員、受济人的各种意外和衣服以及火灾

損失等,共計……………每年 500 鎊

另設查帳員 1 人,一個理事委員會及辦事員二人

在这里,专归这座病院使用的款項每年可能为一千五百鎊,本来,我建議这笔款項可以从上述捐稅筹集。可是,因为这笔捐稅的征收,不但須由議會通过法案,而且,現在用以維持聰敏人的捐稅还如此拮据,恐怕用以养活白痴的捐稅就更难課征了,所以,我提議由志願捐助来筹集,这同那些使我們公共团体过多花錢的宴会和盛大的展覽相比,将是一件会給兴办人带来更多光荣的事业。

不过,为了撇开所有这些易想难行的空念头,我建議利用我們自己的愚蠢来养活白痴。由于彩票已經吸引了巨額的金錢,所以,按照下列建議去做,我們的事业一定很容易完成。

### 慈 善 彩 票

由市长和市議會法庭批准,发行一种彩票,彩票总額为十万張,每張售价二十先令,届时就和普通彩票抽签开彩的情况一样,慈善彩票也用当众抽签的办法开彩,凡是买彩票的人都得不到任何津貼,但是能够碰碰运气;投入的十万鎊将不折不扣地完全分发給中彩人,同时,这样做还带来了双重好处:

- 1.可以立刻筹到十万鎊的一笔錢,交由財政部用于公众事业。
- 2.可以得到两万鎊以上的一笔錢,交由知名的理事保管,用于养活穷人的慈善事业。

錢一收到后,立刻以某种良好的基金(假定有适合的基金)或者以財政部的信用为基础貸給財政部,当抽签开彩以后,幸运的中彩人将从財政部領得四年內付清的两联票据或証券。

財政部收下这笔錢,在开彩后按得彩金額发給四年內全部付清的証券,这笔錢的四年利息在証券上按時間长短算定,作为兴办

我所提議的這項事業的利潤交給理事。

因此，幸運的中彩人對四年付清的獎金就享有直接所有權，但是，這筆錢的四年利息的直接所有權，並不為他所享有，而是歸於病院，利率按六厘計算，每年為六千鎊。

如果中彩人有不願意耽擱領取獎金時間的，可以採取這種解決辦法：誰要是不願意等待領足獎金的時間，可以根據八厘貼現率按四年計算立刻領取現款。

我想，這個例子可以告訴大家，如果彩票不由私人亂搞的話，它將可以做出什麼事情；然而，現在那些發行彩票的人由於詐財騙錢和經營不善，把彩票弄得聲名狼藉，因此，他們自己既不能得利，也不能使任何有益的和漂亮的計劃成功。

我想，其實下面這幾句話是不必要提的：象這樣的一個建議理應得到公眾嘉許，由眾所公認的誠實的和有身分的人着手實行，以便不使別人有懷疑它為牟取私利的余地。

如果這一建議或任何類似的建議籌款成功，我希望能夠按照需要以較多或較少的收入興建如上所述的房屋，接收受濟人應該一視同仁，不過，主要接收的應該是真正貧苦的和無依無靠的人；凡是已由教區募捐養活的白痴，被收容後，原教區應該為他們每年繳納四十先令生活費，這筆錢本來就是完全用來贍養他們的，我想，任何教區都不會不繳付。

我毫不懷疑，如果在離城一二里路建立起這樣的一座病院以後，准會發生一種不容忽視的情況，即：最喜歡在野外閑逛的一般老百姓一定會常常逛到病院來，以看看那里的病人為消遣，從他人的痛苦中尋求自己所謂的“開心”，就象目前貝德拉姆所發生的那種可恥的情況一樣。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使理應受到憐憫而不該遭到輕蔑的疾病

不致于因慈善反而更易受人嘲弄,应该采取下列措施:病院附近的治安由病院管事负责,他有权通过罚款或其他措施惩罚任何企图侮辱可怜白痴或者以他们的病况来寻欢取乐的人。

如果有读者竟然卤莽到问我为什么要在座白痴病院里安插一位牧师,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为了其他的人如病院里的职员和杂役等着想。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尽管方式不同,白痴和恶棍都不能从宗教中得到任何好处(除了他们由于被潜移默化而变得驯良),既然如此,请问为什么不能象给恶棍请牧师一样给白痴请一个牧师呢?正如同神秘的力量能够使恶棍改邪归正一样,同一的神秘力量也能让白痴恢复理性,既然如此,请问为什么不能请一个牧师呢?在原始基督教会中,诚然不准白痴领圣餐,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书上看过不许为他们祷告或者不准他们听祷告的例子。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宗教和一个最高的神力对人(这些人一定比我们谈到的没有心灵的白痴要坏)的心灵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我们就必须承认那种神力能够使一个白痴恢复理性,而我们有责任为此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祈求上帝,至于成功与否只能留待不移的天命来决定了。

上帝的睿智并不是没有给我们留下先例,世上有些生来就最愚钝的白痴后来居然恢复了理性,或者如人们会认为的那样,在度过长期的白痴生活以后被灌输了理性——上帝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其他智慧的目的以外,也许,目的之一就是要反驳那种认为白痴没有灵魂的谰言。

### 关于破产者

本章有某种权利紧放在关于白痴那一章的后面,因为按照近

来的普遍看法，一切倒楣的人都是傻瓜；此外，我以为最受愚弄的人也莫过于破产者了。

如果容許我非常放肆地議論几句我們的法律，我认为我国的法律一般是优良的，尤其重要的是它寓有仁慈、寬大和自由的精神，然而，对待破产者的办法却未免失之殘忍。它使債权人可以恣意泄忿和报复，同时有权伸雪自己，而不让債務人有任何表白自己誠实的余地。它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債務人逼得走投无路，不能鼓励他重整旗鼓、勤勉工作，因为这种法律使他除了挨餓以外，完全不能再干别的。

这种法律，特別由于它現在一直还被执行着，完全傾向于毁灭債務人，而对債权人却也很少益处。

对待債務人的各种严厉措施不仅不合理，而且（假如我可以这样說的話），有点不人道，因为这样做一方面立刻剝夺了他的一切所有，另方面，使他日后永不能通过勤勉工作有益于他自己或者接济他的家庭，即使他倖免于縲絏之忧，将来也很难有再起之日。如果他一貧如洗，他不死于饥餓，也必靠施舍为生。如果他去工作，又有誰敢給他工資，除非他保証把工資再交給債权人。如果他有一点点作为生活費留下來的私产，他連这笔錢都无处存藏，因为誰都必然是賊，会从他的手上把錢搶去。如果他把这笔錢托朋友保管，他要是能把錢取回来那真算是朋友对他恩施格外了，因为那个朋友是要为此負責的。我知道一个可怜的人被破产法逼得山穷水尽，以致仅仅剩下了一小笔錢。他不知道把这笔錢藏到那儿好，最后，为了不使自己餓死，他把錢交給了养着他的兄弟。收到他的錢以后那个兄弟便和他爭吵，要把他赶出去，当他向兄弟索还錢的时候，那个兄弟就这样的回答他：“我不敢放心地把錢給你，因为你犯法了。”那个可怜的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終究不

免于自杀。一个人因生意不顺手变穷了，他部分地偿还了借款后，另起炉灶再干，结果景况又变得好转，这是司空见惯的了。然而，我们这种所谓的法律却对债务者永远关起了新生的大门，好象破产是一项如此可恶的滔天大罪，以致破产者理应永被摒弃于人类社会之外，受到比死还难受的种种折磨。而且，我们很容易看清楚所有这些对待债务人的残酷措施（一般地说），远没有使债权人受益，这种办法糟蹋了产业，使它因各种糜费而日趋减少，而且，除非和债务人和衷共济，很少能分得什么可观的实惠。我敢说，法律一味从严不会造成任何好处，而用比较宽厚的方法却能得到双倍的利益。尽管我不想为我国的立法者开处方，可是，请原谅我通过这篇短论说出我对这道法律的执行方法、后果和补救办法的看法和经验。

凡是能够对通过这道法令的当时情况稍有记忆的人都知道：这道法令所针对的邪恶现象当时十分流行，宣布破产以欺骗债权人已经成了一门行业，所以，国会完全有理由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他们；我对这道法令的创制者丝毫不想非难，没有疑问，他们看到了当时有必要这样做。不过，尽管法律本身是公正的，而它的公正程度却必取决于它是不是合乎时宜和适应于它所防范的邪恶的环境和时间，所以（我唐突地以为），同一权威值得考察一下：

1. 自从该法案通过直到目前这一期间，是不是已使债权人有机会：

一、通过各种诡计和手段逃脱了法案的威力，避开它的锋芒，因而使法案的力量碰不到他的财产？

二、使该法案的矛头转过来指向它原欲救济的对象？因为我们现在时常看到破产者乞灵于各种法令，从许多法令中断章取义以攻击法令本身。



2. 有些人不仅是債权人,而且,十分狠毒,他們借控告違反該法令的人以泄私憤,把別人逼得傾家蕩产;这道法令的非常手段是不是常常被这些人用到越过了法令本身的真实意图呢?

如果这两个問題得到証实,我就可以由此断定:这项法令現在已經成了我国公众的怨府;我相信,創制这项法令的同一权威早晚总会把它撤銷。

1. 時間和經驗已經使債務人把握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因而得以逍遙于这一法令的威力之外,使該項法令奈何不得他們的財產;結果,法令变成了具文,它所專門懲办的对象——恶棍們都逃之夭夭了;同时,該項法令严厉懲办的,仅仅是一些純粹因被迫而破产的人,他們因为做人誠实,不屑于弄奸作假。从現在的世道看来,一个人要想把自己的財產安排得使法律的力量对它无可奈何或者至少影响很小,真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

如果破产的是一个商人,沒有任何法律能够伸展到他放在海外的財產上,所以,除了几本賬簿以外,他沒有什么可丢失的东西,只要向弗萊尔斯区里一溜便万事大吉。如果破产的是一个店主,他便稍为麻煩一些;然而,这个問題也容易解决,他可以雇用一些专干这一行的人(以及車輛),他們能够在一夜之間把城里倉庫中的大部分貨物,或者某一地窖中的酒搬运一空,送到明特区或弗萊尔斯区这类流氓窩里去。我們的巡警和更夫素来是公认的夜間地方长官,他們如果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小毛賊一定不会放过,虽然这个可怜的小賊也許只偷了一捆价值五先令的旧衣服;然而,他們对这些搬运者却熟視无睹,把他們全都放过,眼瞧着一百个正派人的財產被搶个精光,使国家的司法蒙受了永难洗淨的耻辱。

讓我們听一听那些賊窩里的居民是怎样議論的吧,当賊窩里来了一个新人的时候,他們便一窩蜂圍上去慰問他,因为并非所有

新进贼窟的人都会立刻变得同样冷酷。让我们听一听吧！“好啦，”这时第一个人开口说：“住下吧，甭着急；你大概已经带出一大批值钱的东西了吧；你用不着对世上什么东西都看重。”“啊！要是我这样做了的话，”另一个人说，“那我可要把我的债主们都嘲弄遍啦。”“对！”这门硬心肠的行业中的新手说道，“不过，我的债主们怎么办呢？”“去他妈的债主！”第三个人说，“管他呢！我就知道某某人和某某人他们自己也欠别人债，他们也不肯和债主们和解；你看看他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活象绅士一样，他们才不管他妈的什么债主呢。告诉你的债主说，你愿意每镑债还半个五先令银币，余下的用旧债来抵；如果他们不答应，那就听他们去！他们会来找你的，一点不要怕！”“不过，就不管法律了吗？”他又说。“嗨，什么法律不法律！”明特区的老客大喊道。“哈，哈，我们就靠法律吃饭呢！”他们说：“唉，幸亏这些法律，要不债主就会让步，欠债的就得还上一部分钱，那我们住在明特区的这伙老实人不是要挨饿了吗？请问，你还用得着为法律操什么心？你住在这里，一千道法律也落不到你头上。”这就是那些地区里的语言，新来的人很快就学会这种腔调了（因为我想我可以不冤枉任何人地说：我知道许多人刚参加他们那一伙的时候都是些老实人，也就是说，不会耍滑头，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出来的时候不变样）。然后，从这帮恶棍走出一个比较庄重的家伙（因为这里和地狱一样，魔鬼也要分等级的），和新来的人搭上腔，给他出了一条比较踏实的主意，这家伙说：“喂，先生，看见你戚戚悲悲的，我很关心；我的处境也和你一样，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倒可以尽力给你出条好主意，”于是，这场正经的谈话便开始了。

新来的人正在一筹莫展，怎肯不听，他就向说话的人道谢，于是，这家伙接着说下去：“把你的债主们请来告诉他们你每镑能还

多少錢(無論如何也得留下一筆过得去的本錢,好以后再混飯吃),要是他們答应了,你便成了自由人,比你过去好过得多了;要是他們不答应,你知道最糟也不过是那么回事;你的地位比他們有利。如果他們不但不答应,还要和你打官司,那你只有以暴抗暴,因为人天生就得吃飯;既然法律这么野蛮,这么不公平,让人吃官司的摆布这么狠心,我看只要他們繼續这样干下去,不問哪个欠債的也只能为保住自己着想。”这个老奸巨滑的坏蛋說,“債主們在委员会里花了你的家私,过后凭什么还要向你討債?难道你欠那个法案委员会的錢嗎?”“不,”他說,“那么,”这家伙說,“我敢担保他們由你的财产里已經花了二百鎊,他們每天一定要拿十先令,好让你和你家里人餓死。我看不出我凭什么要讲这份良心,拿出錢来給別人乱糟蹋。如果我的債主們为了想搶走我的财产,在打官司上花了五百鎊(其实他們不打官司我也願意还給他們这个数目),那我就认为这五百鎊是已經还給他們的了;讓他們自己分去吧,因为破产者和別人一样,理应受到公平的待遇,如果法律不給我們公平,我們就自己动手。”

这番話的道理十足,他听了当然不会不喜欢,于是,他便依照这种主意行事了。債主們不同意,反而搬出法律来,結果那个原想每鎊或許归还十先令的人就躲在那个可詛咒的地方,直到他把錢花光,一个子儿也拿不出为止,然后,他往海外一溜,或者在长期消耗了财产以后,靠着救济貧穷債務人的法案度过了难关,而全部訴訟費用却都由債权人分担。我就知道有些債权人搬出法律来对付某一个乡下店主,也扣住了不少貨物;可是,債权人在繳出各种費用、打了两三場官司以后,他們的全部債款都花光了,每人分摊了每鎊八先令的訴訟費;至于那个可怜的債務人,他就象受外科医生摆布的病人一样,在动手术的时候一命嗚呼了。

2. 時間和經驗暴露出這項法案的另一个流弊是：債務人自己会和某一个特殊的債权人串通一气钻法律的空子，这是一种詐騙和陰謀的杰作；因为某个債权人或許会老老实实地按照一般做生意的方式接受了債務人的一大筆錢，这笔錢是偿付債務人在他还是一个有独立資格的公民时向他购买的貨物的，債務人在此以前却已經和別人串好承认破产，这样一来，法律就会追回去把一个老实人的財產拿过来帮助一个流氓还債。或者，一个人用一批貨物作抵押向人借了一筆錢，当錢一到手，法律却搶走了貨物，用它来帮助債務人和各債权人和解。关于这些詭計，我可以說很多，因为我不止一次地身受过这种試驗。我还可以更多地举出这类陰謀的各种方式，可是，我以为這項法令廢除的必要性已經昭然若揭，不必証明，它对債務人和債权人双方都有害，主要是損害了为保护他們才創制這項法令的那些人。

另一个問題是：這項法令的非常手段是不是常常被用到逾越了法令本身的真正意图、以达到私人的泄忿和报复的邪恶目的呢？

我想起了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曾对好几个不能还清他的債務的人（其中，有些是他的近亲）提起过訴訟；当我有一次劝他不要控告一个同样也欠我債的人，我用这个理由說服他：“你知道这个人再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还債了。”“一点不假，”他說，“这件事我清楚得很。”“那末，”我問他，“你为什么还要控告他呢？”“嘿，叫这小子吃点苦头，好让我痛快痛快，”他說。象这样一个人，他控告債務人并不是因为他欠債不还，而是借此来一泄私憤，我想我們的法律用不着特意地照顾这些人。

为了正确說明情况，本文将討論四类人，問題的关键在于如何区分他們。

甲、誠实的債務人。这种人由于明显的需要、損失、疾病、生意蕭条等等不得已而破产。

乙、无賴、奸滑或者懶惰、奢侈的債務人。这种人不是因奢华耗尽了財產，就是誠心为了蒙蔽和欺騙債权人而破产。

丙、溫和的債权人。这种人只求索还自己的錢，可是，願意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他們也肯听取公平合理的理由和建議。

丁、凶狠刻薄的債权人。这种人根本不管債務人是老实人还是恶棍，有能力还是沒能力，他也不管人家拿得出拿不出，反正是要討債，他沒有什么同情和怜悯，滿嘴恶言脏語，滿肚子狠毒和报复心。

問題在于如何創制一項能适合所有这些人的法令。我們必須照顾第一类人，因为我們應該同情和怜悯不幸的人，体恤那些遭到誰都难保碰不上的危險——意外的灾难和貧穷的人；必須适当地惩办和压制第二类人，使邪恶和无賴的行徑得不到法律的鼓励；也必須給第三类人以应有的照顾，尽可能地使一般人的財產得到保障；必須适当地限制第四类人，不使任何人拥有毁灭其同胞的生命和財產的无限权力。

按照拙見，这些目的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达到，我把这种方法名之为：

### 調查委員會

这个委員會應該暫時由市长和參議會法庭每年由本市各区选派若干人以及由大法官或掌璽大臣从四法学协会中选派若干人共同組成之；委員會設主席、書記、會計員各一人，由委員互相推选，并每年提名一次；設审理有关債務証据的各种案件的法官一人；每

区选出五十个公民，其中，十二人为商人，每一法学协会选派律师（至少是能在高级法庭出庭的律师）二人。

这就成立了一个经国会法案批准和指定的破产产业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有权听取、审理和裁决有关债务证据的案件以及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银钱往来的争执；委员会做出判决后再不得上诉。

委员会办事处设在伦敦市会议厅，职员应该经常办公，委员会委员每日下午三时到六时开会，必须达到法定的最低人数方得开会。

凡是经济窘迫、生意无法继续的人都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向委员会提出申请：

申请人先到书记办事处登记姓名，填写下列简短的申请书：

国王陛下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和委员钧鉴：

兹有——地——教区杂货商某某谦卑地提出申请，其事由如下：

申请人由于遭受巨大损失与生意清淡，无法维持经营，甘愿完全无遗地交出本人的全部财产，并宣誓将其如数交给贵委员会，以便按照法律的指示偿还申请人的各债权人。为此，申请人于本月——日将姓名登入贵办事处表册，恳请贵委员会予以保护，

不胜感激之至……

书记把这张申请书交由各委员过目，委员们自当签准，然后，委员会将派职员一人立刻陪同申请人回家，验收他的房屋和各项财产，并由委员会委派的其他职员在他登记后开明申请人家中一切物品的精确清单；依据该清单，第一个职员和破产者也将对其负责。

除非是国王的扣押令，上述职员在占有方面甚至可以撤销郡

长的占有,不过,必須遵循下列規定: 如果郡长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徑取得由法庭判决的执行票而占有了債務人财产,并无欺詐情况,而且,在債務人在办事处登記以前确已真正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应領取双份攤付給他的应得債款,因为債務人于請求保护以前就让自己的财产受到强制处理,这是他自己的过失;但是,只根据承认判决取得的占有不在此例。

如果郡长为了直接归国王所有的債務依据扣押令获得占有,該官員应将其占有权轉交上述委員會委員,他們將負責在債权人分得任何債款以前先全部扣清国王的債款。

在这种情况下,委員會的職員不向破产者收取任何費用,也不会用粗鄙蛮橫的态度对待他的家屬(这是目前容許郡长手下的官員做出的,最为臭名昭彰的侮辱),我知道这些人当一趟一趟地执行小部分查封的时候,債務人希望他們执行时有礼貌一些而不得不給他們小費,这些費用累計起来往往达到了債款的数目,可是,他們对債務人一家始終是抱着令人难堪的侮辱态度。

在上述職員获得占有以后,财产的搬走或不搬走,店鋪的关闭或不关闭,完全根据破产者向委員們陈述的理由自行决定。

清单开出以后,破产者将有十四天或更多(如果有这种要求的話)的时日向委員們說明理由,算清帳目和做出报告,然后,把他的一切帳簿連同有关其全部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的詳实的报告书交給委員會,他将为这份报告书宣誓,并且,此后在委員們的要求下为报告书的任何細節宣誓。

委員們接到此項报告书以后,将有权向他的一切僕人或其他任何人进行調查,并要求其宣誓,如果發現他違背誓言隱匿了任何財物,将有权按后述規定懲罰他。

如果一次破产者真正完全而实在地交出了他的全部财产,按

照該法案的真实意图，委員們将以現金或者他选中的自己的财产的形式，依据公正估定的价值，从交出的全部财产中抽出5%（鎊）归还原主，同时，宣布他欠債权人的全部債務完全清除。

債務人的其余财产在債权人中进行公平分配，債权人应向委員們提出申請。委員們将对要求偿还的債務的性质和情况进行必要的調查，以防止有人为債務人的私利提出假的債務要求，为此，他們要让債权人按下列方式宣誓証明債務屬实：

我，某某某郑重宣誓，并証明下述帳目完全屬实，各項陈述正确无欺，索帳者确系帳目的所有人，該帳目中并不包括任何由立誓人或在立誓人的知悉、指使或同意下指定、隱匿或改变的人或名字；該——确实对立誓人本人专有的帳目真正欠有該帳目中提到的——全部款額，为了該項債款，債权人曾偿付过債務人以公平的价值（如該帳目所表示）；立誓人未曾和上述——（或他的任何代理人）之間，或和其他任何人之間訂有任何秘密契約、約定或协定，也不知悉任何此种情形。所語屬实，神其鉴之！

立誓以后，如果没有发现这个人有可疑的情况，該債权人将对 他应分得的債款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利，而且，毋須耽擱就可以分到 手，因而免去通常花在处理破产上的費用。因为：

1. 債務人的财产在債权人第一次相会时就可随他們的意見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或者按照債权的比例彼此均分。

2. 至于显著的債務，委員會将向債務人发出傳票，限令他在一定的時間內繳还，同时，委員會書記把帳目送交債权人，指定他們在合理的期間对該項帳目表明同意或反对的态度。

每隔六个月，将在被确认的債权人之間进行一次公平的債款分配；如果債務人有财产在国外，破产者應該向委員會签交被认证的代理状，委員會据此和国外掌管这项财产的人通信，他便應該按



照委員會的命令如數將款匯回；然後，和從前一樣每六個月分款一次或者更多一些，時間由委員會根據具體情形決定。

如果有人認為破產者從這些規定中取得的好處太大了，那些根本不把起誓當作一回事的人有了欺騙債權人的機會，這就會過分地鼓勵人宣告破產，那麼，請他們考慮一下秘密的容易發現、隱匿的困難和違法者將受到的處分吧。

1. 我建議規定：凡能舉發破產者隱匿的任何財產的人都可以領取 30% 的獎金。這將使我們經常容易發現破產者的花招。

2. 任何人如果為了債務人或其妻子兒女的利益、或者企圖使他們能夠留下一些錢，混在債權人當中要求領取債款，這筆款項並不是他理應真正得到的，而他並沒有為這筆債務賦予過或支付過債務人以相等的價值，或者是他所索還的款額超過了他應得的數目；或者，如果有人在受托或者贈予契約的名義下，接受破產者任何部分的財產或其他產業旨在將它保存下來，以供債務人或其妻子兒女使用的人，或者企圖將它隱匿起來不使債權人知道，當局將為這樣的每一行為對他科以五百鎊的罰金，並且，把他的名字作為騙子和不可為任何人所信任的人公布示眾。這種措施將使破產者很難藏匿自己的財產。

3. 破產者在登記和把財產交給委員會職員占有以後，他便不得從房屋中取走任何帳簿；不過，在他按照規定結算帳目的十四天內，每晚應將帳簿交給該職員；如果委員們願意，他們可以在第一天就把帳簿取走，制成副本以後再還給破產者讓他結帳。

4. 如果事實表明破產者做了虛偽的陳述，隱匿了他的財產或債務的任何一部分，違背了他的誓言，他將在自家門前被戴上頸手枷示眾，並將被處以終身監禁，不准保釋。

5. 為了防止破產者在國外隱匿任何財產，應該規定：辦事處

把破产者的姓名登記以后，必須設法予以充分的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到該办公处免費打听这方面的情况；这样登記以后，破产者不得和任何人清賬，如果有人敢于向上述破产者或他的汇单付給任何款項，他将依然是該項财产的債務人，必須再次向委员会繳付等量的款項。

如果当真制定这项法令，一定会借重比我更聰敏的人来制訂，他們自然会有時間考虑出更多的方法来保障債权人的财产，并且（如果可能的話），把破产者的手束縛得更紧。

如果这个王国真能够实行这样一件德政，对我們現在所感到的、显然有害于我国商业的无数流弊來說，这项法令将是一剂立見功效的良药。

1. 鄙人深信它一定会防止目前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許多的破产者，因为：

甲、它将有效地消除一切別有用心的詐騙性的破产，許多老实人就是由于这种欺騙而破产的；

乙、它当然也会防止那些因为受这类詐騙而被迫破产的生意人一蹶不振。

2. 它将有效地蕩平那些賊窩和坏蛋的避难所——明特区、弗萊尔斯区、沙瓦依区、罗尔士区等等；其途徑有二：

甲、有了一条比較安全、容易和更加体面的、摆脱窘境的路以后，誠实的人就不再需要这些避难所了。

乙、不應該让恶棍們在这些地方找到藏身之所，因此，要通过下列各項措施来加强法紀，整肃这些地区（我特意把这些措施留到这个項目下討論）。

既然这一調查委员会为每个老实的債務人大开方便之門，而提供的救济又是这样的巨大，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肯定：誰都不会

拒絕接受这种恩典,不然,他准是居心詐騙債权人,因此,應該規定:

任何人,無論是商人或手艺人,如果破产或倒閉,关店或停止营业,而又不按照一鎊还二十先令的做法、不折不扣、毫无亏损地还清或以財產償付債权人的全部債務,或者不交出他們的全部帳簿或貨物,以便和債权人达成和解,偿还部分債款,或者不願意如上所述向該办事处提出申請,这样的人將觸犯重罪,并且,將被按重罪犯依法严惩,犯此罪行的人不得有任何牧师特权<sup>①</sup>。

任何这样的人如果躲到明特区、弗萊尔斯区或其他所謂的豁免区去避難,或者如上所述把他們的任何財產运到那里以賴債,則任何国王陛下的治安推事在接到告发后,將立刻向警察等发出搜捕狀,搜索上述这种人及其財產,必要时,民兵队將协助搜索和查拿上述犯罪者及其財產,而債权人并須为此付出任何費用;凡是帮助搬运上述財產的或者明知故犯地接受上述財產或收容上述奸人的,也將按犯重罪論。

因为正如同貧穷的債務人理应是受到照顾的一部分国民一样,有意欺詐的破产者也是一种最可恶的窃賊。这似乎有点不公平:一个穷人仅仅由于衣食无着窃取了邻居一点儿鸡毛蒜皮的东西,就要被流放国外,有时候甚至被送往阴間,但是,有这么一类人,他們不讲公道,千方百計地抗拒法律,人們眼看着他們把自己的財產偷走,却找不到敢于對他們执行法律的一个官員。

听到异国人对我国法制在这方面的軟弱无力如何濫肆毀謗和譴責,誰都会感到担心,在象我国这样文明的政治下,竟会有人对权威表現了世上有数的最令人惊异的輕蔑。

---

<sup>①</sup> 按英国法律,牧师犯罪时有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这在1827年已經废除。  
——譯者

由于我比一般人多吃了这类手段的不少苦头，所以，我談到这一問題的时候，情緒也許有些激昂，然而，我吁請全世界評断这样的情况是否公平：一种是强盜夜半破門而入，搶去了我的財產；另一种是一个好象信用良好的人跑来找我，提議中午就付給我現錢，买走了我五百鎊的貨物，把它由我的倉庫里直接运进了明特区，第二天，反过来嘲笑我，使我奈何他不得，这两种搶劫究竟有什么差別？我却亲眼見过后一种情况，我以为后一种人應該被当成罪行更大的賊，完全理應被絞死，这是世界上最公平不过的事了。

我見過一个債权人帶着妻子儿女哀求債務人把他自己的貨物归还一部分，那家伙明明安排好要破产，却預先买了他一一批貨物。我看到債权人淌着眼泪，苦苦哀求債務人把他自己的貨物还給他，或者只还一部分，然而，却遭到那个蛮橫霸道的破产者的嘲弄、辱罵和拒絕，結果那个可怜的人給騙得傾家蕩产。許多老实人破产、許多家人挨餓而不得不淪为乞丐，这都是被这种許詐禍害的。

通过上述調查委员会，所有这些弊端都可以有效地予以防止，貧穷而老实的生意人都可以免于毁灭，坏蛋們将难逃法网而被清查和懲办，什么明特、弗萊尔斯这类有特权的地区将被廢除，而許多蛮橫无礼的事情都将得以避免和杜絕；关于这些問題，我們还可以談許多細節；不过，我以为这些討論可能已經足够发人深省；至于方法問題，将留待我国的聪敏人去解决，他們比我更知道如何針對犯罪情形制訂适当的法律。

### 关于学院

英格兰的学院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至少比非常看重學問的地方要少。然而，差强人意的是，我們拥有举世无双的、最大的

(我不想說是最好的)两座神学院<sup>①</sup>；在这里尽管可以就一般的大学和特殊的外国学院談很多問題，不过，我却不想在看来我們似乎有缺陷的这方面饒舌。法国人正当地以他們建立了欧洲最著名的学院而自豪<sup>②</sup>，这座学院的光輝成就在頗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法国国王的鼓励。学院的一位成員当加入的时候曾在演說中說過：“集全世界学术之大成于这座宏偉的学院之中，这不能不說是那位无敌君主的光荣。”

巴黎学院特有的研究項目一直是精炼和修正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的这项工作已經获得如此令人羡慕的成果，以致我們現在看到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宫廷都操着法語，把它看成是通用的語言。

我曾荣幸地做过一个小小学会的會員，这个学会似乎企图在英格兰实现这样一种高尚的計劃，可是，这项工作的規模很大而有关的紳士們又相当謙虛，他們因此放弃了这件規模似乎大到非私人所能举办的事业。的确，我們需要一个黎希留<sup>③</sup>来发起这样的一件工作；因为我相信只要在我国有这样一个領路的天才，决不会缺乏聪敏才智之士，他們能够干出一番比之一切先例都毫无逊色的事业。和法語相比，英語同样完全值得这样的学会努力研究，而且，能够达到远远超过法語的完美程度。法国的学者承認，談到表达含蓄这种优点，英語不仅不亚于、而且凌駕于邻人的語言之上。拉宾<sup>④</sup>、圣·埃夫里蒙<sup>⑤</sup>和許多最知名的法国作家都承認

---

① 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譯者

② 法兰西学院創立于1634年。——譯者

③ 黎希留(1585—1642)，路易十三的首相，也是法兰西学院的創辦人。——譯者

④ 保尔·德·拉宾(1661—1725)，法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是最早用法語写的英国史之一。——譯者

⑤ 圣·埃夫里蒙(1610—1703)，法国文学家。——譯者

这一点;而罗斯康蒙勋爵<sup>①</sup>(因为从来沒有人写的英語能达到他写的那样純正,所以,一般公认他是英語的良好評判人)用下面的几行詩表达了我的意思:

“誰見過法国作家的文笔  
有英語这样含蓄而有力?  
一行洗煉的英語就好比有份量的金块,  
化为瑣細如絲的法語,将使一整頁大放异彩。”

“如果我們的邻居象他們最偉大的批評家那样,願意承認:論到風格的庄严和华美当首推英語,我們將十分乐意地放弃和他們在那种沒有意义的欢乐情調上一較短长。”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这样一件高貴的工作竟然沒有一个高貴的人願意嘗試;至于具体着手的途徑,最堪借鉴的先例莫过于巴黎学院了,平心而論,法国人的这座学院在学术界一切偉大的嘗試中的确是独占鰲头的。

在目前我們看到全世界都在向英格兰国王歌功頌德,而他的敌人在沒有因利害关系而緘默的时候,对他的議論往往比我們自己还要多;正如他在戰爭中立下了非凡英勇的、令人惊佩的武功一样,我敢斗胆冒昧地說,他如果要显现出自己永垂史册的文治,最好的良机莫过于創辦这样的一座学院了;通过振兴这样的一项鴻业,他将有机会象他在戰爭中以慍悍的进攻盖过了法国国王一样,在文法上也使法国国王黯然失色。

只有驕傲才喜欢奉承,而使我們看不見自己缺点的毛病往往就是驕傲,我想,人們只夸大君主們的功德而无視于他們的缺点,这在君主們是一种特殊的不幸。然而,某些活动正留待已經以勇

---

① 罗斯康蒙勋爵(1633?—1685),英国詩人、批評家。——譯者

敢果断贏得贊譽的威廉國王來完成，這些活動遠非奉承所能及，它本身就是對從事者的贊美。

現在談的這個計劃可能就是如此；看來，我談的這項計劃只適合於國王親自辦理。所以，我不敢用以往各章中討論其他題材的那種方式來討論本章。我只想說這麼几句：

如果國王陛下認為適合的話，國王將親自建立一個學會，這個學會完全由第一流的文人學者組成；我們可以希望我們的貴族是那麼好學，以致出身能夠始終和學識聯在一起。

這個學會的工作應該是鼓勵文雅的學問，提倡英語的洗煉和純潔，促進嚴重被忽視的正確使用語言的能力，建立純正和規範化的風格，消滅由不學無術和矯揉造作帶進英語里的一切不合規則的附加成分以及語言里的一切新發明；這種新發明（如果我能夠這樣叫它們的話）是某些武斷的作家擅自杜撰出來強加於他們的本國語言的，好像他們的威信已經大到使他們胡亂想出的玩意都有了定評似的。

有了這樣的一個學會，我敢說我們的英語會顯現出它的真正優美的風格，在全世界有學問的人當中名實相符地被看成是世界上最華美、最含蓄的地方語。

這個學會應該只讓知名的學人加入，而不接納或者很少接納那些靠學問為生或者以求學為業的人。也許，我以為我可以這樣說：我們曾經看到過許多這樣的大學者、只有滿腹學問的書蠹蟲和獲得最高學位的學子，他們的英語不但一點也不文雅，而且死板和矯揉造作，充滿了生硬的單字、音節和句子的結構冗長而冷僻，讀起來結屈聱牙，听起来椎心刺耳，其表达方式使讀者難以接受，其內容使讀者難以理解。

一句話，這個學會里不應該有牧師、醫生或律師的立足之地。

我这样說，並沒有絲毫侮辱任何这类高貴行业的各門學問的意思，更談不上侮辱他們本人，可是，如果我真的认为这几个行业确实自然而然地分別使他們养成一种他們那一行特有的語言习惯，而且，这种习惯不利于我所談的这项学术事业，我相信我並沒有冤枉他們，我也不否认在这一切行业中可能有，而且現在就有某些这样的人，他們是英国語言的大师，文字洗练、風格优美，很少有人会去改正他們的英文；但是不論何时，只要真的出現了这样的人，他們的特殊优点将使他們在該学会里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这种情况毕竟非常罕見，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接受这样的會員。

因此，我提議这个学会完全由高尚的人士組成，其中，包括十二位貴族（如果可能的話）、十二位平民紳士；此外，还有十二个名額，虛席以待完全以真才实学入会的人，不問他們的身分和职业，只要他們在某一方面真有杰出的成就，这些位置都應該是獎賞其学业的榮冠。这个学会对語法的意見應該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并且，足以揭露其他人任意杜撰的新語言；他們好象是法院一样統轄着当代的文章學問，有权修正和責难作家，特別是翻譯家笔下生澀的語言。这个学会的声望應該足以使它成为公认的文体和語言的权威；不經它批准，任何作者都不能恣意生造詞匯，习惯是我們目前最好的考核語法的权威，在这里，始終要以它为原来的根据，絕不允許对它有絲毫違犯。在这方面沒有多大必要去根究語源和造句法，因此，生造辭匯就会和私造貨幣同样有罪。

这个学会的日常工作将是举办有关英語問題的演讲，发表各种論文，討論語言的性质、起源、用法、根据以及差异，研究文体的規矩、純正和节奏，倡导写作中的文雅和礼貌，譴責不合規矩的用法，修正語言中的錯誤习惯；一句話，他們將討論实行下列任务看来势必涉及的一切問題，这些任务是：使我們的英語达到应有的



完美程度，使我們的紳士具備和他們自己相等的寫作能力，消除驕傲和賣弄學問，對年輕作家所表現的冒失和傲慢予以當頭棒喝，這些年輕作家的野心是只求出名，哪怕是靠着愚蠢出名也不管。

在這裡，請容許我對下面的情況談一兩句：習慣已經使我們的語言和談話里充斥着听慣了的咒罵，我在這裡討論它是因為這種貽羞於人的惡習，現已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一個人講起話來如果不帶上几句咒罵好象就不夠味道，有些人甚至公然說：咒罵還不合法真可惜，一個人的言談帶上几句咒罵多有意思，這將為他的語言增色不少云云。

我希望讀者能夠正確地領會我的意思，我所說的咒罵是一切粗魯的起誓、詛咒、謾罵、咒神、話里帶髒字以及這類其他任何借以區別的名稱，當人們說得上勁的時候，幾乎從所有各種人的嘴里都會或多或少地冒出這些髒話來。

我不打算討論這些髒話是非法的和有罪的，是為神律所不容的等等；讓牧師單向你宣揚這些道理去吧，無疑，他們在這方面說的話和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樣，幾乎等於白說；可是，我認為天下最粗魯、最沒有意思、最無聊和最可恥的事莫過於我們這種夾雜着咒罵的粗野的談話方式了；我只想請我們的紳士稍為考慮一下（他們具有足夠的見識和智慧，除了自我夸贊以外，在其他事情上是耻於說廢話的），我只想請他們把自己的日常談話寫下來，多念几遍，考察一下這種英語，研究一下它們的節奏和語法，然後，請他們把自己說的話譯成拉丁語或者任何其他語言，那時，他們就會看到自己說了一大堆多麼莫名其妙和亂七八糟的話。

咒罵，這種舌头上的污穢、嘴里的渣滓和糞便，在一切罪惡中是最愚蠢和最沒有道理的；它使一個人的談話听起来不入耳，使他的語言失去效用，使他所說的話毫無意義。

咒罵使談話变得不愉快，至少在那些不用同样愚蠢的方式談話的人听起来是这样，信口咒罵，对所有不象他那样咒罵的在場的同伴实在是一种侮辱；假如我和別人在一起的时候信口謾罵，我不是假定所有在場的人都喜欢这种調調儿，就是在侮辱那些不喜欢这样謾罵的人。

此外，这种話毫无效用，因为誰也一点不会相信他的这些賭咒、起誓和咒罵。即使是那些自己常常滿口賭咒的人也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賭咒和起誓只不过是口头禪，对束縛一个人的意志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当然，那些不习惯于这样做的人对說这些髒話的人是十分瞧不起的，所以，也就不会相信他們。

这些髒字眼使一个人說的話大为减色或被糟蹋了原意，使他費的一番口舌完全成了廢話；为了把这个道理讲明白，我必須接触一点細節，希望讀者能够容忍一些下流、污秽和毫无意义的詞汇使他們的嘴上稍稍受到玷污（某些紳士們还把这种語言叫做“文雅的英語”，泰然自若地讲着它們呢）。

一部分髒話是因为一时气急，脫口而出的，尽管已經够无聊的了，不过还可以算是英語；当一个人起誓說他願意做这做那的时候，也許他会加上一句“天杀的，我一定干”这就是說，“如果我不干，让天杀了我吧”，尽管这种話在另一种意义上說来惹人厌恶，但是，写下来还讀得下去，总还算是英語，然而，下面这段話算是什么語言呢？

“杰克！他媽的，杰克，可好啊？你这个婊子养的小家伙，这么老长的时光入你奶奶的干啥去啦！”于是，他們接吻；另一个人和他一样荒唐，接着說：

“亲爱的湯姆，看見你真高兴，誠心誠意的；让我死了吧。喂，咱們灌一瓶去；咱們可他媽不能这就分手；老天爷在上，求求你让

咱們走吧，醉一家伙去。”

这就是我們的某些花俏的新語言，优美雅致的新風格，要是譯成拉丁文，我倒想知道哪个字是主要動詞。

要想再听一点这种粗魯的話，可以到賭徒当中走走，那里最常听到的是“他媽的这骰子”，或者是“他媽的这球”。

在運動員当中，如果猎犬失去了所追野兽的踪迹，你就会听到“他媽的这些猎狗”，如果他騎的馬不肯向前跳，你就会听到“他媽的这匹馬”。他們罵人是“狗肉食的”，“婊子养的”；象这种現已相沿成习的漂亮話真是举不胜举。

誠然，我們承認习惯是判断語言的最好权威，这样認識也是恰当的；可是，理性一定是判断語言含义的法官，习惯絕對不能違背理性。的确，語言和宗教仪式一样，可以交由治安推事去处理；然而，理性却象教义的眞諦，是确定不移和无可置疑的，不能够从屬於任何人的管轄：它就其本身來說，就是一条法律，它是始終不變的，甚至議會法案也不能改变它。

語言乃至各种慣用的風格都可以被习惯所变更，而語言的規則則随着一个国家各地的方言和各种語言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变化。

可是，这方面存在着一种語言的明白含义或文体中的格調，我們把这种东西叫做“言之成理”。它就和眞理一样，是不容随意变更、是确定不移的，不管表达方式如何不同，或者是哪一种語言，这种“言之成理”在过去和将来却完全一样。不能“言之成理”的語言只不过是一种噪音，任何野兽都能够和我們一样发出这种噪音，鳥雀发出的这种声音比我們的还要好听得更多；因为不能“言之成理”的語言充其量只能造成一种沉悶的音乐而已。所以，一个人可能說了許多話，可是，別人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也許他費了很多

的口舌，可是等于什么也沒說。語言只有安排在和它們的含義相適應的恰當位置上才能够叫人听得懂，也才能够让听話的人弄明白說話的人的意思，与此相反，那就是廢話；假如我們打算說明一樣東西，除了所必需的語言以外，又加上了一大堆多餘的、毫無意義的字眼，那便是措辭失禮；如果這種情況發展到極端，那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因此，我們在談話中當夾雜上許多不必要的咒罵，插上一連串的髒字眼，而某些這樣的字眼又沒有鮮明意義的時候，我們的談話便顯得失禮。如上所述，當這些字眼使用到過分的程度，我們說的話便完全成了荒謬可笑的胡說；它不能構成論點，由於自相矛盾，所以好象是胡說八道，由於措辭的不足取，所以，似乎流於失禮。

一個紳士用這種髒字眼玷污自己的嘴到底多麼不象話呢？關於這個問題，我請他們看一看幾種詳細的情況。

這種惡習已經遠遠超過了良好的禮貌，可是，有幾種人畢竟還沒有染上它。

第一，即使是這種惡習最深的人也不會教他們的兒子罵人，或者贊成他們這樣做。誠然，某些最不檢點的人當兒子罵人的時候會不加責備，因而消極地助長了兒子的惡習，但是，肯定絕不會有人存心教自己的兒子罵人或賭咒。

第二，破口罵人的這種體面玩意還沒有在婦女中流行開來。的確，“他媽的”這句話女性是難以說得出口的；它似乎是男性的一種過失，婦女們還沒有放肆到這種地步；我只盼望那些口帶髒字的紳士們能親耳聽到一個婦女罵人。我敢肯定女人說出那種話來也不会有什么好聽，這就和胡亂咒罵有失紳士身分一樣的不體面（如果用世界上良好的禮貌或理性的法律來審判的話，顯然，有這種毛病的紳士是有失身分的）。

这是一种沒有意义的、愚蠢可笑的行为；这是一种达不到礼貌目的的表现；这是一种虽然說了出来却沒有任何意义的廢話；这是一种因愚蠢而做出的傻事；这是一种連魔鬼本身都不肯干的行徑。我們說魔鬼專門为非作歹，但是，他这样做却是怀有某种企图的，他不是想誘惑別人，便是（如某些神学家所說）出自一种仇恨造物主的准則。偷盜是为了得財，謀杀是为了滿足食欲或者报仇泄恨。嫖妓和强奸、通奸和鸡奸是为了滿足一种邪恶的欲望，往往都有誘惑人的对象；一般而論，一切罪恶都有某种前因和某种明显的傾向，然而，这种恶习却是所有罪恶中最沒有意义和最可笑的；这里面既沒有快乐又沒有利益，既沒有要實現的企图，又沒有要滿足的欲望，这只是一種舌头的瘋狂，一种大脑与自然过程背道而馳所嘔吐出来的污物。

此外，人們可以为别的罪恶寻找出这种或那种借口，或者提出各种辯詞；人們以貧穷无奈为偷窃的借口，以万分憤怒为謀杀的理由，并且，为嫖妓举出許多牵强的說法；可是談到这种恶习，就連那些有这种恶习的人都承認它是一种罪过，不給它作任何辯解；我至多听到过人們这样辯解：他这样做是情不自禁啊。

此外，正如同它是一种无可辯解的失礼一样，一个人当着和他談話的同伴口出不逊，也損害了礼貌和談話。如果同伴中有人不贊成这种談話方式，那么，这种不干不淨的話便是以一种越礼的放肆态度强加給他的負担；这种放肆的程度就好象一个人在法官面前胆敢放屁，或者在王后面前妄談淫事，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

对这种歪風邪气的消灭，各种法律、議會法案和宣言不过是些色厉內荏的东西，不过是善意的調侃，只博得有这种恶习的人一笑而已，我感覺到它們对这种恶习从未发生过任何影响；我們的行政

长官也并不喜欢或热心把它們付诸实行。

要消除这种罪恶,不能靠惩罚,而要靠有人为之表率;如果英格兰的紳士一旦願意停止这种風气,那么象这样的一种本身如此愚蠢可笑的恶习一定会很快地为人所厌恶,不再时髦了。

这项工作可以由我所談的学院来进行,我以为要打破这种風习,最快莫过于由这样一个学院来公开譴責它了,在这个学院里,我們在言談举止方面的一切习俗都应该受到审查。机智方面的孰优孰劣之爭以及戏剧的格調、习惯和風尚都在这里評断。剧本在这里通过以后才能上演,批評家在这里可以吹毛求疵,尽情指責;任何事物一經这种考驗,就决不会輕易消亡,目前两派戏剧的爭执将会結束,不再为互爭短长而吵嘴<sup>①</sup>;評定爭論的将是机智和真正的价值,这个学院应该是不犯錯誤的評判官。

只有到那时,竞争才会有良好情况,  
只有真正才智过人才应该受到頌揚。  
你們把那些退出国教的人叫做輝格党,  
戏剧界現在也有了唱对台的现象。  
这些反对派非难劇場里的礼仪規章,  
很少有人把正統的东西放在心上,  
他們喜欢放蕩不羈,而且是如此荒唐,  
乃至憎恶風紀,那管它罪恶骯髒。  
有人想让教士統治一切,有人另有主意,  
象古代高卢人<sup>②</sup>一样,要寻找活动的余地;

---

① 英国資產階級革命后的复辟时期,貴族階級崇尚形式浮华而內容空虛、淫秽的喜剧,資產階級清教徒則以古典主义悲剧为武器相对抗,这里說的两派戏剧就是指这一情况。——譯者

② 古代高卢人遍布欧洲,領有意大利北部、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德国一部,入侵英格兰的凱尔特人也是高卢人的一支。——譯者

他們那些任性的首領和正統脫離，  
另外建造独立的舞台上演自己的戏。  
狂热的纨绔子衣着豪华，  
才智单独出現却无人識它。  
才智和宗教遭遇的命运完全一样，  
爭执剧烈时，二者都被撇在一旁；  
因为随着党同伐异，傾軋增强，  
才智和虔誠都将每下愈况。

下面，我将要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是本书中仅次于此的最高貴和最有用的建議，那就是：成立軍事研究学院；由于我只想把自己的意思說明白而无意于写一部巨著，因此，我把这些問題都放在一章里討論。

我承认战争是世界上最好的学院，在这个学院里，人們出于需要而学习，迫于强力而实践，并且，都是有所为而为，战斗中需要尽責，凱旋时可以受奖；任何明白事理或者观察过形势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英国在这场七年战争<sup>①</sup>中做了多大的改善。

可是，如果看一看我們在战争一开始就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英国于开战初期因此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形势之下，我們的工程师和高级軍官怎会几乎全是外国人，我們就会想到我們的人多么迫切需要精通战争技艺，以便使他們面临考驗的时候不会是一无所知的新手。

我曾听到某些和政府不和的人在国王用兵爱尔兰的初期趁机攻击国王，說他不願意信任英国人，他手下的高级軍官、將領和工程师全都是外国人。是非虽然是这样的分明，毋須回答这种說

---

① 指 1689—1697 年的英法战争。——譯者

法,而且,这等人也不配得到回答,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当今的国王据有这个王国并且投入現代最殘酷的战争以后,当他着手整頓軍隊的时候,他在这个国家全部尚武阶层中找不出几个适当可用的将才,不得已而重用伯爵肖姆堡<sup>①</sup>、金克尔<sup>②</sup>、索耳姆斯、魯維格里<sup>③</sup>等外国人,并使他們入了英国籍。这虽然令人惊异,却是事实。我們还應該看到,国王也曾想尽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办法鼓励英国紳士取得帶兵資格,把不下十六个联队交給从未当过兵,也很少知道如何帶兵的英国貴族紳士指揮。在这些人中,有些还正在軍中服役,并且,获得了和他們功劳相当的褒奖,担任陸軍少将、旅长等軍职。

所以,如果說长期的太平岁月曾使我們退步到无知的程度,幸好我們遇到了一位永具世界上最杰出的英才的国王,不然,情况就相当危險,那么,現在誰又能担保和平和不同的执政者再会給我們带来什么后果呢?

也許,作战的方式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的变化多端;我們只需往上推到国内战争,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的一位將軍如果不提高他的能力,恐怕連担任現在的上校都很难胜任。进攻战术一有发展,防守战术便相应而生;防守战术虽然在現代已远远胜过进攻战术,而后者也正在迅速进步。

我們在英国見過一場血腥的內战,在这場战争中,按照英国人的老脾气,打仗成了交易,把軍隊駐扎在一块別人不能接近的地方,这在那場战争中从来没有听说过;就連战力最弱的一方也往往

---

① 弗·赫·肖姆堡(1615—1690),德国軍人,隨威廉入英后,于1689年被封为公爵。——譯者

② 哥达特·封·金克尔(1630—1703),德国人,威廉手下的將軍,是出征爱尔兰部队的指揮官。——譯者

③ 索耳姆斯、魯維格里等都是隨从威廉到英国来的外籍將領。——譯者



出击——例如邓巴尔战役<sup>①</sup>；今天吃了敗仗，明天又来較量，彼此是这样热心地寻找敌方交鋒，好象他們急于让自己的头顱被打烂一样。扎营、掘壕沟、修炮台、退却、加强营防和炮击在当时都是陌生的，几乎是人們不知道的事情；甚至全部战争都結束了，还没有利用过任何帳篷。战斗、奇襲、猛烈攻城、小接触、圍城、埋伏、偷营等等都是每日的新聞。目下，我們却常常看到五万人大軍的一方和敌方在可以看得見的距离以內对峙着，一直在全部战役中躲躲閃閃，或者用个好听的說法，都在監視着对方，然后，便各自住进了冬营。战争的座右銘不同了，現在和以往的战争座右銘之間的差別就好象长假髮不同于花白鬍鬚，或者今天的風俗人情不同于往昔一样。現在的战争座右銘是：

战必有利，无利不击。

步步为营，以防受逼。

如果战争双方的将領都严格遵守这些金科玉律，他們就永远不会有交兵之日了。

一般地說，我承认这种作战方式比以前的战争花钱多而流血少，但是，这就会拖长战争，我几乎怀疑，如果早先也象現在这样打仗，我們的国内战争是不是会一直拖到今天。他們当时的战争座右銘是：

遇敌便打。

然而，現在的情况却迥然不同了。我想，在現在的战争中明摆着：誰最經得起战争，这就得看誰的錢袋最充足，而不在于誰的劍最长。欧洲全都在作战，只要双方有办法弄錢，人力是絕不会疲憊的，但是，誰要是最穷，誰就得先罢手；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法兰

---

<sup>①</sup> 邓巴尔是苏格兰东部一漁港，1650年9月3日，克倫威尔的軍隊在这里重創支持国王的苏格兰軍。——譯者

西国王現在傾向和平,并且承认了这一点,因为他虽有无数完整无恙的雄兵,而軍費却无以为继;他发现自己的国庫空虛,举国疲憊,財源枯竭。对我们那些說法国如何貧困的报告,連一半我都不相信是真的,但是,法兰西国王显然发现:尽管他的軍隊如何勇敢善战,而他的錢却不足以长期和联盟国<sup>①</sup>抗衡,因此,他想尽一切方法在他能够于最有利的情况下媾和的时候謀求議和。

毫無疑問,法国人仍然有力量再把战争拖几年,不过,他們的国王很聪敏,不肯让事情弄到这样极端,如果他发现自己处在每况愈下的危險形势之中,他宁願忍声吞气地接受苛刻的条件媾和,而不願再打下去。

这就是我惟一打算說的离題話,希望讀者原諒我这种节外生枝的过失。

所有这些問題,并作一句話來說就是:在和平时期务須做好作战准备,我国人民應該受到軍事訓練。万事具备,只缺士兵,这就实在奇怪;船已备好了,我們的商业部門一直在訓練而且正在培养更多的海員;但是,馬步炮兵、工程师等急待培养和訓練。沒有人一生下来肩膀上就扛着毛瑟枪或者脑子里就装着堡垒;放火炮和挖地道攻城不能生而知之的,为此,我建議成立一座:

进行軍事訓練的皇家学院。

軍事学院由国王亲自創辦,費用由公众負担;經費从国王的每年岁入中支出。

我建議这座学院分四部分:

(1) 一个院专门培养精通各項有用的軍事技术的专家,招收少年學員进行訓練,以后,在国王的統轄下按照他們的成績和国王

---

① 指 1689—1694 年奧格斯堡联盟之战中的英荷一方。——譯者

陛下的恩寵提升录用,这样,国王陛下就可以不断地从他們之中得到工程师、炮手、消防队长、炮术长、地雷工兵等各种人材。

(2) 第二院負責对志願學員进行科目相同的軍事訓練。只要符合某些限制条件,所有志願受訓的都應該被接納,并享有在学院听讲、做实验和进修的一切利益,而且,也有資格得到該学院的学銜、照顾和住处,相当于大学里的特待校友。

(3) 第三院是一个临时訓練班,任何紳士或英国人只要願意报名并遵守校規,都可以象一个紳士一样受到整整一年的免費款待,由第二院指派的教員負責訓練他們。

(4) 第四院只是各种专科学校,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願意报名,都可以入学,領取少量津貼并受到他們所希望的各种特殊訓練;这些学校的教师由第一院的高班學員担任。

我可以設計出这项事业的一切必要細節和規模,但是,由于創辦这样一件事业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效法其他大学而办得条理井然,所以,我只想談一談校舍的节儉問題。

校舍必須非常壯闊,建筑的式样應該做到庄严宏偉,而裝飾却不必富丽华美;我以为,只要象恰尔西亚大学那样的校舍再大四倍左右就合用了,可是,我相信它的建筑費用不会比盖那所宮殿般的公立学校花得多。

第一院应設將級总监一人、上校教官五人、上尉教官二十人,这些职位应由毕业生升任,剛建校时由建校者委派,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則由第一或第二院毕业生中选任;院內設有宿舍。各級薪金数目如下:

將軍.....	年薪 300 鎊
上校.....	年薪 100 鎊
上尉.....	年薪 60 鎊

學員共二千名，應按下列等級分別待遇：

隊長一百名·····	每人每年津貼·····	10 鎊
教導員二百名·····	每人每年津貼·····	5 鎊
特待校友二百名·····	每人每年津貼·····	5 鎊
高班學員五百名		
低班學員一千名		

將軍由建校人从上校中选拔，上校由將軍从上尉中选拔，上尉由隊長中产生，隊長由教導員中产生，教導員由特待校友中产生等等。

低班學員分成十个分校，各分校的編制情况如下：每一分校有學員一百名，分成十班。每班設教導員二名：

低班一百个，共有學員·····	1000 人
每班設教導員二名·····	200
	<hr/> 1200

高班學員分成五个分校，每一分校設十班，每班十人，各設教導員二名。

高班學員五十班，共·····	500 人
每班設教導員二名·····	100
	<hr/> 600

特待校友作为临时雇員，領取少量津貼，在升迁就职以前由学院維持其生活。

第二院由志願受訓的學員組成，他們是具有一定学历的第一院高班學員或具有某种学历的任何其他学校的学生，自費学习，但享有某些优待，例如，在校內免費住宿，按照規定的某些条件免費定額供給口粮，住宿一定年限的即可擢升，可以使用学校的图书仪器和讲义。

該院應該規定下列擢升等級，其待遇分別为：

監督一名·····	年薪 200 鎊
校長一名·····	年薪 100 鎊
少校教官五十名·····	年薪 50 鎊
高班學員二百名·····	每年津貼 10 鎊
志願學生五百名，	不發津貼

三、四兩院是只包括臨時訓練的普通學校，可以按下列方式組成：

第三院專教紳士學習各種必要的業務和技藝，以便使他們有資格為國效力，他們整整得到一年公費待遇。我們可以假定學員人數經常維持一千名，教員人數不少於一百名，我建議作如下安排：

每個教員應該至少連續任職一年，但是，領取津貼的年限最多不得超過兩年，每年領特別津貼二十鎊。他們必須按時上課出勤，經常有五名第二院的少校教官監督他們，教員先執教一個月，然後由其他五人輪流執教。少校教官每年領取十鎊特別津貼。

受訓的紳士毋需負擔費用，但必須嚴守下列各項紀律：

- (1) 始終留住校內，未經少校教官許可不得在校外住宿。
- (2) 完成教員指定的各項作業，不得爭辯。
- (3) 遵守校規。

凡屬吵架或口出不遜這類的過失只科以罰金，由少校教官裁決，挑釁的應該被禁閉，直到他向受辱一方道歉為止，通過這種處理，每個受了侮辱的紳士都會完全滿意。

但是，打人肇事、挑戰決鬥、拔出武器私爭等等應該受到更嚴厲的處分；校方將宣布肇事者不是紳士，把他的名字張貼在校門上示眾，並且，開除學籍，此後在學校里如再發現了他，將按流浪漢來盤問他。

該院教員一半從第一院特待學友中選拔，另一半則從第二院

高班學員中选拔。

第四院只是普通性质的学校，既不花什么錢也沒有什麼麻煩，凡是願意入学的一概来者不拒，教員由学院的其他学校选送。

所建議的規模既然如此之大，自需相当数目的經費；由于这项事业是为全王国的利益着想，这笔費用也应由公众来負担。由于考虑到需要維持的人数，經費数額不会比下列数字少多少：

#### 第一院

將軍.....	年薪 300 鎊
上校五名，每人年薪一百鎊，共.....	500 鎊
上尉二十名，每人年薪六十鎊，共.....	1,200 鎊
隊長一百名，每人每年津貼十鎊，共.....	1,000 鎊
教导員二百名，每人每年津貼五鎊，共.....	1,000 鎊
特待校友二百名，每人每年津貼五鎊，共.....	1,000 鎊
全院二千名學員，每人每年需要二十鎊生活費，膳宿及学院內職員工役（管事、厨師、伙食承办人、媒姆、侍女、洗衣妇、膳務員、办事員、仆役、牧師、門房、隨員等雇大人數）的开支全部包括在內，共.....	
	40,000 鎊

#### 第二院

監督一名.....	200
校長一名.....	100
少校教官五十名，每人年薪五十鎊.....	2,500
高班學員二百名，每人每年津貼十鎊.....	2,000
在操練时期五百名学生的口粮，每人每年五鎊.....	2,500
二百名高班學員的給养，按上述数字計算.....	4,000

#### 第三院

院內紳士的待遇符合紳士身分，伙食必須丰美，因此，每人每年須津貼二十五鎊，院內所有职

員工役的开支都出自这笔錢內, 共	25,000
教員一百名, 薪金和給養同前	4,500
少校教官五十名, 每人每年津貼十鎊	500
每年費用共	86,300 鎊
校舍建築費	50,000
家俱、床鋪、桌椅、衣着等	10,000
图书、仪器、实验用品等	2,000
因此立即需要开支	62,000 鎊
年費	86,300 鎊
加上实验費和操練費	3,700
	90,000 鎊

国王的軍火庫每年发給学院五百桶火药, 以供公开操练和实验之用。

本学院的第一院应该居于統轄地位, 所有升擢都由第一院做出, 从其余各院选拔各科人才; 第一院將軍級总监指揮其余各院监督, 他只服从建校者一人。

学院的管理应该完全采取軍事方式, 为此, 要制訂一套規章制度, 成立一个理事会专门听取和裁决各种爭执和違反校規的事件。

公开操练也是軍事性质的, 所有各分校都由适当軍官維持風紀, 軍官輪流值勤或者由將軍下令指定, 但每次只值勤一天。

若干班次进行若干門課程的学习, 每一个別班次只攻一科, 學員学完一科后变更班次再学另一科, 通过这种方法, 所有學員在各次大操中便能够按照可能接到的命令, 胜任地完成所有各种作业。

这个学院应该适当地設立以下各門課程:

几何学	十进算术
天文学	三 角
历 史	日規学
航海术	計量学

地雷学	战壕筑法
爆 破	接近术
炮击术	袭击术
火炮学	繪图学
筑城学	建筑学
扎营术	测量学

所有各种技艺或科学都附屬在这些課程以內。

每个學員都必須按照其体质和能力进行下列各种体格鍛炼；

如：

(1) 游泳。任何兵士，事实上任何人都不要不会这一門技术；

(2) 掌握各式各样的火器；

(3) 整齐地前进或背进；

(4) 劍术和长矛法；

(5) 騎术或馬术；

(6) 跑、跳和擲交。

与訓練同时，也应该保持和仔細教导战争中的一切風尚、慣例和术语，攻城、行軍和扎营中使用的技术名詞，以便使經過該学院训练的每一个紳士在参加王国軍隊时不会对軍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沒有在国外服过軍役。我記得有一位英国紳士鬧过这么一回笑話，这位軍官当圍攻爱尔兰的里末利克的时候，虽然作战很勇敢，可是，仅仅由于不懂得技术名詞，不会說軍营中的行話，把战壕說成了攻城的坑道，因而遭到了全軍的嘲笑。

这些軍事学院的实验象皇家学会的学位論文一样值得公諸于世。为此，設立学院的地方应该有足够的場地便于投彈、构筑炮台、棧堡、月牙堡、方堡、角堡、要塞等各种正規防御工事，在这些工事附近还要便于引水，以便訓練工程师从事沟下排水和地雷作业



的必要实验。学院必须有足够大的操练场进行远距练习重炮轰击、炮轰营垒、操演各种爆破以及已经发明或将被发明的武器、掘壕沟、扎营等等。

他們的公开操练也将会非常有趣，和我们英国人最喜欢看的各种热闹场面或展览会相比，它更值得所有紳士們參觀。

我相信，从这些將軍中可以形成一套規章制度，这将是世界上最偉大、最英武和最有益的一项事业。这样一来，英国的籍紳将成为最通曉軍事的人，因而在外国将最受嘉許，而在国内則将比任何人都更有用。国王陛下也再不会被迫雇用外国人担任要职和在他的軍隊中服务。

为使全国公众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更加通曉軍事，我以为实行下面的計劃将大有裨益。

当我們的武器是长弓的时候，就某种程度來說，我們英国民族用弓的本領可以說是独步世界，連最普通的乡間小民都是高明的射手，人們在太平年月的游戏中就具备了极好的入伍資格，而这种游戏还产生了一个好結果，那就是当征集起一支軍隊以后，兵士不需訓練就能作战；为了鼓励人民参加这种对国家如此有利的鍛炼，国会曾通过法案規定每个教区都要維持若干射靶場，以供乡間青年练习射箭。

我們現在的作战方法既已变更，毛瑟枪这种杀伤力强大的軍械成了士兵的正规武器，我希望英国人喜欢玩的游戏也随之而变更，使我們既能得到乐趣又获得实惠。現在，我国有一种不利的情況，特别是由于常备軍不能尽如人意，情况就更为严重，这就是：如果一旦爆发战争，必須先花一年時間教兵士如何掌握武器，然后才能認為他們适于上戰場，因此，应征入伍的新兵被叫做“新手”。为了消除，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消除这种情况，我建議：應該通过某

种公开鼓励(因为靠惩罚不会奏效),使我們的青年不再醉心于斗鷄和斗蟋蟀那种无聊幼稚的游戏和喝酒,而把兴趣轉移到用燧发枪射击这种既有男儿威武气概而又其乐无穷的运动上来;还有游泳,除了大有益于健康以外,还有許多其他的好处,因此,我以为所有的人都應該学会它。

談到射击,我在上文提到的学院拿国王的錢訓練縉紳,縉紳为了报答这种恩典,應該在乡間居民中普及这种訓練。用下面的办法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种普及:

如果各地乡紳按照他的地位出資悬奖,让他居住的城鎮或附近的人参加夺奖射击比賽,比賽可以每年举行一次或者两次乃至多次,这由紳士們自己随意决定;得奖的人不仅要射击得最准确,而且,要遵守一般的射击习惯。

这种办法准会使英格兰的所有年青人都热爱射击,变成好射手,因为他們一定会經常练习,并且,彼此展开比賽,这种好处一到战时就显出来了;因为假使全营的兵士都能够百发百中地瞄准敌人,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数目就会比現在多得多;我們知道一营軍队和另一营軍队接火,中彈人数一般不会超过三四十名;我以为我們很难忘記在奥格里姆<sup>①</sup>战役中,一营英国軍队遭到整整一联队爱尔兰龙騎兵的射击,但是,那一天他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人挂彩;我只需請参加过爱尔兰战争的軍官們注意,由于爱尔兰人是这样了不起的神枪手,英格兰軍队占了多大便宜!

在以下一項关于学院的建議中,我打算提出的計劃是成立一所

### 女子学院

---

① 奥格里姆(Aughrim),爱尔兰加尔威附近的一个小鎮,1691年7月初,威廉的軍队在此战败詹姆斯二世的苏格兰軍。——譯者

我时常这样想：在我們这样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居然否认妇女上学的好处，这真是最野蛮的习俗之一。我們天天責备女性的愚蠢和无礼，然而，我却相信她們如果有机会受到和我們同等的教育，她們就会比我們还要少犯过失。

的确，一个人会感到奇怪，妇女們的全部知識既然只限于她們天生的能力，我們何以还能和她們談得来。她們的青春全消磨在学針綫或者做小玩意上了。誠然，我們也教她們識字或許还教她們写自己的名字等等，可是，这就是妇女所能受到的最高教育。我只想問問那些輕視妇女、認為她們是最蠢的人，要是有一个男人（我指的是紳士）不受教育，他又会有什么能耐呢？

一个出身名門、身分高貴的紳士，天資也过得去，如果缺乏教育，看看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其結果不言而喻，毋需我来举例。

蘊藏在身內的灵魂就象是一块粗鑽石，它必須琢磨，否則决不会放出它本来的光輝，显然，正如理性的灵魂使我們有別于禽兽一样，教育增强了这种区别，使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进一步地脫离了野蛮状态。这个道理是如此昭彰，毋須任何証明。但是，妇女又为什么被剝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呢？如果知識和學問对妇女來說真是无用的奢侈品，那么，全能的上帝就决不会使她們有任何稟賦，因为上帝从来不創造无用的事物。此外，我还要請問这些人，他們到底在无知中看出了什么好处，以致認為它是妇女必不可少的裝飾品？或者，一个聪敏的妇女到底比傻子要坏多少？或者，妇女到底犯了什么罪过，要剝夺她們受教育的权利？难道她們用傲慢无礼禍害了我們么？我們为什么不让她們上学，好变得更聪敏些呢？其实，妨碍她們变得更聪敏些的完全是这种不人道的風俗，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还應該責备妇女的愚蠢无知嗎？

女人的天資恐怕比男人要高，她們的腦子也比男人快；妇女在

受教育以后能够干出什么事业，从一些女才子的事例（现代并不缺乏这种事例）上看得很清楚；这种事例谴责了我们的偏见，看来，我们之所以剥夺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仿佛生怕她们变聪敏以后会和男人竞争似的。

为了消除这种缺陷，使妇女至少有机会在各种有益的知識方面受到必不可少的教育，我提出一项符合这种目的的办学计划。

我知道女子抛头露面是危险的；她们要么就幽居深閨，要么就遭受危险；前者违背她们的意願，后者损伤她们的名譽，所以，这件事是有些难办；有一位聪敏的女士在一本叫做《向妇女们进一言》的小册子里提出了一种办法，但是，我怀疑它是否切实可行，因为，说一句失敬妇女的话，或许有点儿为她们所特有的（至少在她们的青年时代）那种輕浮恐怕受不了书中提出的限制；我以为只有极端偏执的迷信，才能够維持一座女修道院。女人拚命地想进天堂，为了进天堂，她们不惜刻苦自己美丽的肉体；然而，除了极端偏执的迷信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她们做到这一点，而且，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以往也常有事实表明天性会占上风。

所以，当我谈到女子学院的时候，我心目中的规范、教学法和管理的既有别于那位聪颖的女士提出的建議（我非常器重她的建議，也很贊許她的才学），也不同于各式各样的宗教限制，特别是保証独身的誓言。

因此，我建議的学院应该只是稍异于一般的公立学校，自願求学的女士在院内应该有一切机会学习各种和她们的禀賦相适合的学問。

但是，既然绝对有必要树立某些不同于一般的严格紀律，以维护学校的名譽，使有身分和财产的人敢于让他们的孩子到那里求学，我冒昧地通过杂談的方式提出一项小计划。

我建議学院的建筑應該独具一格，院址也独处一方。校舍應該是朴素的三面房屋，沒有任何突出部分或犄角，使得从这一角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另一角；校园也同样按三角形树立圍牆，并开有寬沟，只有一座大門。

学校环境經過这样穩妥的、最便于守望的安排以后，要想偷情便很难瞞过別人的眼睛，所以，我不贊成設立守护人、暗探等来防卫这些女士，我只希望她們能够恪守貞操淑德。

如果有人問我原因，我希望我們男人在我說明这项理由的时候不要見怪：

我是如此敬爱妇女，同时又如此熟悉男子，因此，在我看来，只要把男子从妇女身旁实际隔开，就可以防止偷情私通这类勾当；因為我們虽然美其名曰“爱情”的那种欲求有时在妇女身上确实激发得有些过分鮮明，随之而来的往往便是不貞，可是，我以为：我們誤称之为“嫺靜”的习俗远胜过女性的热情，因此，女子失身以前往往总先有男子引誘。

使妇女守規矩的不是貞操观念，而是風俗习惯，  
不管是聰敏人还是傻瓜，都在它面前就范；  
因为一旦动了春心，什么貞操都变得毫不相干，  
只有風习时尚还能够管一管風流罪案。  
全亏了風俗习惯，才維持住淑德貞操，  
爱情需要先去求索，然后才能够得到；  
因為我們称之为嫺靜的美德只不过是驕傲，  
担心被拒絕面子难堪，才不屑于开口乞討。  
一般的風俗时尚战胜了她們的欲望，  
她們决不先求爱，一被进攻却容易投降；  
等到鬧完了那套沒用場的礼数，

妇女們自身的弱点便无法掩藏。  
如果欲望强烈，本性难以制阻，  
最好隔开男人，使她机会毫无。  
要不然，无论怎样防范也于事无补，  
不見可欲其心不乱，这样才保住了圣徒。

简单地說，即使是一个沒有任何貞操觀念的女人，也得男人先开口才肯委身相就，至少是还有一点廉耻的女人一定会这样做。

根据这种理由，我深信滿可以采取某些措施，使女士們在学校圍牆以内的小天地里完全自由自在，同时，又不会发生任何偷情、不貞或其他丑事；为此，在女子学院中应该遵守下列校規和戒条（我建議英国每乡至少要設立一所这样的学院，倫敦城应設立十所左右）。

除了校舍按前述式样建造以外：

1. 所有入学女士都应该动手維持学院的秩序，并且，表明她們同意遵守这些秩序。

2. 正如所有入学女士都是宣布自願入学并且主动报名的人一样，任何人只要出于自願无意繼續学习的时候，可以随时离校。

3. 学院費用由在校女士支付，每个入学的人只有一項負担，这就是：尽管她可能願意中途輟学，她应该繳納全年学費。

4. 国会应该通过法案，規定任何男子如果强行进入或混入女校，或者勾引任何在校女生，即使預备結婚，也一概按重罪論处，并且，不得有牧师不受普通法庭审訊的特权。这条法律无疑是严厉的，因为任何一个願意接受男子求爱的女士都可以随时輟学，与此相反，任何女士在有必要时都可以通过进入女校的办法来摆脱她所嫌恶的任何男子卤莽的求爱。

在女子学院里，一切入学者都应该按照她們的天賦和能力受

到各种課程的教育，特別是音乐和跳舞，因为女子是如此的喜欢这两門东西，如果不让她们学习就近于残酷了；可是，此外她们还要学习各种語言，特別是法語和意大利語；我可不怕使妇女多长几条舌头<sup>①</sup>。

她们应该学习如何談吐文雅和一切必要的讲话風度，把它当作一門特殊課程；而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的缺陷是如此的明显，因此毋須我来揭露。她们应该学习讀書，特別是讀历史，使她们通过讀書明白事理，可以懂得和判断她们听到的事物。

只要她们有天資，她们可以求取任何一种學問；但是，一般地說，首要任务在于培养妇女的理解力，使她们能够参与各种談話；当她们的能力和判断力提高以后，她们在談話中就能够給人以愉快和教益。

据我观察，女人和女人之間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差別，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曾否受过教育而已。的确，她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受着气质的影响，然而，主要的不同点則在于她们的教养。

作为整体来看，妇女們大都是聪敏伶俐的。我想讀者可以容許我这样地一概而論，因为你们很少看到象笨伯似的傻头傻脑的小女孩子，而这种情况在男孩子中却屡見不鮮。如果女子受到很好的教养，学会怎样适当地运用她的天資以后，一般都証明她们記性很好，非常机灵；說句公道話，一个知情达理、風度嫺雅的女子是天地万物中最美丽多嬌的东西，是造物主的光荣，充分說明上帝对他心爱的創造物——男人的独特恩寵，她是上帝所能賜予的和男人曾經接受的最美好的礼品。教育的熏陶可以使女性心灵的自然美放出本来的光輝，剝夺她们这种权利是世上最卑鄙、愚蠢和忘恩

① 英語“舌头”和“語言”同义。这里是一种戏謔性的說法，认为女人比較饒舌。  
——譯者

負义的行为。

一个教养很好、品学兼优的女子是一种无可媲美創造物；和她交往就象征着崇高的欢乐，她有天使般的姿容，仙子般的談吐，柔情千种，仪态万方，簡直是和平、爱情、智慧和欢乐的化身。她不論在哪一方面无不尽善尽美，一个男子有这样的終身伴侶，只能够感到无上幸福而满怀感激。

另一方面，假定还是同一个女子，如果剥夺了她受教育的权利，必将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她原是好脾气，由于缺乏教育会变得懦弱和沒有主見。如果她有几分聪敏，由于沒有教养会变得輕浮和饒舌。因为判断力和經驗的缺乏，她的知識会使她三心二意，胡思乱想。如果她原来的脾气就不好，就会因沒有教养而变得更坏，她会变得傲慢无礼，喜爱吵鬧。如果她容易生气，因为不懂礼貌，往往变成活象一个瘋子成天罵不絕口、嘔嘔不休的潑妇。如果她原来就驕傲，由于沒有謹慎的素养（这也是教养），就会目中无人，异想天开和荒唐可笑。她有了这么許多毛病，結果自然变得蛮不讲理，吵吵鬧鬧，多嘴多舌，下流无耻，一句話，成了个魔鬼。

拿我們对女人的要求來說，我們有时候既然认为要关心她們，那么，如果我們不想从她們那里得到什么欢乐的話，至少應該費費心把她們教养得能可人意和有点用处。天啊，看看我們是怎样的操心养一匹良馬，把它练得多么馴順吧，馬变馴了以后，看看我們又是怎样的器重它，这一切无非是为了它能有用途；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对待女人呢？因为女人如果沒有淑靜的举止，她的一切裝飾和美丽都将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就象是弄虛作假的商人把最好的貨色摆在最表面，让顾客以为底下的貨色都一样。

女性引以自豪的肉体美，現在看来是一种不公道的稟賦。造



化(或者不如說是上帝)受到中傷，好象他讓女子生成麗質全是为了勾引男子，这样，女子就成了禍水，因为据说在絕頂漂亮的女人里面聰敏的很少，脾气好的更少，嫻靜的那更找不到了。有人自以为能够找出理由來說明这样分派是平等的，他們說：老天爷是最公道的，所以才这样，他让众生万物都各有所长，无一向隅，使每个人都有或此或彼的优点，这样，大家就会互相中意，不然，有的就要遭人白眼。

我以为这两种想法都荒誕不經，尤其是后一种对造物主貌似恭敬，实际上却最坏不过。因为按照这种看法，造物主便成了貧困而空虛的了，好象他的恩澤不足以遍及全体蒼生万物似的，誠恐賜予的礼物耗尽用竭，只好吝嗇一些，让大家一人分一点儿零碎。

如果容許我大胆地反对一种几乎是普遍的看法，我要說的是：大多数人在这方面都看錯了天道神机，世人今天在这方面的做法也是不正确的。由于这个結論非常大胆，所以，我想解釋一下。

創造我們大家的全能的神肯定是善美的泉源，就和他是存在的泉源一样，通过潛移默化，他能够把同等的品德和完美分散給他所創造的一切生物，就象旭日之光明普照，絲毫无损或无減于造物主本身的光輝，而今天世界上每个人也都确实具有足够的天賦，并无愧于造物主本来的安排。

我想，如果我举出下列理由就可以証明这个論点。我的理由是：上帝賦予每个人以灵知，这就等于向全体人类賞賜了同等的礼物和能力，人的所以有智愚賢不肖之分，不是由于器官构造的偶然差別，就是由于受教育方面愚蠢的不同。

首先，这是由于器官构造的不同引起的。我不想在这里討論灵魂在肉体中的物理学部位。可是，如果哲学家說的不錯，理解力和記憶力按照傳達它們的器官偶然的大小或則擴張或則收縮，那

么，尽管上帝赋予我一个和别人一样有悟性的灵魂，然而，如果我身体内的灵魂由那里起作用的部分有天生的缺陷，我便可能非常愚笨而他人却相当聪颖。例如，如果一个小孩子的听觉器官天生有缺陷，因而不辨五音，虽然这个孩子具有同样能够学习世上一切才艺的灵魂，他却永远不会说话或读书。大脑是灵魂起作用的中心，这里汇集着所有明辨事物的感官；所以，一个人如果脑袋狭小，头脑在执行应有的和必需的职能时没有宽绰的余地，这个人决不会非常聪敏；“大头大脑，傻瓜呆鸟”这句俗语并不是说头大的人天生必傻，而是对懒惰的谴责，人们往往会惊讶地说：“呸，呸，你这个空长着一个大脑袋的傻瓜，真奇怪，这准得怪你自己。”从这点看来，我完全相信男女的血统大有关系——聪敏人生下的儿女不一定是聪敏的，我倒认为只有强健的体质才能有最聪敏的后裔，病弱的体质不但影响儿女的健康，而且影响他们的智慧。我们很容易举出理由证明马、鸡、狗和其他生物的血统上存在着这种情况，我以为人类显然也不能例外。

不过，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吧。世人看到的男女之间显著的差别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以这种差别和男人(或女人)彼此之间的差别相比较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之所以敢这样大胆地断言一般人对待妇女的办法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我不能想象全能的上帝创造了这样娇美的一种生物，赋予她们这样的魅力，使她们这样惹人喜欢和怜爱，让她们的灵魂具有和男子一样的机能，难道只是让她们当我们的管家婆、厨娘和奴隶的吗？

我一点也不想鼓吹牝鸡司晨，完全由女性当权，然而，一句话，我希望男子把妇女当伙伴看待，并且，把她们教育成适宜的伴侣。一个明白事理和有教养的妇女一定不屑侵犯男子的特权，正如一

个明白事理的男子不屑因妇女軟弱而欺凌她們一样。可是，如果妇女的灵魂經過教育的熏陶和美化，她就不会再蒙受恶名了；譬如，要是再說女人家沒主見就是无稽之談，因为那时候妇女当中的愚蠢和无知比在男子当中还难以发现。我曾經听过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談过一段話，我現在还記得；她，人挺聪敏，很有才干，模样儿更漂亮，而且家里非常有錢，只是一直关在閨房里，家人害怕她被人引誘，因此，連普通妇女操持家务事的必要知識都沒有让她学习；当她后来进入交际界的时候，生来聪敏的她痛感自己是如此地缺乏教育，以致她用短短这么一句話責备自己說：“我竟沒臉和自己的侍女們談話，”她說，“因为我不知道她們做的事对不对。我應該先上几年学再結婚才好。”

我毋需絮煩地談論妇女因缺乏教育招致的損失，也不想談論一反其道以后的利益；这件事很容易被承认，但是，要实际补救却不那么簡單。本章对于这件事只不过拉杂談談，至于它的实行問題，只有留待男子聪敏到願意对这种情况加以弥补的好日子（如果真能有那么一天的話）再說了。

### 关于商民法庭

請穿律师服的有学問的先生們注意，如果我在本章中提到商人发生爭执請律师打官司时受到的种种奇怪待遇，因而对律师有所失敬，务請海涵，因为我並沒有存心侮辱他們。我亲耳听說過許多名律师在商人和他的代理商爭訟的案件上弄得焦头烂額，当两造各执一詞爭論什么兌換、貼現折扣、拒付証书、过期停泊費、租船契約、運費、入港稅、保險費、船舶抵押契約、船长或船員的不法行为、流通賬目、佣金賬目、公司賬目等等时，律师既拟不出一份訴訟事实摘要，訴訟代理人也摸不着头脑。一个年輕的教区牧师忘了

帶筆記就走上讲坛，他那时要讲清楚經文的窘勁兒，还不及一个我見过的訴訟代理人在讲清楚两个商人爭訟的案件时那样狼狽；譬如，我記得有人打过这么一件糊塗官司，有两个商人为一笔集商业中一切微妙症結之大成的佣金賬目打起官司，双方都对自己的律师千囑咐，万叮嚀，要他們硬把曲說成直，最后，双方都发现自已在这方面說了不少荒唐可笑的廢話，于是不再繼續打官司，同意請仲裁人公斷；結果仲裁人不取分文，只花一个星期就結束了他們以前在那上面花了不少冤枉錢的一切爭執。

不，就連法官本身(我这样說并不等于指責他們不学无术)在向陪審委員团发指示的时候也結結巴巴，不知說些什么，陪審委員更是如墮五里霧中；因为陪審委員并不永远是(說实在的，并不經常是)最聰敏的人，当費尽唇舌、想尽方法以后，他們在复杂到連法官和律师本身也都很难弄清的这种案件中，肯定仍然不能做到明鏡高悬。

商人的事务随着环境的变更和時間的推移而千差万別，日新月异，迴异寻常的偶然情况层出不穷，充斥着錯綜复杂的微妙糾紛，并且，由于各国風俗民情的不同而变化无常；所以，我們发现要想制訂出一套无所不包的法律实在很难做到；实际上，我們的法律本身也默認了它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因为它准許在棘手的情况下，可以把商人的习惯看成是法律的一种准繩。

所以，据我看来，最合情合理的做法是：这类事务的爭執應該交由久于对外貿易而对它的习尚慣例經驗丰富的、因而当然最善于判断它的人去听取和审理。

除了上述理由充足的論点以外，还因为在我們現行的法律下，在許多案件中，原告不可能讲清事实，而被告也不可能作出答辯(当他的証据在国外的時候，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任何拒付証书、

執照或委任狀在我国的法庭上都不算是證據；我們的法律訴訟程序已經造成了巨大的和不可挽回的損失。

为了弥补这些情况，議會可以批准建立一个由六名裁判委員組成的法庭，授权該法庭在“商民法庭”的名义下象衡平法院<sup>①</sup>一样听取和裁决案件。

这种法庭的訴訟程序應該簡單，审判應該迅速，收費應該微少，使每一个受屈的人都可以立即得到补偿。因为在商务訴訟中，案件的性质常使衡平法院冗繁的訴訟程序带来的害处比其他案件遇到的尤大，因为商务案件一般牵涉到問題的变化比其他案件更大，例如影响到国外亟待指示的雇員、拖延了停泊期的船只和船員、支付等等。

这六名法官應該由王国最知名的商人中选出，他們常駐倫敦，有权通过委任办法召集商人議事会，議事会在听取两造的理由以后对一切案件作出裁决。不服的可以向該六名法官上訴。

王国各大港口也可以通过委任办法委派性质相同的低級商人議事会。六名法官只作为接受上訴的法官；一切案件都由商人議事会审理，方法和程序力求精簡。議事会宣誓秉公断案，其人員每年由本城主要商人中挑选。

这里的訴訟程序不應該拖延时日，原告采取摘要方式陈明訴訟事实，被告提出答辯，然后立刻指定审理時間。被告对开庭時間可以申請推迟，但必須具有充足的理由，否則，不予延期。当开庭的时候，两造可以尽情讲明自己的理由，或者請任何人代为出庭。

凡依照規定获得和按应有格式签署并經鉴定的、从外国发来的任何証明和拒付証书都可以作为證據；在王国領土境內于当地

---

① 英国早年一种排解民間糾紛的司法輔助組織。——譯者

治安推事面前依相同方式按照規定格式提出的宣誓书也可以作为証据。

不服的一方可以向前述六名法官上訴，委托律师得在法官面前提出辯护，一經这六名法官判决即不得再上訴。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弭止无数爭执，也可以溫和地排解許多糾紛，省却了目前不可胜計的麻煩，使商务糾紛以一种商人的方式根据人所习見的商业慣例和風尚加以解决。

### 关于海員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我国和任何邻国开战的时候，經常产生了两种极大的麻煩——一是对国王而言，一是对商业而言。

一，給国王带来的麻煩是：他不得不征召海員入伍，硬逼着他們当海軍；这种强拉人上战舰的办法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流弊，如：

1. 貽誤了我們的海軍戎机，我們的舰队因缺人而經常迟迟不能出动，以致时常处于不利的地位，結果使多次精心筹划的远征都不能奏捷。

2. 有若干海軍队伍都成了非正規軍，因为軍官受贿解除了能干水手的軍职，用許多生手和不能胜任的人濫竽充数。

3. 由于水兵强征队队长的态度蛮橫而有些人又执意不肯应征，不断地发生强力压迫、爭吵等現象，甚至常常演成凶杀。

4. 出自英国国民共有的自然原則——痛恨强迫，因此，嫌恶当兵深入人心。

5. 經常打着征兵的幌子綁人出国、打家劫舍和偷窃的事例，最近已經屡見不鮮。

因此，国王和臣民都分別受到了类似性质的各种侮辱和損害。

二，对商业來說，由于人手缺乏，海員向商人索取极高工資，簡

直是說一不二，商人只好拿出这笔浩大的費用。其实，人手并不真正缺乏，因为在雷厉風行的征兵当中，如果一条商船需要用人而且能庇护他們的話，要多少人馬上就有多少人，如果不能庇護他們，就連一个也雇不到了。这些人对为国效力却是避之惟恐不及的。

前一类流弊已經使国王从开战以后在下列三个特殊方面花了三百万英鎊以上：

1. 水陆征兵和为此雇用小船所花的費用。
2. 船只由于缺人只好滯留港內，同时，却要為船員的工資和給养支出浩大的費用。
3. 誠恐夏季缺人，只好整冬維持着全部海軍，軍餉和給养全部照发，这种办法已經实行好几年了。此外，还要付出大量的賞金和其他籠絡海軍軍心的費用。

第二类流弊，即商人付出的高額工資从开战以后已經花了二百万英鎊以上。販煤业即其一例。煤商在战争头三年每放一次洋即須付給一个普通海員九鎊工資，而在以前只需三十六辨士，按照販煤业各次航行动用的船只和每船八个船員数目来計算，往少的方面算，只販煤业一行的海員一年的工資差額就有八万九千六百鎊。

对于其他航行來說，水手月薪差額为五十先令，前桅員月薪差額为五十五先令，在此以前，他們的月薪只有二十六先令。此外，水手們現在对于伙食也挑三剔四了，商人只好忍气吞声；他們反对領半薪，甚至当船长命令他們做一些他們喜欢做的事的时候，他們都不大买賬；不，就連国王本人也休想叫他們中意。

为了消除这些时弊，我提出下列計劃，实行这个計劃，海員沒有理由不滿意，也絲毫不会受到損害，但是，却可以防止目前所受的損失，省下一笔因海員奢侈浪費而糟蹋掉的巨款，因为如果說揮

霍无度减少了王国公共总财富的话，那么，海員們就不能算是好公民，他們并没有因国王或商人付給了他們巨額款項而显得更富足。

計劃的內容如下：

議會通过法案設立一个管理局或法庭，該机关受海軍法庭管轄，并隶属于海軍大臣，或者独立掌权，只隶属于一个議會当局，如公共賬目統計委員會。

全国海員都要在这一管理局或法庭或它的若干分支机构（該局为此將設立分局或分处，派駐王国各港）进行登記并受到直接雇用；他們將按照能力大小被分为各种各样的等級，依据他們的資格領取相应的工資，如茶房、壯工，仆役、高級海員、乘舰练习生、軍官、舵工、船主、跟班等。

其詳細情况如下：

1. 任何船只的船长或船主除了該局介紹的水手以外，不得雇用其他任何海員或携带他們出海。

2. 不論是海員或其他人等，除了向該局申請当水手以外，不得直接受雇；每一高級海員月薪为二十四先令，下級海員按比例递减，閑散时領取半薪并可为自己工作，但一經該局征召即須立即到职，并报明所去地点。

3. 因为在別处无法找到工作，水手将不会逃亡。

4. 一切船只在海关結关后将領到一張証明，凭証向海員管理局領用海員，局內海員济济，往往可供選擇，而不会鬧人荒；該局將毫无刁难或拖延地把海員交与船长或船主；船主和海員双方都有選擇对象的完全自由，只不过必須服从該局专职官員做出的决定。

〔附注〕 船长和船主过去为使海員在他們准备走以前能留在船上，不得不花相当浩大的費用，而今这样一来，这笔費用便可以节省下来。同时，以后再毋須操心覓求海員，他們在一天之內就能



全部到船；因为带着証明书到管理局去的船长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去挑选他的海員；否則，管理局把証明书发到海員住处，就会把他們送到船上来集合。

5. 雇用这些海員的船长或船主将按每人月薪二十八先令(超过工資的四先令用来支付閑散海員的半薪)付錢給管理局(而不付給海員本人)，对下級海員的工資則按照相应比例递减。

6. 一切有关水手叛变的糾紛，或其他船长和海員之間的爭执都通过上訴上述特意成立的法庭加以审理。

7. 一切工資和时限的折扣，一切海損、停付和貨物的損失等，都由議会同一法案明令公布并照印出的公共規章加以調整；通过这种措施，海軍法庭上一切爭执不休的訴訟(这类訴訟簡直无穷无尽)都可以被防止。

8. 对于一切获准报关和装貨的船只，不得拒絕撥給海員，当提出要求和送出海关发給的証明以后，撥給人員的时间不得耽擱五天以上；逮捕和扣留等一般案件不在此例。

### 这种制度的后果

1. 实行这种制度后，公众便不会缺乏海員，强征制的一切費用和麻煩都可以被避免。

2. 工資过高和水手的飞揚拔扈加于商业的难忍的压力可以被消除。

3. 該管理局應該收取下列各項款額，把它們作为公共基金存入銀行，供給国家使用，除了議会命令以外，任何人不得动用；在議會閉会期間，成立一个委員會經常代為查賬，一个出納局掌管基金，上述机构概由議員組成，每屆議會更換一次：

甲，商人向管理局預付所用海員的工資，比該局每月发給海員

的工資多四先令。

乙，考虑到海員工資的降低，因而運費也降低到以往的水平或与之接近，船主或商人在全部貨物进口时每吨運費交稅四十先令，根据全部貨物和港口按比例規定，用計算加納里群島葡萄酒的吨重为基准計算貨重，特殊運費按以往所付運費的比例計算。

[附注] 这种办法可以順利实行而不会造成負担；因为工資如果回降到原先的水平(或者接近原先的水平)，運費也会同样降低，这样，商人就可以行有余力地繳納这笔錢。举例說：从牙买加到倫敦的運費原先是每吨六鎊十先令，現在却是十八鎊到二十鎊；弗吉尼亚来貨的運費原先是每吨五鎊到六鎊十先令，現在却是十四鎊、十六鎊和十七鎊；巴布达島<sup>①</sup>来貨的運費原先是六鎊，現在增加到十六鎊；奥波托<sup>②</sup>来貨原先的運費是两鎊，現在增加到六鎊等。

上述这一笔款項是一种基金的一大笔資本，我們可以假定它由公正的人掌管和經營使之周轉流动。此外，商人在由王国的任何港口运貨出国或載运外貨到港时，都按照其全部貨物的真实价值繳納4%(鎊)的捐稅，貨物的价值务必真实无欺，必要时須宣誓保證。据此，上述管理局有义务付款賠償一切損失、海損和各种意外，賠償款額按照目前流行的保險慣例如数付出，不打任何折扣，不作任何爭論或拖延；上述4%的稅率是依照开往巴布达島的航程規定的，执行时根据具体航程依照印行和明令公布的規章法令酌量增减。

实行这种办法以后，上述管理局根据明显的理由只保留这样的权力，即：管理局有权指揮所有不同的船只如何和护航队一齐航

① 巴布达島，英屬西印度群島中的島嶼。——譯者

② 奥波托，葡萄牙北部港口。——譯者

行或等待护航队，規定其時間长短和方式如何；該局并有权为护航队着想（具有某些限制）扣留船只以便編成船队。

上述这些規定适用于海上的一切商业。但往来国内各港的沿海貿易和近海捕魚业不在此例；对它們應該作如下安排：

首先，就煤來說，煤船按二十八先令月薪得到海員的供应、并有足够数量的护航队和起自泰因茅斯沙洲到內河的适当停泊点，这样，它們就毋須結成船队航行，而可以按照風向和气候条件放心出航，一路上有軍舰保护，軍舰應該不断地游弋巡邏于各停泊点之間。結果，煤船走完航程所用的時間不但和以往一样的短，而所支付的費用也和以往一样的低廉，这就使煤的每乔倫<sup>①</sup> 售价低到十七先令，和以往十五先令的煤价相去不远。

所以，每乔倫（紐卡斯尔标准）煤在紐卡斯尔向指定的国庫繳納十先令，这笔錢在貨物运抵目的地时将依約得到补偿，倫敦的固定价格是：在浦尔<sup>②</sup> 是每乔倫二十七先令，售給用戶时是三十先令；这个价格一点也不算貴，特別是在战时，因为以往战时的煤价从未有过这样的低廉；有关官員應該发布告示限制售煤者不得超过定价。

此外，考虑到护航队的花費，所有运煤船都应该按照管理当局同意的船只的价值，繳稅 1%（鎊），同时，护航队司令橫征暴斂的一切护航費一律予以廢除，如果船只（并非貨物）純粹因遇敌而遭受損害，管理局将賠償其全部損失。

如果要着手进行这个实验，这些項目确需某些解釋，而且，海員的景况也将因此而有所改善；这种办法至少可以比最近登記海

---

① 乔倫（Chaldron），旧煤量单位，在英国等于三十二到三十六蒲式耳。——譯者

② 泰晤士河倫敦桥正下面的部分，在这里指运到倫敦后的批发价格。——譯者

員等鼓励方法更容易使海員乐意为任何公事效力。

理由是：实行这种办法以后，王国的所有海員都成了国王雇用的公仆，由雇用他們的国王手上領取工資；誰要雇用他們非得通过国王不可；商人通过国王之手雇用他們，把他們的工資付給国王；同时，英国的海員也不会有一个人失业（順便說一句，这就可以防止他們到国外寻找工作）；如果他們並沒有实际出海，他們仍有半薪可領，并且，可以从事制造場、棧房和海軍中的工作，从而使凡百事宜条理井然。

如果要装备一支舰队或分舰队，它們在一个星期以內便可以配齐人手，因为英国的全部海員都在手边；他們也不再会厌恶服役；因为海員之所以在战时退縮、躲藏和躊躇不前，并不是由于他們不願为国王效力，也不是因为軍舰上的职务比商船上的更加劳累，或者害怕危險；問題在于工資；为国王效力每月只拿二十四先令，从商人那里每月却可以拿四十到五十先令，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而海員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替王国效力，在戰場上卖命只能領二十四先令月薪，他們又何乐而不为商人服务，既不冒那种危險而又能領五十先令呢？如果不能扭轉这种情况，对海員所作的一切鼓励都是枉費心机；因为这些鼓励只会使他們飞揚跋扈，助长他們的奢侈浪費。

一般地說，这项措施对海員也不会带来什么損害；因为終年有职业，每月領二十四先令工資，閑散时还有半薪可領，这对海員來說实在比他們現在每月拿四十五先令要好过，考虑一下他們有多么长的時間往往賦閑在岸上而一文不名就可以了然了。此外，海員工資过高对商业虽然是一項不堪承受的負担，然而，这並沒有使水手們明显地富裕起来；所以，他們現在可以象以往那样滿足于二十四先令的工資。

另一方面，商业可以因此而显著复兴，难以承受的高昂运费可以降低，公众可以从建議中提到的款項上获得优厚的利益，如：

1. 商人雇用的所有海員月薪多出四先令，假定經常受雇的海員有二十万人（因为就屬於英国的所有船只看来，不会比这个数目再少了），則每月可收入四万鎊。

2. 对一切进口的貨物按每吨运费征收四十先令。

3. 对一切进出口貨物的价值征税 4%。

4. 对一切在紐卡斯尔装船的煤，每乔倫征收十先令，对运煤船征收 1% 船价的稅款。

这四項每年究竟会給財政部带来多少收入是很难計算的，我这本书已經快結束，所以不打算細算这笔賬了。可是，我相信从這場战争爆发以后，还不曾有过一項稅收能和它相比。

不錯，公众要从这笔錢中支付閑散海員的半薪，并且，还要賠償一切海損和船貨損失，不过，这些支出的数目虽然可能相当龐大，但是和前述付款相比仍然不多；因为 4% 的保險費既然为数不多，所以，誰都不得拒絕保險。我相信誰都会承认：让保險商垮台的不会是保險費太少，而是保險对象的数目太少；我敢大言不慚地肯定：假設对全部进出口貨物征收 4% 保險費，誰都可以做全国的总保險商，而那笔保險費也决不会損害商人。

这样，以这种方法筹得的巨額收益使什么地方都不会感觉到負担，無論是穷人或富人都不会花更多的錢买煤；进口的外貨价錢可以更少，我們自己的貨物运到市場上去时也会更加便宜；船主由船上、商人由貨上都能够获利更多；由于有公共基金賠償，海上的損失再也不会使任何人遭殃。

这项計劃还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利益：我們由于能在战时把运费和貨价保持得和太平年月一样的低廉，我們便可以胜过一切邻

邦，乃至荷兰人本身；这种利益的深远意义不是随便一想就能体会的，它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将发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的每吨货能够以五十先令的脚费运到卡迪斯<sup>①</sup>，而荷兰人在其他地点要花八镑或十镑等运费，他们在贸易方面还会有什么本领呢？所以，我们的货物就能够售价低廉，比我们的邻邦获利更大。

除了这项建议以外，本来还可以再提几项，其中，有些对王国的一般贸易大有裨益，有些有利于特殊的行业，对公众也更为有利；然而，对仅仅是我一己之见产生的事物，我不打算谈得过分详细。

如果政府一旦动手试行这些建议，无疑，获得的成就必将大大超过我提出的这些，我也看不出实行起来会有多大困难，或会招致什么不满，所以，我就此带住，与其说是希望毋宁说是祝愿它早日得以实现。

## 結 束 語

在檢視了本书若干章以后，我发现有些东西不能再往深处探究了，它们可能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而不免有缺陷，如果谁要指责这一点，我只能说我现在是爱莫能助。我一直力图使本书切题，献出的只是一篇作者可以信手写来的随笔，我不能再有什么补充了。至于愚见是否失之谬误，虽然我还没有发现，我却也不敢担保处处都绝对没有差错。然而，我决不願意对我为之提不出充足理由的任何事物加以肯定。如果我错了，请发现了这种错误的先生把他自己更高明的见解另行公诸于世，千万别殫精竭力地

---

① 西班牙西南部港口。——譯者

在这上面苛求作者，因为我要声明：我将不会和他在这类問題上打笔墨官司。

至于本书的建議可能招致的反对意見，我在某些地方已經想到了我想到的一些。我决不敢妄自尊大到以为不会再有人提出其他反对意見，但是，我确实相信：即使有，也决不会推翻本书中所制訂的任何計劃，証明它們不切实际。我也不怀疑誰都会承认本书中的大部分建議都大大有利于国計民生，也許，比我所提的好处还要大。

至于那些专为挑作者“毛病”讀書的人，他們会喋喋不休地指責什么文体卑下啦、論点錯誤啦、表达枯燥啦等等，我对他們要說的話不多。我想，我已經对本书作了仔細的修改，可是，有些小錯漏了过去是在所难免的，現在已經来不及弥补了。至于語言，我已經力求使本书的英語符合于文章內容的格式，而不求文体謹严的藻飾，我宁願按照随笔短論的性质采用輕松灵活的笔法，而不想曲意追求文字的完美——我只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达到这种要求，而不敢自命为文章大师。